國學基本叢書

戰國策

高誘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學基本叢書

戰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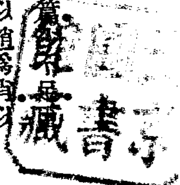
高誘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敘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一本字作類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敘曰。（集曰下有夫字）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劉作其德下及。曾作德下及。錢作以思其德下及。集作其恩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无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集作朝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



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錢劉同，曾作例。）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錢集作立，曾作兵。）爲強。是以傳（一作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幷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无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曾集作巧，劉作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集曾无弱字。）蘇秦結（錢劉結下有從字。）之。時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筴。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一本下有而字。）幷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

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筴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脫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敎化。兵革（錢革下有亦字）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筴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印行原裝分訂四册每册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一册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戰國策目錄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戰國策

卷一

東周

高誘注

秦興師臨周（續周顯王後語）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續率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續齊宣王後語）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劉曾集一作畫錢作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續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爲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一作瓿）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曾集作兔逝）灕然止（止一作可至）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一本得上有凡字）凡一鼎而（一本無凡一二字鼎而作而鼎）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

大王縱有其人何途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圭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集曾作耳劉錢作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中慕公之爲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集本改作謫一作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己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待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

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曾作誰往周。集劉錢无周字。）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續。史記兩惡作長。）於秦。史黶（一作史厭。）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集。一去弗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楚攻雍氏。周粻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爲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周文君免士（集曾一去士字。）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

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彊。增積成山。周君遂不免。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卽對曰。（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曰。續。韓非子文與一本同。）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曾本作予。集本改作予。劉作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因徐爲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錢劉作全。）秦與强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大原。西（曾錢集作西。錢一作而。）止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劉本作右行楚。）謂大梁造（續。商子作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之士。爲君爭於秦。謂薛公曰。（劉本題起謂字。）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聽祝弗。（續。史記作親弗。注云。人姓名。索隱引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爲得也。）相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爲後行。且

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爲其國。齊聽祝弗。劉本題起齊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卽天下之理也。

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趣合於魏趙。故曾无故字。必怒一作恐。合於齊。是君以合一作全以。齊與强楚吏產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史記續郝。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爲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曾集收勁作曾。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脩虛信。爲曾爲下有物字。劉无。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强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爲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爲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子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共太子死。（續。史記。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徐廣云。惠王。公之長子。今乃編在東周。）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一本無楚字。）何不封公子咎。（告一作右。）而爲之請太子。左成（左一作右。）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今楚王資（資一作奉。）之以地。公若欲爲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廧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爲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使（便。劉作使。曾云。恐作便。）於相國。相國令之爲太子。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曾集劉錢作亡。）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謂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己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且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且

使人操金與書間遺昌他書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一本止一亡來字。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照翦曰。為公畫陰計。照翦曰。何也。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西周之於王也。照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

嚴氏為賊。而陽豎曾一作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亦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戰國策

卷二

西周

薛公以齊爲韓魏攻楚。（薛，齊邑也。齊公子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封於薛，號靖郭君。今屬魯國也。）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食，糧也。）韓慶爲西周（續。史記，蘇代爲西周。）謂薛公（韓慶，西周臣也。）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益韓魏之強也。）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廣，多也。重，尊也。）齊必輕矣。（益韓魏。韓魏重而齊輕也。）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爲君危之。（謂薛公危不安也。）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陰，私也。無攻秦也。）又無藉兵乞食。（勿示秦以少兵少糧也。）君臨函谷而無攻。（臨，猶守也。函谷，關名也。在弘農城北。今在新安東。無攻秦。）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張，彊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爲和。（出，歸也。是時，張儀誘楚懷王，令召秦。秦使質之，故曰歸楚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東國，近齊南境者也。）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恩德。齊使得歸楚王，必以東國與齊也。）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晉三卿韓氏、魏氏、趙氏。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也。）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遂進攻周。伊闕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禹所辟也。水所由比流入于洛川也。）爲周最謂李

兌曰。李兌趙將也。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止也。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也。曾一作攻。一曰戰。而劉作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卻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拒也。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君謂李兌也。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疾秦公子名也。其里有大樗樹。因號樗里子也。百人爲卒。甚敬。敬樗里疾也。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楚王懷王也。一曰頃襄王之子。懷王之孫也。怒周敬重秦客。故責讓之也。游騰續後語游騰謂楚王曰。游騰周臣也。昔智伯欲伐厹由。智伯晉卿智襄子孫也。厹由狄國。或作仇首也。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廣大車也。厹由貪大鍾之賂。開道至晉以受鍾。智伯隨入兵伐而取之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桓歸蔡姬。未絕。蔡人嫁之。故伐蔡也。不欲令蔡知。故詐言誅楚也。今秦者。虎狼之國也。秦欲吞滅諸侯。故謂虎狼國也。兼有吞周之意。吞滅也。使樗里族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戒以二國爲戒也。故使長兵在前。强弩在後。名曰衞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錢劉一無國字。而憂大王。恐不敬其使。一日之中以滅亡國。而爲大王憂也。楚王乃悅。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雍韓別邑也。楚攻韓。圍雍氏。故曰役。役事也。韓召兵及糧於周也。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蘇代蘇秦兄也。患憂。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高都韓邑。今屬上黨。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聽從也。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公中韓公侈。爲相國也。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昭應楚將也。韓氏罷於兵。倉廩空。

無以守城。吾收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困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及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也。（折，屈也。）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節，符信也。）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弊，破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謂，有人謂周最，姓名不見也。最，周公子也。）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應為太后養地。（應，周邑也。太后，秦昭王母也。）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公，周最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犀武，魏將。）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白起，秦將也。殺犀武於伊闕。藺、石本屬西河，祁本屬太原也。）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是，實也。攻，巧玄也。白起用兵，又有天命之助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養，姓；由基，名。楚善射人也。）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集、劉、錢無也字。）養由基曰：人皆（劉、錢下有曰字。）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左屈右，善射法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已（劉、錢已作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曾一作遇。集、劉作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也。（滅，沒也。）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楚兵在山南。在周之山南也。吾得將爲楚王屬怒於周。吾得、楚將也。吾當爲五、楚五將者也。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得於境。或猶有人。謂周君也。使太子與軍正於境迎吾得也。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泄猶使楚聞之也。曰。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必一無必字。名曰謀。曾集作謀。錢劉作某。楚王必求之。而吾得無效也。王必罪之。效、致也。

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臨猶伐也。周君患之。蘇秦謂曾一作調。集劉作謂。君周曰。除道屬之於河。屬猶至也。通也。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方城、楚塞也。外、北也。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四國、韓、魏、齊、秦也。

司寇布爲周最謂周君曰。布、周臣也。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子也。臣爲君不取也。函冶氏爲齊太公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齊太公、田常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爲齊侯。號曰太公。函、姓。冶、官名也。因以爲氏。知鑄冶。曉鐵理。能相劍。太公不知其劍善。故歸之。而責其買劍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雖原千金猶未盡其本價也。故折其（錢劉下有劍字。）不賣與越人也。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函冶氏屬其子曰。必無以語人。獨知其利。今君之使最爲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爲君實立果。果、周太子也。而讓之於最。以嫁之齊。嫁、賣也。君爲多巧。最爲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爲周君謂魏王史記作韓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南陽、魏邑也。王何不出於河南。史記作南陽。周君聞之。將以爲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在河南爲辭。不往詣秦也。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犀武敗於伊闕。秦將白起敗魏將犀武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秦遂進攻周君。故求救於魏也。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故不救周。周君反見梁

囿而樂之也。曰（梁。魏惠王之都也。畜禽曰苑。囿有林池曰囿也。）綦母恢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綦母恢。周臣也。溫囿口今在河內。是時屬魏。下猶滅也。此口梁囿（一作梁）也。溫囿近周口能為君取口溫囿也。）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王。臣為王有患也。（患。憂也。）周君。謀主也。（周天子也。故曰謀主也。）而設以國為王扞秦。（扞。禦也。傳曰。扞禦北狄也。）而王無之扞也。（言魏為周無所扞禦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南陽。魏邑。）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母恢曰。周君形不小利。事秦而好小利。（形。勢也。小利。謂溫囿也。）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溫囿。（戍。守也。）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而利（利。錢作私。）溫囿以為樂也。（私。愛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囿之利。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每患而贏四十金。（溫囿貢於魏王八十金耳。周君得之。則貢百二十金。故曰是贏四十金也。）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囿於周君。而許之戍也。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曾下有為周字。）謂楚王曰。周必亡矣。（利。便也。樊餘。周臣也。為周謂楚王。楚王。懷王。）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為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羊腸。趙險塞名也。山形屈壁。（錢作辟）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也。）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以止易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弊。罷也。）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

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行。

宮他謂周君曰。宮他。周臣也。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穀不熟曰飢。亡。滅也。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韓侯滅亡鄭。邾錢劉下有臣字。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爲齊楚所滅亡。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爲太子也。齎。進也。周最爲周之太子。齊王令司馬悍劉一作稈。以賂續一作地。進周最於周。左尙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立也。欲立誰爲太子也。令人微告悍。悍請令王進之以地。左尙以此得事。左尙以教司馬悍。勸王齎周最地。以此得尊寵之職。

三國攻秦。反也。三國。魏。韓。齊。反。還也。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爲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犀武敗周。使周集曾錢一無下周字。劉有。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爲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爲秦所善。且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且誅矣。

戰國策

卷三

秦一

衛鞅亡魏入秦。(衛鞅，衛公子叔痤之子也。痤仕魏，相惠王。痤病，惠王親之，曰：若疾不諱，誰可與爲國者。痤曰：臣庶子鞅可也。王不聽。又曰：王若不能用，請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也。鞅由是亡奔秦。秦)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孝公封之於商，曰商鞅。衛公之後孫也，或曰公孫鞅也。)商君治秦，法令至行，(至猶大也。)公平無私，罰不諱强大，(諱，由辟也。詩云：仲山甫不辟强禦，不侮鰥寡。此其一隅也。)賞不私親近，(私猶曲也。)法及太子，(太子卒爲惠王。)黥劓其傅。(太子犯法，刑之不赦，故曰法及太子，并罪其傅。刻其顙，以墨實其中曰黥；截其鼻曰劓也。)朞年之後，道不拾遺，(遺物在道，不敢拾也。)民不妄取，(民非其物，不敢取也。)兵革大强，(革猶甲也。)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刻，急也。寡，少也。深，重也。言少恩仁也。)特以强服之耳。孝公行之(一本下有十字)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劉作欲傳)商君，(傳猶禪也，或作傳也。)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惠王，孝公太子也。)莅政有頃，(莅，臨也。有頃，言未久。)商君告歸。(懼惠王誅之，欲還歸魏也。)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莫，無也。)是商君反爲主，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圖，謀也。)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商君懼誅，欲之魏，商人禁之，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窮而還。一曰：魏以其譎公子卬而沒其軍，魏人怨而不納，故(一曾下有還而字)惠王車裂之也。)

蘇秦始將連橫，(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者也。)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利，饒也。)北有胡貉代馬之用，

用。用武也。南有巫山黔中之限。皆有塞險要也。故曰之限也。東有肴函之固。肴在澠池西。函關舊在弘農城北門外。今在新安東。固。牢堅。難攻易守也。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關中沃野千里。故田美民富。地勢形便。攻之不可得。守之不可壞。故曰形便也。此所謂天府。府。聚也。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教。習也。可以并諸侯。吞天下。吞。滅也。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奏事效驗也。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文章。旌旗文章。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也。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厚。猶大也。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煩。勞也。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儼然。矜莊貌。不以千里之道爲遠。而來在秦庭。寡人願以他日敬承之也。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神農。炎帝號也。少典之子也。補遂。國名也。續後語輔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蚩尤。九黎民之君子（子。劉錢作好兵。）也。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驩兜。三苗。皆國名。禹伐共工。共工。官名也。霸於水火之間。任知訓（一無訓字）刑之後子孫也。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夏桀爲無道。故成湯伐之。崇侯虎爲紂卿士。道紂爲惡。故文王伐之。紂淫虐。故武王伐之。齊桓任戰而伯天下。齊桓公。小白。僖公之子也。用兵戰而尚仁義。帥諸侯朝天子。故曰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惡。安無。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錢劉本無語字。相結。天下爲一。擊。一也。兵車之轂比相當馳傳。言語相約結。使天下知同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藏。戢也。文士並飭。一作飭。諸侯亂惑。飭。巧也。或。疑也。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理。治也。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稠。多。濁。亂也。上下相愁。民無所聊。上下。君臣也。刑罰失中。故相愁（錢劉作愁怨）則民無所聊賴者也。明言章理。兵甲愈起。愈。益也。辯言偉服。戰攻不息。息。休。繁稱文辭。天下不治。去本事末。多攻文辭。以相加誣。故曰天下不治也。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不能使天下相親也。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死士。勇戰之士也。綴甲厲兵。效勝於戰

場。效進也。厲利也。利其兵器。致其勝功於戰鬥之場也。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徒處安坐。不修其兵事。欲以利國廣地。不可得者也。雖古五帝三王五伯。劉錢無五伯字。集有。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勢力也。故以戰續之。續猶備其勢也。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橦。攻擊橦刺。然後可建大功。建立。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故仁義而行。故強於內也。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幷天下。凌萬乘。詘敵國。詘服也。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子愛也。元元善也。劉錢止一元字。非兵不可。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故服諸侯。非兵不可也。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敎。亂於治。惛不明也。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固必也。必不能行霸事。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蘇秦之說不見用也。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弊壞也。蘇秦仕趙。趙王資貂裘黃金。使說秦王。破關中之橫。使與趙同從。從則相親也。秦王不肯從。故蘇秦用金盡。而貂裘壞弊也。資用乏絕。去秦而歸。歸洛陽也。羸縢履蹻。負書擔橐。橐囊也。無底曰囊。有底曰橐。形容枯槁。面目犂黑。狀有歸色。歸當作愧。愧慙也。音相近。故作歸耳。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不炊飯也。父母不與言。蘇秦喟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簡汰也。練濯也。濯治（劉錢無濯治二字。集曾有）陰符中奇異之謀。以爲揣摩。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讎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闕塞名也。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華夏。華屋（錢劉作華屋夏屋）山名也。言趙王屋清高似山也。抵掌而談。抵據也。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武安趙邑。今屬廣平。受相印。革車百乘。革車兵車。綿繡千純。純束也。白璧百雙。黃金萬溢。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也。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約合關東六國之從。使相親也。散關中之橫。使秦賓服也。故曰抑強

秦也。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厚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皆用也。當秦之隆。隆盛。黃金萬溢為用。溢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炫熿猶焜光也。山東之國。從風而服。風化也。使趙大重。重尊也。使天下諸侯尊趙王也。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棬揉桑條。假以為戶樞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徐勒也。歷行也。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伉當。錢劉一作抗。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張施也。設置也。施樂置酒。遠迎上郊邑境也。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蛇行匍匐勾曳地也。四拜自跪而謝。謝前不欲之過也。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不以為子也。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信不可輕忽。故曰乎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秦惠王。孝公子也。寒泉子。秦處士也。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東山。山東。欺詐也。趙固負其衆。負恃也。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約謀約也。一同俱也。上棲李善引作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含懷也。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武安子起。秦將白起。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墮壞也。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張儀魏人也。仕秦以為客卿。秦惠王曰。敬受命。受寒泉子之戒。

冷向謂秦王曰。冷姓向名也。秦臣也。向欲以齊事王。使一作故。攻宋也。以猶使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魏都大梁也。宋在其

（東。若齊攻宋破之。則大梁危。不能復獲其安邑。安邑在河東。近秦。秦可兼取。故安邑王之有也。）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割猶分也。交齊也。）齊必重於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向以王之明爲先知之。故不言。（向言以秦王之聰明。爲先自知之。故不言道也。）

張儀說秦王曰。（秦惠王也。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知可言利國安君。而不言。故曰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小。陽大。）連荊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爲難。（難猶敵也。）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曾作張軍聲。）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一本有也字。）其百姓不能死也。（錢劉本無此七字。曾集有。）其上不能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民不爲盡節致死。傳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此之謂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無攻（曾作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死生異也。）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奮。勇也。）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以勝千。千可以勝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當。敵。）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病。困也。）蓄積索。（索。盡也。）田疇荒。（不墾治也。）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威德不能懷也。）伯

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異，怪。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濟水清，河水濁。一作詔令天下，齊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限，難也。長城鉅坊。錢劉坊作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勝則存，敗則亡也。勝敗若此，故曰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續，史記引戰國策作五渚。江南。郢，楚都也。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荆王亡奔。曾作亡命。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錢劉下有秦字。）言以強於齊燕也。中劉下有以字。陵三晉。三晉，趙韓魏也。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可使韓魏。而謀臣不爲。不爲此謀也。引軍而退。與荆人和。和，平也。今一作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華下，華山之下也。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梁，大梁，魏王所都也。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國（錢劉本無國字。）侯，魏人也。治，猶相也。穰侯相秦，欲與秦而安魏，故曰欲成兩國之功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路羸於內。伯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趙王都邯鄲，無險固，故曰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

不憂民氓。野民曰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劉下有兵字。拔武安。趙括封於武安。（曾更有武安字。）君將趙四十萬衆距秦。秦將白起坑括四十萬衆於長平下。故曰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上下。君臣也。貴賤不相信。貴謂卿。賤謂士。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脩武。趙邑。（一本有也字。）合屬河內。羊腸。塞名也。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代屬趙。上黨屬韓。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甲。鎧。苦。勞。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曾下有反字。爲秦矣。爲。猶屬也。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池也。續作滹。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蠹。害也。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白馬。津名。魏氏。今魏郡縣也。流。灌也。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從者。山東六國。從敗不成也。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伯王之業。地劉作伯王業也。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亡國謂趙也。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乃一作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卻。卻。退也。天下固量秦錢本有之字。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李下。邑名。在河內也。大王又并軍而致至。一作與。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厚。大也。又交罷卻。天下固量秦一本有之字。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頓。罷也。病。困也。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員曰囷。方曰倉。虛。不實。（一本下有也字。）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慮。謀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苟。誠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

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讎。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爲號。到牧野。便剋紂。故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劉無不字。傷。傷、愍也。智伯帥三國之衆。三國、晉（曾集晉作智）韓魏也。以攻趙襄主於晉陽。襄主、趙襄子也。大夫稱主。晉陽、趙氏邑也。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且、將也。襄主錯龜數策占兆。策、蓍也。兆、占龜兆也。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何國可降。使爲反間。而使張孟談。張孟談、趙襄子臣也。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魏韓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之約也。國猶軍。（一本有攻字）智伯之軍而破以殺其身。故曰以成襄主之功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無如秦國安固者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與天下爭。可并而有。臣昧死望劉作臣。願望。見大王。言所以舉。一本無舉字。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伯王之名。成、立也。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爲謀曾恐當作主謀。不忠者。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子不予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言魏以秦兵戰死亡之而不反。則張儀亦懼誅。不敢反秦也。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魏用秦兵戰。得反之。則張儀有功於魏。故得志。得志於魏。亦不反於秦也。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高、貴也。子謂甘茂也。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錢云聞、舊作問。曾劉集亦作問。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川、宜陽也。下兵、出兵也。塞轘轅緱氏之口。塞、斷。當屯留之道。屯留、今上黨縣。魏絕南陽。魏與南陽絕也。楚臨南鄭

鄭今河南新鄭也。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二周，東周西周也。誅周主之罪。周主，周君。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自知不可復救，必出其寶器，不敢愛惜也。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令，致。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錢本作此不世之業也。

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續云，新序長字作倫，後語作倫字。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辟遠，不足以成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曾錢劉無業字。遠矣。顧，反也。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曾錢集本富國作國富。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隨，從也。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謁，白。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幷力合謀。二國，齊韓也。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也。禁，止。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必不傷敗，故曰完也。

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司馬錯也。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續，新序作陳叔。相蜀。陳莊，秦臣也。

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厚，大也。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害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爲之請相於秦。請使秦用樗里疾爲相也。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

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爲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斯言樗里子言也。張儀誣樗里疾以自解說也。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彼謂樗里疾也。錢劉作楚矣。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走奔也。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也。蠹害也。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傷亦害也。本漢中南邊爲楚利。此國累也。累憂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固必也。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爲一本無爲字。和楚。楚必畔天下而與王。與王相親也。王今以漢中與楚。卽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楚攻魏。楚威王也。張儀謂秦王曰。秦惠王也。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加也。勁彊也。魏戰勝。復聽於秦。錢劉作魏戰勝德於秦。必入西河之外。西河魏邑之外近秦。故必以與秦也。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取之西河。王用儀言。取皮氏皮氏魏邑。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犀首公孫衍也。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獻致也。

田莘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陳軫夏人。仕齊亦仕楚也。臣恐王之如郭君。古文書缺也。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舟之僑郭大夫也。荀息曰。荀息晉大夫也。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傳曰。舟之僑諫而不從。以其孥適西山（一本有也字）。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宮之奇虞大夫也。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亡去適秦。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爲王。惠王孝公子也。始僭尊號爲王。故曰自以爲王。能害王者一本無者字。之國者。楚也。楚智一本作知字。橫一本有門字。君之善用兵。用兵錢劉只一用兵字。與陳軫之智。

人（橫門君、秦將、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也。）來必惡是二人。（二人、橫門君陳軫也。）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楚秦之間。（一本作馳走秦楚之間。錢劉作馳楚。）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爲而不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察也。）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孝己、殷王高宗戊丁之子也。）子胥忠乎（錢劉無乎字。集有。）其君。天下欲以爲臣。（子胥、楚王大夫、伍奢之子。平王殺伍奢。子胥奔吳。爲闔閭夫差臣。口口諫符也。）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錢劉本無乎字。）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必之也。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秦王、惠王也。）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輸、語也。）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卽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言欲何之、適也。曾作子欲何適。）請爲子車約。（約、具也。）對曰。臣之願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順從、策謀。）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讀。後語作挑。）其長者。（一本更有長者二字。）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一本有曰字。）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昭陽、姓名也。楚懷王之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輸楚王。（王、劉作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

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欲爲臣乎。軫爲忠。一本更添忠字。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集與此本同。書。臣不忠於王。楚何以爲臣乎。軫爲忠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戰國策

卷四

秦二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曲沃、晉桓叔所封也。在今弘農縣東三十五里道北。曲沃城是。戰國時秦兼有之。故齊助楚攻秦取之也。）其後。秦欲伐齊。（伐齊、報曲沃也。）齊楚之交善。（善、猶親也。）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為寡人慮之。柰何。（慮、計也。）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幷幣。臣請試之。（約、具也。幣、貨也。試、猶嘗視也。）張儀南見楚王。（楚王、懷王也。）曰。弊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說、敬也。大王、楚王也。）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唯、獨也。願為王臣、無有與大王比者也。）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齊王、威王也。）唯儀之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厚、重也。）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懽、猶合也。）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令、善也。不得善事於楚王也。）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苟、誠也。關、楚北方城之塞也。絕齊懽合之交也。）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秦邑。獻、貢也。）若此。齊必弱。（齊無援、必弱也。）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曾、一作已。利、錢劉一作利也。德、恩也。楚與齊絕、為施恩德於秦。私得秦地、以為己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宣、徧也。）不穀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畢、盡也。）陳軫後見。獨不賀。（軫仕楚、為楚懷王臣。）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

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妄猶空也。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曾錢劉夫秦有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張儀必欺王也。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兩國秦與齊也。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弭止也。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來猶還也。又重絕之。張儀反秦。反還也。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陰私也。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楚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詈罵也。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錢劉作從。曾一作袤。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初使弭口。今可以言未也。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名大也。都邑。與秦具伐齊也。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言失邑於秦。而大得報償於齊也。故曰是我亡於秦也。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全空也。事一云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固曾固作國。必大傷。傷病也。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韓王見齊秦合爲一。故復合之也。楚兵大敗於杜陵。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僅猶裁。得不滅大者。坐不從陳軫之計故也。過聽於張儀。過誤也。聽於張儀之欺六百里地。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軫先仕於秦。故言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舊。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親猶知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棄去也。今齊楚

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便、利也。）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以餘計爲寡人計也。）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遊、仕也。）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思、思吳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吟、歌吟也。）今軫將爲王吳吟。王不聞夫管（管一作卞。）與之說乎。（管、姓也。說、言也。）有兩虎諍（一作爭）人而鬥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戾、貪也。）人者。甘餌也。今兩虎諍人而鬥。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兼、得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刺、殺也。）齊楚今戰。戰必敗。敗。（錢劉一無下敗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害、危也。）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機、要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寡、少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悖、誤也。一本無也字。）聽無失本末者難惑。（惑、亂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公孫衍、魏人也。仕於秦。當六國時。號曰犀首。窮、困也。）李讎謂公孫衍曰。（李讎、秦人也。）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起、猶舉也。）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讎、仇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儀之無秦矣。（公謂公孫衍。用此三人。則諸侯知張儀無權寵於秦。（一下有也字。））

義渠君之魏。（義渠、西戎之國名也。之、至也。）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過、見也。謁、告也。情、實也。言義渠君道里長遠。不能復得相（相一本作數）見也。請告事之情實。）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無征伐之事於秦也。）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燒焫、猶滅壞。滅壞君國也。（錢止一滅壞字。））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將致重幣。求援助於義渠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

聞猶受也。令教也。居無幾何。五國伐秦。五國齊宋韓魏趙也。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謂猶言也。李帛秦邑。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盧人也。字越人。武王惠王子也。示語也。扁鵲請除。除治也。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聽。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劉本石下有曰字。投棄也。石砭所以砭彈人癰腫也。（臃曾作癰。）君與知之者一本無之字。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三川義陽川。周室洛邑王城也。今河南縣也。而寡人死不朽乎。乎一作矣。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輔副介也。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聽從。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邑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上庸楚邑。今漢中東縣也。天下不以為多張儀。錢劉本作不以多張子。而賢先王。先王謂惠王也。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中山狄都。今盧奴中山也。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語言也。拔（一本拔上有言字）中山之功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甘茂本齊人。故曰羈旅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費邑名也。名字。姓族。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

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故也。）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尙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一本無已上十九字。）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踰牆，逃走也。）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疑，猶惑也。）則慈母不能信也。（信，猶保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適，音翅。）臣恐王爲（一本爲上有之字。）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盟，受辭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在，續新序作讒。）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宜陽之役。（役，事也。）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弊。（弊，極也。）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與楚漢中以喜之也。）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韓失楚援，故孤無如秦何。）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宜陽，韓邑也。）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固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卒，士也。士不上攻也。）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羇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餌，猶喜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挫，猶毀也。）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公中，韓侈也。）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墓，葬也。）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益，助也。）明日鼓之。宜陽拔。（拔，得也。）

宜陽未得。（得，一本作拔。宜陽，韓邑，韓武子所都也。）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息，休也。甘茂，秦將也。）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

孫衍。蘊甘茂。譖毀之於內。故曰內攻疾衍。（一本下有也字。）而外與韓侈為怨。韓侈。韓相。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戰攻日多也。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衆盡怨之深矣。無事。樗里疾公孫衍無以復攻毀甘茂之事也。秦死傷衆。盡怨樗里疾公孫衍之造謀伐宜陽。怨深之重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秦武王也。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言楚不能為韓氏先與秦戰也。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恐楚作變難。伐其後也。韓楚必相御也。御。猶相瞰望也。（瞰。錢劉作瞰。）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楚雖與韓合。不有餘怨於秦。無怨亦可復合也。故曰以是知其相御。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健者。強也。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為之柰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患。憂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聽。從也。受也。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制。御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且。將也。出關。遇蘇子。遇。見也。蘇子。蘇代也。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去。猶遣之也。遣無燭者。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甘茂言我不肖。為秦所棄逐也。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重。尊也。言將使齊尊重公。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恆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續後語槐谷注。槐里之谷。今京

乘始平之地。言周秦之地。悉知也。或作鬼谷大非。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約結也。以齊之強合韓魏。還以圖秦。能傾之。故曰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劉作重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錢一作相印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秦秦一作代。僞謂王曰。一作僞謂齊湣王曰。

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劉作以相印迎之。齊。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德恩也。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處居也。禮後語而厚處之。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於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子公孫衍也。甘茂之吏道而聞之。劉無道而二字。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犀首公孫衍也。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告語也。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言甘茂知之且不欲使公孫衍得相而分（一本無而字）其寵也。故言犀首告臣。欲王逐之也。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爲楚和於秦。屈蓋楚臣也。楚仕於秦。使秦相之也。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怵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不悅而合於楚。楚魏爲一國。恐傷矣。傷害也。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悅。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陘山之事。陘山。蓋趙并陘塞也。事役也。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陽武齊邑也。和合也。而以順子爲質。順子。齊公子。質保也。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解使趙不與秦俱伐齊。敢告下吏。下吏秦吏。秦王使

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一作弗。錢劉一作不以爲義。續、若下注作弗。則上當作弗義。）以告弊邑。（大國、趙也。弗義、不以爲義也。弊邑、秦自謂也。）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錢劉、又作有。續、古人有多作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地、陽武也。）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蘇代、蘇秦弟。穰侯、秦相也。）曰。臣聞往來之者言（錢劉一作往來之言者。）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深、重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史記有趙趙二字。曾劉無。）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錢劉、弩下有射字。）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破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齊秦爲晉楚所帥。故晉謂之愚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哉、劉作矣。秦將取之。故曰無上黨哉也。）夫取三晉之腸胃。（腸胃、喻腹心也。）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曾集之上有爲字。）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宣太后（惠王之后。昭襄王母。故曰太后也。）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殉、殺人以葬。庸芮、秦臣也。續、十二國史作虞其爲醜夫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

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怒骺。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乃。曾錢劉作及。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止。不以魏醜夫為殉者也。

戰國策

卷五

秦三

薛公爲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弊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操晉以爲重也。一本口君字。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令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

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僭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爲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無一作毋。）他慮也。

魏（曾錢本有文字。）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一無已上十六字。）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一本無儀字。）之言爲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爲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一本無儀字。）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續云。到恐作封字。）

謂穰侯曰。爲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時也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與。（與一作焉。）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縣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韓魏支分方成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

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睪。秦王欲爲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謂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爲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也。語曰。人主（後語作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爲其凋榮（凋榮。曾錢劉一作凋弊。史記割榮。憂語害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史記闔作概。）於王心耶。已（已。錢作亡一作以。一作抑。曾作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一無說字。）

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爲太師。（曾作已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尙。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卽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臣字。）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錢聖下有爲字。）而死。三王之仁（錢仁下有爲字。）而死。五伯之賢（錢賢下有爲字。）而死。烏獲之力（錢力下有爲字。）而死。奔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蔆水。（史記作陵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廬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

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一本無漆身字。）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蹶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卽秦耳。足下上畏大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後語慁作授。）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敎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劉萬下有馳字。）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一本無馳字。）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續。李善引有關字。）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劉一作以。）欲少出師。（曾錢一作臣計王之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錢作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踈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者一作也。）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

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彊則楚附。楚彊則趙附。齊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范睢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收韓。（劉下更有一韓字。）不聽。爲之柰何。范睢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睪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生曰。善。范睢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一無內字。）有田單。（單後語一作文。）不聞其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曾下有高陵進退不請六字。）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曾下有華陽二字。）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

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一無走字。涇陽曾下有華陽二字。於關外。昭王謂范睢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恆思有神叢與。恆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曾錢劉一無疾字。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已稱瓢爲器。國必裂矣。臣聞之也。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强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政也。其威內扶。其輔外布。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强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我劉本無我字。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秦攻韓。圍陘。范睢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一得作能。傷者。非秦弱而魏强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

能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削地。而(錢劉本無而字。)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言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臘者朴。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鬭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十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十金。隨公唐睢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鬭矣。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乎。曰。然。又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以(一無以字。)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錢劉下有邵字。)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一本下有彐字。劉本無邪彐二字。)於

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一幾何。（劉改不一幾何作無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因以爲武安功。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一本下有汝南二字。）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爲子。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即爲（劉一無即爲二字。）梁餘子同也。臣何爲憂。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一本下有何字。）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秦爲（一本即爲字。）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爲汝南虜也。（錢一無虜字。）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其夕。某懦（曾云恐作孺。劉作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楺椎。衆口所移。毋翼而

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睢。范睢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楚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遇惑或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劉無鬲字）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慚。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一本下有欲字）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何君（劉一作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强。耳目聰明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爲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

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曾一作固顧。）毀譽。必有伯主强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劉一作擊雖無咸無悔。）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錢忠下有而字。）不能存殷。子胥知。（錢本有而字。）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一作惑國。）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曾本有而字。）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一本有聖字。）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一本有與字。）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曾本作令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强主。威蓋海內。功章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適於天下。輕諸侯。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曾啓作嗷。）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

裂阡陌。敎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幷蜀漢。又越韓魏攻强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幷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䎽（錢劉一作刱。曾一作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士。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棓而殺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覩博者乎。或欲分（一本無分字。）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

君。（一本有居守字。）秦十餘年。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戰國策

卷六

秦四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去。舍也。舍楚而攻秦。藍田。秦邑也。攻秦則得之矣。故曰豈難得哉。藍田。今長安東南。)況於楚之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應之也必勸。(應。和也。勸。進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爲知之必不救也。(知楚與三國謀。故必不肯救之。(一無肯之二字。))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一本以下有告字。)急。(走。去也。告急。求救也。)秦愈不敢出。(秦益疑。故不敢出兵。)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離。絕也。言秦疑而不救也。三國楚專勢攻楚。故兵得出必有功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果。竟。)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臣(臣。曾作勝。)有功。(三國伐楚。大勝有功也。)薛公入魏而出齊女。(婦人大歸曰出。)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爲妻。以齊秦刼魏。(秦王。昭王也。勸使取魏所出齊女以爲妻。而與齊并勢攻魏。)則上黨。秦之有也。(攻魏則并得上黨也。)齊秦合而立負蒭。負蒭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負蒭。卽魏公子。其母卽魏所出齊女也。欲令秦王取之。故曰其母在秦。故云魏秦之縣也。)已呡欲以齊秦刼魏而困薛公。(呡。魏之臣也。刼也。薛公在魏。故脇困苦欲之也。)佐欲定其弟。臣請爲王因呡與佐也。(佐。負蒭兄也。故欲定其弟。臣。韓春自謂也。呡欲因薛。故言請爲王因呡與佐也。)魏懼而復之(復之)齊女。負

嫪必以魏歿世事秦。(世、身。)齊女入魏而怨薛公。(入、還也。齊女還、怨薛公出己也。)終以齊奉事王矣。(王、秦王也。韓春設此言、言女以秦奉事王矣。秦王不言齊韓春計、故慊其事無効。)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韓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深、猶盛也。割、分。講、成也。〔一「也」字下有「分」字〕河東地以畀三國與之成。)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曾云、大利不入三國、大費失土、大利不亡國、故曰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惜河東地也。)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且、將也。特、獨也。三城、河東三縣也。)此講之悔也。(悔、恨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也。今長安都渭橋西北咸陽城是也。)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必。)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始、初也。言韓魏初時強耶。今時強也。)對曰。弗如也。(言不如始時強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如耳、韓臣。魏齊、魏臣也。)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甚、謂誠也。)中期推琴(史記中旗憑琴。續注引戰國策作推琴。後語中旗伏琴。韓子作推琴。說苑作伏琴。)對曰。三之料天下過矣。(中期、秦臣也。料、數也。過、謬也。)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六卿分晉。智氏、范、中行氏、中韓氏、趙氏。乘周之衰。僭號。皆曰諸侯。謂六晉也。曾劉皆作六晉者。无告滅趙氏魏氏。)滅破范中行。(范中行氏於晉最薄而苛蛸。故智伯瑤先破滅也。)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智伯殺范中行氏。志意驕盈。求地於諸侯。趙襄子不與地。故帥韓魏二君伐趙氏。圍晉陽。晉陽、趙襄子邑。)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沈、沒也。廣二尺曰板。)

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說苑韓子作魏宣子驂乘。三人共載曰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亡滅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安邑魏桓子邑。平陽韓康子邑。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曾劉本云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躡其踵。踵肘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韓魏兆其肘踵之謀。破智伯於車上。智氏貪暴滅亡。三家卒共分之。故曰智氏分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智伯身死。為襄子所殺也。身死國為三家所分。天下共笑也。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賢於趙襄子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見圍於晉陽。賢猶勝也。願王之勿易也。勿無易。輕也。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許賂秦以上洛。絕秦使不助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南陽陘山所在也。秦責賂於魏。魏不與。賂上洛也。不與上洛也。營曾營或作管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倍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遇合也。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謂失上洛。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之至也。資財幣也。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危亡。秦王曰。善。昭王也。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魏惠王。效致也。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遇合。境秦界也。楚怒秦合周䓂為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遇之合也。是以鯉與之遇也。弊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秦使周最解說楚王與魏遇之意。故不罪景鯉而德周與秦也。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使景一本無使景二字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求也。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不與不如景鯉留。曾劉留一作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

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爲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言留臣。則秦（一本下有與楚二字）絕。秦無楚援。則爲孤國。故齊魏不復尊重秦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出。遣也。景鯉還楚也。）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秦王始皇趙正也。卽位二十六年。乃稱帝。故曰秦王。）王能使臣無拜。卽可矣。不。卽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一本有字下更有有字。）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銚芸苗器也。音括。銚。姚調二音。古田器。）積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秦王名正也。以母婬通於嫪毐。閉之於雍門宮。故頓弱曰。不能推威於六國。而掩威於母也。）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建國可兼與。（兼。并。）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資。給。）而遊。聽之韓魏。（遊。行。）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入。納也。）卽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從於秦。圖。取。）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給。供。）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卽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卽楚王。秦帝。卽以天下恭養。楚王。卽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私。愛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李牧。趙將。）齊王入朝。（朝於秦也。）四國必從。（四國。燕趙韓魏。）頓子之說也。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强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鬭。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此段首有闕文。史記新序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聊足此段之闕。物至而反。冬夏是也。秦王名正。莊王楚之子。冬至生。夏至殺。故曰反也。致至而危。累碁是也。至。極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未嘗有地也。先帝文王、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文王。始皇祖。莊王。始皇父。故曰三世。今之王。古之帝。故咸言先帝。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三使盛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燕入朝秦也。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大梁。魏惠王所都也。今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舉。猶得也。拔。取也。燕。南燕。酸棗。今屬陳留。桃人。邑名。虛則未聞。虛。空也。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云翔（史作雲翔。）猶解於（於一本作散字。）不與秦校戰。故曰王之功亦多矣。王申息衆二年。然後復之。申。洛也。休衆二年而後復用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當戰國時。皆魏邑也。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天下五合。六國集聚。不敢救助。王之威亦憚矣。憚。難也。六國諸侯。皆有畏難秦王之威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省。減。而肥仁義之誡。誡一本作誠字。使無復後患。肥。猶厚也。地。猶道。厚宣仁義之道。則天下皆仰之。復何（一本何字下有後字。）患之有。故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言不足。小畜之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材一本無材字。兵甲之强。壹毀魏氏之威。負。恃也。毀。敗也。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服也。主。謂諸侯。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詩大雅之首章。

靡無也（一本也字下有鮮少也三字）言人初始無不爲誠信。少能有終也。言秦強威。可以克定天下。恐不能終持之。若狐濡其尾。故難在後也。故曰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一本無也字。智伯瑤但貪趙襄子晉陽之地。而不知襄子與韓魏之陰謀。卒殺於鑿臺之上。葬之於榆次。謂（一本無謂字）設利於前。而禍隨其後也。（一本無也字）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一本無也字。吳王夫差自見服越王爲前。而心復廣貪齊之寶而伐之。又欲取伯名於晉。而越奄殺之於干隧。亦貪利前。而凶在後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設字劉本一作沒字。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設（劉本作沒字）貪（一本下有人字）也。但見目前之利。而問伐不見後患。故曰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從。合也。信越人之卑服。舍之北師伐齊。曰干隧也。既勝齊人於艾陵。艾陵。邑也。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還自黃也。爲越所殺（殺字一本作禽字）也。流尾（流尾一本作浦匡字）也。即干隧也。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日謂明當勝也。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晉陽下台名。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因聚土爲台。而止其上。故曰鑿台也。今王妬妬字曾本一作妬字。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遠詩。從此觀之。楚國援也。援。助。鄰國敵也。敵。讎。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詩巧言之四章。他人有毀害之心。已忖度之。躍躍跳走也。毚。狡也。喻狡兔騰躍（一本無躍字）以爲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讒人知毀傷人。進明君則治女罪也。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越不可信。而吳信之。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累。猶重也。矣。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百。一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折。斷。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聊。賴。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

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反，還。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一本攻字下有隨字。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隨陽、右壤，皆楚邑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與不得地無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應。一本無應字。悉起應王。四國，趙、韓、魏、齊也。秦楚之構而不離。構，連。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宋邑也。宋戰國時屬楚，故言故宋。必盡也。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廣平曰原，野也。爲膏腴，美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劉本無於字。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猶亢也。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以泗水爲南界。負，背也。倚，猶依也。患，難也。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事，治。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劉本餘字下有矣字。齊魏未能爲帝也。然強大足以禁秦，使不得稱爲帝，有餘力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衆，多也。強，盛也。一舉事而注地於楚，事，戰事也。注，屬。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詘，反。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臨以劉本作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劉本襟字作施字。曾作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爲秦察諸侯動喻也。若是王以十成鄭，梁氏寒心。梁氏，魏也。寒心，懼也。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不往來於魏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魏爲秦察諸侯動靜也。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壤，地。是王之地一任兩海，一注東海。要絕天下也。要，取。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急也。不待急攻而服從也。

或爲六國說秦王。王，正也。已爲始皇帝。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衆不足以爲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

後將存。（言王者以仁義爲安強。雖土廣人衆而無仁義。猶將危亡。故桀紂不能自存也。）昔者趙氏亦嘗（曾作嘗亦。）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采莫敢闚東門。（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爲邑。故衛無東野。故衛人芻牧不敢出於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遇。會。）乘夏車。稱夏王。朝爲天子。天下皆從。（皆從。其化。）齊太公聞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太公。田和也。始伐°（一本作代字）呂氏齊侯。謚爲太公。齊威王之祖父也。兩分魏之壤地。）國家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爲陳侯臣。（陳侯。齊侯也。陳氏篡呂氏。絕。故曰陳侯也。）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威王。懷王父也。郢。楚都也。怒齊人之臣伏兆王。故帥百姓以與申縛遇而敗之也。申縛。齊將也。）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燕趙怒齊之臣魏王。故出兵至枝桑。格道。將伐也。）格道不通。平際（一本無際字。）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掫。委南聽罪。（聽罪於楚于也。）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釋。舍。）於是夫積薄而爲（曾劉本無爲字。）厚。聚少而爲（曾劉本無爲字。）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間。（紂當爲厲。譽之譏也。）臣豈以郢威王爲致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爲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戰國策

卷七

秦五

謂秦王曰。（秦始皇也。）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驕，慢。）伯主約而不忿。（忿，怨也。伯主約儉勞謙，故不有所忿怨。）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王者德大不驕逸，故能服鄰國。（一本作服世從鄰）服，慊也。）今王廣德（曾一作得。劉一作失。）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恤，顧。）驕忿非伯主之業也。（業，事。）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先王，聖王也。敬始慎終，故曰唯始與終也。）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逼晉陽。卒爲三家笑。（智伯，智襄子也。殘，滅也。范，范吉射，昭子也。中行，中行寅，文子也。一子之後以苛爲察，以尅下爲功。於晉六卿中薄德前蔑，智伯滅而兼之，志意驕盛，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故率韓圍晉陽以伐趙氏。趙氏與韓魏通謀，韓魏爲反間，令趙氏口得以殺智伯，故曰三家笑也。）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與句（劉作爲勾。）踐禽死於干隧。（一作隊。吳王夫差伐越，勝之，勾踐奔走，棲於會稽山之上，遂北伐齊，勝長求平。勾踐起兵伐其國，遽救之，越人殺之干隧。干隧，邑名。）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梁君，梁惠王也。以楚齊勝之，制御趙韓之兵，驅使十二諸侯，魯衛曹宋鄭陳許之君，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後東伐齊，敗於馬陵，太子見殺，故布冠而拘執於秦也。）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終，終難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初秦昭王滅東西周，置宜陽及三川郡，故曰破宜陽殘三川也。）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言，議。）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雍，有也。兩

周。東西周也。杅宜陽界而東之。故曰徙兩周之疆也。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世主。謂諸侯也。諸侯儒怖畏秦。不敢交會。陽侯諸侯（一下有之字）塞。隘處也。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尾。後也。言王爲策討之始得之矣。如能終卒沒。則王伯之道立也。故曰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有滅亡之患也。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吳。吳王夫差。智。智伯也。事。滅亡之事。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逸詩言之。百里者已行九十里。適爲行百里之半耳。譬若強弩至牙上。甫爲上弩之半耳。終之尤難。故曰末路之難也。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心。驕約之心也。非楚受兵。必秦也。言不伐楚。則伐秦也。秦楚之驕侈故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援。助。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敵。強弱等也。未。無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權。援助之勢也。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鑠。消鑠也。言其弱。韓弱而楚失援。故孤而受兵。楚先得齊。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魏爲秦與國。魏弱。故秦失援而孤。受諸侯兵也。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兩國。秦楚也。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中期。秦辯士也。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有人爲中期說。言遭遇明君。不罪勝已臣。故不見誅也。若其遇桀紂。則必（一下有誅字。）殺也。秦王因不罪。言桀殺逢豢。紂殺比干。惡其勝巳也。秦王恥襲桀紂之闕。故不罪。

獻則謂公孫消曰。皆公孫消。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公謂公孫消也。尊。重也。數行戰伐。有功勞也。所以不爲相者。太后不善公也。不爲秦相者。不爲芈太后不善者也。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周。太后楚女。孝文皇后。莊襄王母也。號華陽夫人者也。辛戎楚人。自楚王在東周。東周。

（洛陽成周也。）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辛戎為周相也。）楚必便之矣。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悅公。公相必矣。（公，公孫消也。言必見用為秦相也。）

樓許（樓，許。管子七臣七主篇云。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國失勢。注。許，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他字書無之。）約秦魏。魏太子為質。（質於秦也。）紛彊欲敗之。（紛彊，魏臣也。敗，害也。）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還，周旋於利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昔也。）負秦之日。太子為糞矣。太后坐王而泣。王因疑於太子。（疑不欲令太子質秦。）令之留於酸棗。（留，止。）樓子患之。昭衍為周之梁。樓子告之。（告昭衍魏太子止酸棗意。）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梁，魏都也。故將伐魏。）王曰。為期。（期，曾作其。）與我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彊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昭衍不欲正言害魏也。故詭言恐害東周也。秦來伐。必徑東周故也。）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異人，秦莊襄王之孫。孝文之子。昭王時質於趙。時不韋賈邯鄲而見也。）歸而謂父（曾本有母。）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贏，利。）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多不可數也。）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餘，饒。）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世，後世也。）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扅城。（扅城，趙邑。）故往說之曰。子傒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傒子，秦太子也。異人之異母兄弟。中，猶內也。）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謂秦託子於趙。安危吉凶不可知也。）一日倍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事，治。）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子，異人也。言必使秦來請子於趙。）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秦皇后。孝文皇帝華陽夫人也。時昭王時也。或言后耳。不韋云。君有不遠圖之罪。知不。）君之門下。無不居

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子傒 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廄。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言昭王年老也 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一日猶一旦也山陵喻尊高崩死也用事即位治國事 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君謂陽泉君也累卵至危也朝生木槿也朝榮夕落眞爲短命不壽命將不至終日也 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四維持之也患憂 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輔猶助也 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子異人名 弃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王后華陽夫人耳 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欲爲己子 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抱持 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德恩 是自爲德講。講誠曾本作誠講 秦王老矣。一日晏駕。晏晚也日暮而駕歸大陰也謂死亡也 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結固 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楚服盛服 王后悅其狀。狀皃 高其知。高大 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夫人楚女也故曰吾楚人而自子之以異人爲己子 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經 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習曉 王罷之。乃留止。止曾作請 間曰。間須臾也 陛下嘗軔車於趙矣。陛下謂孝文王也昔嘗質趙軔車止仕也不欲言其質故住車故止於趙敢國 趙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面向 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存勞問也 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官隸 王

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太子。燕王喜之子丹也。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曾作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閒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快。快樂。少庶子甘羅少庶子。官名。甘羅。文相家臣也。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張卿。卽唐。甘羅曰。臣行之。一本臣下有請字。文信君叱去曰。曾作曰去。劉作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槖史記作大項槖。司馬貞讀音託。尊其道德。故曰大。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奚。何。叱。呵。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武安君。秦將白起。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言衆多不可數知也。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歟。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專。權重也。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專歟。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難應侯二萬衆還歸於鄗陽。（曾作二萬衆解於鄗陽。）賜死於杜郵也。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言白起死於杜郵。但未知卿死何處。（處一作所。）唐曰。請因孺子而行。請聽也。言行（行一作因）之燕也。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幣。貨財也。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報。白也。往爲張唐先說趙王也。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

欺者無異故。異。怪。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續。史記。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後語。三十餘城。令秦有其十二。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守相。假也。秦下甲而攻趙。甲。兵。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尙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守。一作臣。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悅。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之。一作地。秦受地而郄兵。郄。一作却。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亡。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山東六國相親。從（一上有則字。）事可成。臣請大王約從。約。結。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言輕之也。（一言上有不足二字。）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一本作奉筆。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爲兵首。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遇秦敵也。趙王不能將。趙不（一本趙下有王字。）能用司馬（一作司空馬。）爲將。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自請而去。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上客。尊客。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

令曰。以上客料之。（料，數。）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武安君，李牧也。趙若用之爲將。可期而亡。）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曲，邪。）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必讒殺武安也。）韓倉果惡之王。使人代。（人代武安君爲將也。）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讓。）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觴，酒爵也。）將軍爲壽於前而捍。（捍，劉一作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繓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繓，李牧名。）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接，續。）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捆。（捆，曾作梱。）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言不敢明將軍。）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縮，取。）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遇司空馬門。（劉一作過司馬門。）趣甚疾。出諔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誅，一作殺。）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亡，滅也。上所謂不過半年。秦將王翦破趙爲郡也。）平原令見諸公。必爲言之曰。嗟嗞（劉一無嗞。）乎司空馬。又以爲司空馬逐於秦。非不知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四國，燕、趙、吳、楚也。史記無此篇。後引史記注，別見。）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屈，客。）而百姓靡於外。（靡，盡。）爲之奈何。羣臣莫對。姚（姚，劉曾本皆作桃。）賈對曰。（姚賈識周公誅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子之篇也。）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絕，斷。安，止。）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舞，劉本作帶。）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悅。賈封（劉一作封賈。）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知，一作短。韓非，韓公子也。著刑名之書十餘

（萬言。是時在秦。故知之也。（一知。一作短。）終死於譖姚賈也。續云。史記注引戰國策曰。姚賈韓非短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嘗盜竊於大梁。爲趙臣而見逐者。）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言世世監門卒子耳。）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劉作有之。）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殺關龍逢也。）紂聞讒而殺其忠臣。（剖比干之心。）至身死國亡。（亡失天下。）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言韓非譖。）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太公呂尚望。爲老婦之逐。）朝歌之廢屠。（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子良之逐臣。（子良不用而斥逐也。）棘津之讎不庸。（釣魚於棘津。魚不食餌。賣庸作。又不能自售也。）文王用之而王。（王有天下也。）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一無人字。）也。（爲市賣儈。求其小利於其鄙人。鄙人。邑名。）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弊。隱也。幽。潛。不見升用。貧賤於南陽。故曰南陽之弊幽。於公子糾也。不死其難。爲魯於束縛而歸齊。故曰魯之免囚也。）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百里奚。虞臣。虞君不用。傳之門自鬻於秦。號五羊大夫。於穆公伯西方。戎來朝也。傳曰。五羖用而秦霸。此之謂也。）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傳曰。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於城濮。此云中山之盜。則未聞也。）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醜。恥。）天下。（曾作於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立成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卞隨。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以天下讓之。二人曰。爾爲不義。欲以慢我也。自沉於清泠之淵。申屠不忍見紂之無道。抱石自沉於濁水。故曰人主豈得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

已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明主爲明君。賞有功。不賞有高名虛空。無功用於國者。不敢望賞於君者也。秦王曰。然。乃可。劉無可字。復使姚賈而誅韓非。誅。殺也。賞功不賞名者也。(一無者也二字)

戰國策

卷八

齊一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威王，楚元王之子，懷王之父也。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嬰子，田嬰也，號爲靖郭君，而封於薛也。 嬰子恐。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田盼子也。 盼子有功於國。一本國下有而字。 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史記作申紀。張丑，齊臣也。嬰子不善盼子，故不用之而用申縛。 申縛者大臣與。一本作弗與。 百姓弗爲用。故王勝之也。言大臣與百姓不爲申縛致力盡用也。 今嬰子逐。逐子，曾本今王逐嬰子矣。 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遇，敵也。便，利也。 楚王因弗逐。弗逐田嬰。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輟，止也。 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公孫閈，齊之公孫，田氏也。 又將在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公謂田嬰也，使楚王欲封公甚於齊之欲封公也。 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委，付也。子，公孫閈也。 公孫閈爲劉無爲字。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削地而封田嬰。削，分。 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弱，小也。齊分薛以封田嬰，則所以使齊小，故曰勿止。 楚王曰。善。因不止。不復止齊封田嬰。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諫止之也。 靖郭君謂謁者无爲客通。無通欲諫者也。 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已，止也。益，猶過也。過言請烹。烹，煑謂死。 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反，還。 君曰。客有於此。於此，止無走也。 客

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續。淮南子戲作熙。）君曰。亡。更言之。（亡，無。）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止，禁。）鈎不能牽。（牽，引。續。韓非子撇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得意者，飽滿也。）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別本無陰字。）奚以薛爲。（奚，何。）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隆，高也。到，至也。高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輟，止。）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齊王，威王也。宣王之父。計，簿書也。聽，治也。）而數覽。（覽，視。）王曰。說五而厭之。（一本作王日說五。官吾厭之。）今與（今一作令。）靖郭君。（與靖郭君使聽治也。）

靖郭君善齊貌辨。（續。昆辯古今人表作昆辯。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善。見戰國策。而呂覽作劇貌辯。元和姓纂。昆辯夏諸侯昆吾氏之後。齊有昆弁。見戰國策。）齊貌辨之爲人也多疵。（疵，闕病也。續。疵作訾。見呂覽。）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証，諫也。）靖郭君不聽。（聽，受。）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孟嘗君，田嬰子田文也。號孟嘗君。）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剗，滅也。而，汝也。言汝破吾家。續。呂覽。揆吾家。高誘注云。揆，度吾家。試可以足剗貌辨者。吾不辭也。）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爲之。（慊，猶善也。善齊貌辨者，吾不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旦暮進食。（上舍，上傳也。一曰甲第。御，侍也。旦暮，朝夕也。）

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宣王，孟軻所見以羊易釁鐘之牛者也。）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宣王不善之也。）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貌辨靖郭君俱止於薛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行，去也。去至齊也。）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固，必。）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懷。）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夫，辭。）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反，叛。）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郊師，衛姬之子，宣王庶弟。）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

不忍也。若聽辨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患謂不見善。出走薛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昭陽。楚將。）辨又曰。必聽之。（聽與楚易地也。）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先君王也。）雖惡於後王。（言爲後王（劉無此四字）言爲後王小惡。）吾獨謂先王何乎。（謂猶奈何也。）且先王之廟在薛。（起威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二不聽辨也。）宣王大息。動於顏色。（動猶發也。）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少。小也。殊不知也。）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肯猶可也。能爲寡人致靖郭君身來不乎也。）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從薛至齊也。一日必能使靖郭君來）衣威王之衣冠。舞（舞。劉作帶。）其劍。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爲相也。）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相印也。）七日。謝病强辭。（以病謝相位。强猶固。）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沮。止。）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外猶賤生。謂觸難而行見宣王也。樂解人之患。趣救人之難。令宣王相靖郭君也。）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邯鄲。趙都。難。爲魏所攻。故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田侯。齊侯也。田成子殺簡公。呂氏絕祀。田氏有之。故曰田侯。宣王也。）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鄒子。齊臣鄒忌。）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段干。姓。綸。名也。齊臣。且將。）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鄲。（兼猶并也。）其於齊何利（一無利字）哉。田侯曰。善。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軍。屯也。郊。境也。）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之弊魏。（襄陵。魏邑也。河東縣。弊。罷也。）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桂陵。魏邑名。）

南梁之難。（梁。韓邑也。今南河梁也。大梁魏都在北。故曰南梁也。難。魏攻之也。）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

（早、遠也。晚、徐也。）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折、分也。猶從也。）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田臣思、齊臣。）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愬、告。）我因陰結韓之親。（陰、私。）而晚承魏之弊。（承、受。）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自恃有齊國之助、故五與魏戰而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馬陵、齊邑。也、齊擊魏將龐涓。虜魏太子申。故曰魏破韓弱也。）韓魏之君因田嬰。（劉無田嬰二字。）北面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成侯鄒忌爲齊相。（成、邑。侯、爵也。鄒忌封也。）田忌爲將。不相說。公孫閈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用君之謀而得勝也。）君可以有功。（有勝魏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誅、戮。）鄒忌以爲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二十兩爲一金。）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聲勢威震。）欲爲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人卜者。亦（一無亦字。）驗其辭於王前。（驗、信。）田忌遂走。

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伐、敗於馬陵。太子死。龐涓禽。此之謂也。）孫子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爲大事乎。（孫子、孫臏也。齊將也。大事、兵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入、還。）使彼罷弊於先。（先、曾作者。）弱守於主。（彼、謂魏也。）主者循軼之途也。鎋擊摩車而相過。（軼、途轍之道也。鎋、轂閹也。摩、猶比也。）使彼罷弊先（先、曾作者。）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天、大也。唐、防也。踵、至也。高宛、縣

名也。今屬樂安也。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輕便。銳利。衝突。雍門。齊西門名也。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成侯。鄒忌也。田忌所不說。不然。則將
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聽。從。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權。勢也。復。還也。杜赫曰。臣請爲一爲下有君字。留一留下有之字。楚。
君。謂鄒忌。留之楚。爲鄒忌留田忌於楚。不使得來也。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
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返。還。鄒忌以齊厚事楚。厚。重也。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德。恩。若復於齊。必以齊
事楚。田忌後日若得還齊。亦必以重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從杜赫之言也。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悅。衆。多也。嫌其作威福。故不悅也。書曰。無有作威作福。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悅不作威福也。鄒忌謂宣王
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以。一作亦。幾何人。一人下有矣字。宣王因以晏首壅
塞之。壅弊。塞斷。弊斷仕者而不進也。
鄒忌脩八尺有餘。脩。長。身體昳麗。昳讀曰逸。朝服衣冠窺鏡。自窺視於鏡也。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美。好也。據十二國史作徐
君平。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一無公字。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一無忌字。不自信。而復一無復字。問其妾
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一無客字。吾與徐公若美。客曰。徐
公不若君之美也。一無以上三字。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一無又字。弗如遠甚。遠猶多也。暮寢而
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愛。妾之美我者。畏我也。畏而愛之。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求。索。於是一無於是二字

入朝。見威（無一威字。）王曰。臣誠知不如（劉作臣知情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下人蔽王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無一能字。）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刺。舉也。舉寡人之過失者。與重賞也。）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無一諫字。）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改循（循曾作脩。）端嚴無可復諫者也。）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言與敵國戰勝之於朝廷之內也。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眞。此之謂也。故能使四國盡來朝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自秦往齊。路出韓魏。故假之也。）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應。擊。）與秦交和而舍。（交。俱。）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徽。幟名也。傳曰。揚徽者。公徒也。通白曰章幅。（幅一作幟。）變易之。使與秦旗章同。欲以襲秦。）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候軍者以章子爲然。）威王不應。（應。答。）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而。如也。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發。遣。）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明。審。）曷爲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秦惠王之子武王也。而謝謝攻齊之罪。）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馬棧。牀也。一吾下有之字。）吾使者（無一者字。）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劉教作葬。）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死父欲使之欺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王以此知章子之情。故曰豈欺生君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魯親楚也。齊王患之。患。憂。張丏曰。臣請令魯中立。魯中立。言能使魯不親楚而絕齊也。乃爲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曰。君之謀過矣。過。失。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與。猶助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爲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令令。一作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爲德也亦大矣。全衆爲中立。無以爲助也。覩二國交戰之後。待者。其良士選卒治一。君以全衆助負敗者擊之。其見恩德亦其其。曾作甚。大也。魯君以爲然。身退師。退師。不復親楚也。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軫時仕魏。故合三晉而東也。去著（續。去著二字。古本作走齊。）而宣王也。（一本作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更。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强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强秦也。不憂强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患。憂。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割。分也。自相割。以附益强秦。秦不自出力用力也。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爲秦自相烹置。秦則不出薪燃火也。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五帝。黃帝。顓頊。（一本無顓頊字。）高辛。帝嚳。堯帝。（一無帝字。）舜也。三王。夏。殷。周也。五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者。（一無者字。）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反之。反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秦欲肆虎狼之心。以吞諸侯。故曰。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也。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乾。燥也。目不燥。言悲泣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

攻齊。舉齊屬之海。(舉，得。屬，至。)南面而孤楚韓梁。(面，向。)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出，猶生也。)願王熟慮之。(慮，度。)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言兄弟相親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銳，精銳。戍，守也。)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構，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從陳軫策也。)

蘇秦爲趙合從。(合山東六國之親也。)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清河，今甘陵，漢改也。)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牢固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五家，五國。)疾如錐矢。(錐矢，小也。喻勁疾也。)戰如雷電。(雷電，喻威大也。)解如風雨。(風雨，喻解散速疾。)卽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臨淄，齊都。)臣竊度之。(度，計。)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犬。六博蹹踘者。臨淄之途。車轂(轂，劉作轂。)擊。人肩摩。(塗，道。擊，相當。摩，相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揮，振也。言人衆多。)家敦而富。志高而揚。(高，大也。揚，發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强。天下不能當。(當，敵。)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當，劉作攻。)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機，要。)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闈(至闈，一作過衞。)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亢父，今任城縣也。)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車兩輪間爲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

疑虛猲。(猲喝息懼貌。)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主君。謂蘇秦也。詔。告。)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連横(張儀。魏氏之餘子。仕爲秦相也。連關中之謂横。合關東之謂從。說齊王也。)齊王曰。天下强國。無過齊者。(齊宣王也。强。大。)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殷。盛。)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顧。念。)從人說大王者。(從人。合關東六國爲從。謂蘇秦也。)必謂齊西有强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强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覽。受。)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河漳。河水漳水。)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僅。裁。)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强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河外。河南。)趙入朝黽池。(趙入秦。朝於黽池也。)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摶關。(摶曾作博。)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託。附。)未嘗聞社稷之長利。(長。久。)今大客幸而教之。(大客。謂張儀也。)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曾有里字。)於秦也。

戰國策

卷九

齊二

韓齊爲與國。相與爲黨與也。有患難相救助也。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宣王也。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田臣思、齊臣也。不如聽之。聽伐韓也。子噲與子之國。子噲。燕易王子。昭王之父也。子之、其相也。蘇代爲子之說之於子噲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堯有讓天下之名。子噲慕之。故與子之國也。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劉無下字。以燕賜我也。我、臣思自謂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舉、拔也。孟子曰。子噲無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無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已、畢也。齊王使赴（劉無赴字）責于秦武王任用張儀之罪。（一罪下有也字。）又使至。（一無又使至字。）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効、致。王曰。柰何。曰。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割、取。今齊王甚憎張一無張字。儀。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梁、魏都也。齊必舉兵而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於梁城下。不能相去。去、離。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三川、宜陽邑也。從函谷關東出也。函谷在弘農城北。故言出函谷關。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周、西周王城也。

（天子所都。以兵臨之。祭器可出。而挾天子。案其圖籍。故曰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革車。兵車也。納張儀於梁也。）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患。憂也。言今能令齊兵罷去也。）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因。劉作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使儀言信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止不伐梁也。）

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犀首。公孫衍也。梁。魏惠王所都。承匡。邑名。）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曾劉作魏王。）因（因。一本作困。）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合秦之橫。與山東六國從親也。）犀首欲敗。（欲敗張儀合橫親之事也。）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也。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為。理。）君必解衍。（解說衍於張儀也。）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參。三人並也。）犀首跪行。為儀千秋之祝。（祝。祈。）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壃。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讎。仇。）而儀與之俱。（俱。偕。）是必與衍鬻吾國矣。遂不聽。（一本聽下有也字。鬻。賣。）

昭陽為楚伐魏。（昭陽。楚懷王將。）覆軍殺將。得八城。（覆魏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

間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言獨令尹最貴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也劉作乎公昭陽譬喩。楚有祠者。祠祭。賜其舍人巵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巵。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巵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居。一本去居字。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五城趙邑講和。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

權之難。齊燕戰。權地名（一下有也字）齊燕所戰故曰之難也。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薛公田嬰也魏處人名（一本有之主也三字）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爲燕取地也。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弊。趙可取唐、曲逆。唐今盧奴北盧縣也。曲逆今蒲陰也是時屬燕故勸取之。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歸於君矣。君李向也。

秦攻趙長平。一本無平二字。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一本無楚字。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

粟於齊。而齊不聽。蘇秦［續。史記周子齊之謀臣。史失其名。戰國策以周子爲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久矣。］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中。得。］而齊燕之計過矣。［過。失。］且趙之於燕齊。隱蔽也。［一本無也字。隱蔽。蕃蔽。］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夫救趙。高義也。［高。大。］却秦兵。［劉本無兵字。］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强秦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則爲國計者過矣。［過。誤。失也。］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强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爲割韓却周害也。及韓却周割之。趙魏亦不免與秦爲患矣。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

戰國策

卷十

齊三

楚王死。（懷王也。爲張儀所欺。西與秦昭王會武關。秦脅與歸。而死於秦也。）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薛公田嬰也。田文之父。）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市猶求也。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郢楚都也。）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楚自立王。質之無益。故曰抱空質也。）蘇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亟速也。入猶致也。）可以益割於楚。（益多割取。）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一本無之字。）可以惡蘇秦於薛公。可以爲蘇秦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一本無人說二字。）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秦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太子懷王太子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變改也。負天下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爲之柰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曾此上字不作注。））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蘇秦請行至楚。說楚王曰。所立頃襄王也。言楚所欲立懷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

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己。己。太子也。使齊奉已。立以爲王也。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告。致。故。謂太子倍割楚以許齊也。謁告告齊君也。齊得割。則歸太子。故曰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割地與齊使留太子。齊嫌其少也。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資。與。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猶饒也。及也。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尙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權。重。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齊無立太子辭。必不倍求地於王也。王因馳强齊而爲交。齊辭。一作而爲交於齊。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讎爲太子。楚王大悅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剬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齊未必信太子言也。而楚使致地。故曰楚功見。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秦也。蘇秦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蘇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迹也。今勸太子者又蘇秦也。而君弗知。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秦。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秦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秦也。割地固約者又蘇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秦也。今人惡蘇秦於薛公。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劉無之字。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秦爲武貞君。武貞。楚邑。故

曰。可以爲蘇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景姓鯉名也楚懷王相也言薛公所見重於天下者能得天下士之心故有齊國權勢也）今蘇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劉作固）不善蘇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途道）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於君之事殆矣。（於治曾本無此二字注）今蘇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爲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秦。故曰。可以爲蘇秦說薛公以善蘇秦。（蘇秦巧辭反覆且在此以上也）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齊威王子宣王也孺子幼艾美女也近幸也）薛公欲知王所欲立。（立爲夫人）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服美珥則知王之所愛矣故勸王立之也）

孟嘗君（一作孟嘗）將入秦。（孟嘗君薛公田嬰號靖郭君子（一作又）文號孟嘗君也）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聞知）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挺治）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殘壞）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一作吾）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東海中有山名曰度朔上有大桃屈槃三千里其卑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也上有二神人一曰荼與一曰鬱雷主治害鬼故使山人刊此桃梗盡荼與鬱雷首正歲以置門戶避號之門荼與鬱雷皆在東海中故曰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止猶遂也）

孟嘗君在薛。荊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荊。還反過薛。而孟嘗（一作孟嘗君。）令人體貌（體一作禮。劉作體。）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君名也。）淳于髡曰。敬聞命。（一本下有矣字。）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先王。威王。）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齊王。宣王也。威王之子。）曰。譆。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言雖顛蹶而走。請救於齊。望仰而訴告之。而得齊救。比淳于之辭。則爲薄也。）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强力哉。（言辯者之說人。急其如己自在阨窘之中。欲速免脫也。故曰豈强力也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毀。謗。）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言。道也。）董之繁菁（菁。曾作青。）以問夏侯公。夏侯曰。公孟嘗君重非諸侯也。（重。尊。）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欲以爲分寸之功也。）君所以得爲長者。以吾毀之者也。（以吾毀之無憾。言故得爲長者。）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持言也。（劉作豈特言也哉。）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劉無有字。）以補文（一本有字。）之闕者。（先生。長老先己以生者也。願聞賢者之善言。常補己缺失也。）一人曰。訾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精集曾劉作輕。）以臣之血湔其衽。（湔。汙也。濺。）田瞀（續瞀。恐作督。春秋傳鄭泫販字子明。或作瞀。）曰。車軼之所能至。（瞀晉鄭游販。軼也轍日軼。）請掩足下之短者。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或作又。）如使而弗及也。勝臀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文敬

（交田子方而敬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爲君取矣。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愛猶通也。）或以問（曾作聞）孟嘗君（問告）曰。爲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傳曰。淫爲大亂。故曰殺之。）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錯置。）居朞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衞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皮。鹿皮。幣。束帛也。）願君以此從衞君遊。於衞甚重。齊衞之交惡。（惡。不睦也。）衞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衞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衞先君。刑馬壓羊。（殺馬羊。喢出其血以相盟誓也。壓亦殺也。）盟曰。齊衞後世。无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如此馬與羊也。）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約。結。）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爲心。（無以伐齊爲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臣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衞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集劉作謂）善爲事矣。轉禍爲功。（不殺其舍人。是轉禍。使齊不伐。是爲功。）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悅。敬。）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錯。置也。據。處也。猿獮猴置木而處於水。則不如魚鼈之便也。）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各有所宜。）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曹沫。魯莊公士也。傳曰曹劌也。）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夫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舍。收也。之。猶用也。收所長者。用所短者。故堯有所不能及爲也。）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直當曰直使也。登徒不欲行送象牀。）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續。別本髮標。通鑑毫髮。）賣妻子不起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足下謂公孫戍。）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曰。諾。（獻也。獻公孫戍故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士。（才勝萬人曰英。千人曰桀。）皆以國事累君。（累。屬。）誠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待。猶共也。）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閨。閤也。）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善。快。）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人。一作士。）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曾至。一作生。劉作主。）也。（言雖中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俱。偶。）今求柴葫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桔梗。山生之草也。一曾作生山之上也。集作山之中。一於沮澤求之。雖累世不能得其一也。）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睪黍梁父。皆山名也。山北曰陰。桔梗生焉。言饒多也。故曰郄車載也。）夫物各有疇。（疇。類。）今髡賢者之疇也。王

求士於髠。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髠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言復見士於將王也。）

齊欲伐魏。淳于髠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環，旋。）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勌，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國子，齊大夫也。馬服君，趙括也。秦將白起阬括四十万衆於長平，而進圍邯鄲。括父奢，將有功，賜號馬服，因以爲氏，故曰馬服君之師也。）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是。（淄鼠、伊是，皆趙邑也。）公子無忌爲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下。（秦圍邯鄲，魏使晉鄙帥師救趙，畏秦不敢進軍，軍次蕩陰。趙國急，平原君勝使責信陵君公子無忌，無忌乃竊魏王所與晉鄙符信，以攝取其軍。晉鄙疑之，不肯授，乃使朱亥椎殺晉鄙，取其兵救趙，故爲天下備循計、（曾無此七字。劉循作脩。）解邯鄲圍。故曰使秦不有而失天下也。）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完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柱國，都也。）故三國欲與秦壤界。（界，猶比也。）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福（曾一作逼。劉一作逼。）三國之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封，續用，別本改作封，下同。）衞之東野。（封取。）兼魏之河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一本亦下有已字。）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所專兵一志以逆秦。（逆，距。）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三國，趙、魏、楚。界，比也。患，憂也。）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戰國策

卷十一

齊四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一本無其字。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一本客上有魚字。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憒於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

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劉作顧謂馮諼曰。）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賫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曾本集無姑字。）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以使人（劉本作君何不使人先觀秦王。）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

得為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媿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臣。曾本作不忠。劉本作不忠。此武后字。恐非。劉校。）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慚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續。別本有君曰二字）好士也。雍門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廄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麟騄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粱肉。豈有毛廧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

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論。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趨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簴。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而百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鮑去滅亡無族四字。三本同。一有四字。集無。）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慢驕奢。則兇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續云。言士一作渥。）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續云。陶元亮集聖賢輔錄引戰國策。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禹有五丞。湯有

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媿下學。是故故下曾劉本有能字。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曾本無非字。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劉本無受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曾本作制取。集無取。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斶知足矣。歸反撲。則終身不辱也。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爲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

齊國唯恐失。（曾集本作夫字。）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劉本無是字。曾有。）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麟騄耳。（劉本有之字。集無。）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集本無也字。三同。）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問。（劉本有兩以字。一字問也。）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瓌環。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不一作弗。）朝。何以正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一本無而字。）與我赴諸侯乎。左右嘿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蘇秦自燕之齊。見於華章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一本無其字。）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蘇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劉本有王曰不如伐宋。）對曰。夫約然（一本無然字。）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儐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

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戰國策(二)

卷十二

齊五

蘇秦上一本無二字説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一作砥。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一本非下有有字。强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曾力下有於字。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一本出下有於字。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强。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曾本無也字。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

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强。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且夫强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夫一無字。）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事（劉本作是字。）以衆强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靜而寡信諸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擯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强大爲天下先。强（曾本無强字。）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强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

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眾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眾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劉本作去字也）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集本作折轅曾本作析骸）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患也日昔（一作）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

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北一作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三本同作趨。於
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
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
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一作杓。非咎一作柩。劉
告作害。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
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
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
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
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
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
一無衽字。席之一無之字。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
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
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一無佚字。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一本以則爲而。拒之。患至
則趨則趨一作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

强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衞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衞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衞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衞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曰一無字）衞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巳。（一作）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戰國策

卷十三

齊六

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續云。古今人表狐爰。師古曰。即狐咺也。齊人。見戰國策。）正議閔王。斮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續云。子由古史以此爲閔王時事。劉史記穰苴傳。通鑑全引此段。不入穰苴事。）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爲溉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紿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爲王。襄王即位。（一作立。）君王后以爲后。生齊王建。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尙何歸。

王孫賈乃（一本添反字。）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不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三同集無此十一字。史記有。）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亡（一作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錢劉勇士不再劫。）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一本添齊字。）弃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弊。卽臣見公之不能得（錢劉一作待。）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一本同三燕王字。）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

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曾無意者字。史記有。）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續。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荊也。非也。王邵曰。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世世稱孤寡。（錢作寡人。）與齊久存。（劉作左齊擽）右。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傚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幷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曾無此三字。）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續。別本有諸侯二字。）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卽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曾一作甾水。）而寒。出不能行。坐於

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一本下有之字。）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續。別本巖字作巗。句絕。通鑑作巖下。）有貫珠者。（續。元和姓纂引戰國策齊有貫珠。則貫姓殊名。非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劉曰。奈何曰。）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曾一作惡。）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鬥。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錢劉一作肥。）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錢劉一作肥。）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一本下有之字。）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

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曾作始字。)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續云能音泥。)下壘枯丘。(續云丘音谿。古叶音晃。改作壘於梧丘。說苑同。)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

聞其說。啓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蕢。立則丈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云曰（一作去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續別本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叶音。往尚皆有平聲。黨亦當平讀〉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說苑作掖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說苑作馳騁）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一作脩）城。立於矢石之所。乃（劉本作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强。雖復責之。宋（劉添不字）可不償。因以爲辭而攻之。亦可。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大史家庸夫。太史敫（劉作徼）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曾添與之字）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謀（一作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劉下更有君王后三字）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別本作能）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脩

攻戰之備。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與（一作闕。）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可（一作以。）爲謀。卽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耶。（續。史記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司馬貞音邪。謂是建之邪客。說王狂言。逐致失策。令建遷共。地理志。河內有共縣。柏（古音逋莫切）客（古音恪。古音亦叶。）史記歌云云。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齊以淖君之亂（一下添讎字。）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三本同作合。）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見（一作有。）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卽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戰國策

卷十四

楚一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爲楚謂宋王[劉作楚王。一作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彊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五國約[劉作約秦。]以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以破齊。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錢集轉國。]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也。以廧於齊。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荆[劉一無荆字。]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一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

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一本下更有言其後三字。）此謂慮賢也。

邯鄲之難。（劉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有（劉有作知。）楚之不救己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曾下有之字。）故為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夫苟不難為之外。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曾作拔。）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以（曾作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已（曾劉作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曾已作巳。一作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寵臣不避軒。（續不敝席。言不久之意。不避是敝字無疑。眞誥曰。女寵不弊席。男愛不盡輪。或出於此。軒輪相近。）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深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曾下有江乙曰三字。）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效。（三同未有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牸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

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鮑劉試一作式曾云又作式）黃泉。蓐螻蟻。（續李善引願得式黃泉蓐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曰為王先用墳黃泉為王作蓐以御螻蟻藝文類聚引安陵君驅拭黃泉驅螻蟻新序作驅）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江乙為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竟。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為之謂（鮑客因謂劉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一作不可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謂（謂曾劉作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耎國。而秦楚之强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之。蒲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故劉作則）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為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

錯一作王。果以新城為主郡。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得（一得作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

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史記作范蜎。徐廣一作蠉。）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一作吾欲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如（如一作知。）事君。小不如（如一作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錢劉作陘。集作陸。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强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强則秦弱。楚弱則秦强。此其勢不兩立。故爲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一作奉。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一作燕。代良馬橐他。必實於外廄。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强秦之威。以內刼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幷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史記集劉下更有與深謀三字。曾無。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

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曾作今主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疋。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强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錢作臣秦。）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强也。夫以弱攻强。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曾一作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劉一作方舡。）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强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

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曾作陣。卒盡矣。有一本無有字。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一本作角。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郤。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本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衞陽晉。必開扃一作晉必大開。曾大開一作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集無兵字。三同。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續。史記此後有屈原諫止之辭。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敎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

曰、爲儀謂楚王逐昭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雎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母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是（一作周曰是。）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孫本華作章。）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目兵南鄉。葉公子

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御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月（一作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爲庶幾乎。故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嬴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給鬬於宮唐之上。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曾一無大字）負雞（一本作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悉（一作余豈患）無君乎。遂自弃於磨山（漢注引歷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

稷。漢李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注。引戰國策吳楚戰于柏舉。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逃于雲夢之中云云。苟利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弃於歷山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就。一作 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抉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戰國策

卷十五

楚二

魏相翟强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劉一無下也字〕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一本下有以字〕太子爲質。昭雎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取一作收別本作牧〕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一本下有齊字〕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秦於重丘。〔別本丘作兵〕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雎之乘秦也。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爲公令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

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欲。桓臧爲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一本下有秦字〕三國惡楚之强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一本

無以字。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睢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尙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褏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褏曰。何也。尙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翫麗好翫習音者。以懽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强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爲王妻。以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褏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褏遽說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一作欺。已也。靳尙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尙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尙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尙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

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追而問傅。傅愼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便一作使。曾作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愼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愼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令一作今。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强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强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曾圈去以上二十七字。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愼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愼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愼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愼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

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栖。別本作西。）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己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戰國策

卷十六

楚三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愼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廢。貴且使己賤。故人難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褎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別本作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褎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褎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褎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楚王因收昭雎以取齊。桓臧爲雎謂楚王曰。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雎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

睢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睢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一本有兩二人字。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睢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韓三同舊作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爲王弗取也。惠子爲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爲大王輕矣。且爲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聽。劉作德。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纍。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陳軫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

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目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劉作欲果）復之。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目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罔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一無乘字）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劉無不如二字）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

戰國策

卷十七

楚四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爲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少爲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㠯載（一作戴。）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嚂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褎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一作喜。）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褎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㠯事親。忠臣之所㠯事君也。鄭褎知王㠯己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褎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褎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褎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絕於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莊辛謂楚襄王（荀子。莊辛謂楚莊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祅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祅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掩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鉛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三同。集無以上十字。曾本云。一本有此十字。）夫雀（一本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蔆衡。奮其六翮。而淩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弓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彼礛磻。（續。礛補左補。何二切。以石維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

故晝游乎（集一無乎字。）江河。夕調乎（集一無乎字。）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谿流。（續。後語飲茹溪之流。注云。茹溪。巫山之溪。）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己以（三同無以字。）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一無此輦字。）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一本無以字。）執珪而授之爲（曾爲上有封之二字。）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爲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敎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一本下有曰齒二字。）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人。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以百里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續。荀子未嘗爲上卿。後語作上客。當是。）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續。韓非子諺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續。亦見荀子賦篇。韓詩外傳。）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

布（縩孫作纊）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聽。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天下合（合曾作舍）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一作侯聞）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憱（憱劉作慽）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中一作外）遷延。負轅不能上。（轅索隱引戰國策改棘作轅）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

不肖。阨於州部。堀穴三同掘上有陪字。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音薦。拔僕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曾又作久。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飮。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無乃一字。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無其一字。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無王一字。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無奈一字。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封盡無盡一字。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續越絕記。昔楚考烈王相春申君也。吏李園。園女弟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幸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有遠道客。因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聞之使使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也。彼必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

（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來求之。昭申君曰。何能。對以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園曰。可。明日使女弟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弟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與我明日夕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醜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曲未終。春申君重言善。女環鼓琴而歌。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爲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卽王公也。何爲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卽召而可之。烈王大悅。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卽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負芻滅之。越絕書又云。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君爲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親爲假君治。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

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一本實下有如字）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錢劉下有而字）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剸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已。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

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毒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强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我（一作哉。）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敝楚見强魏也。（一本敝楚見强魏也。作强楚敝楚。）其於王孰便也。（曾云。此下恐欠。）

續越絕書。隋經籍志稱爲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疑後人所羼。不敢盡信。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之名。止見於此。其畫策終始信如此。皆出於女環。尤爲異也。至言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封於吳。又立其子爲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聊記于此。以廣異聞。

戰國策

卷十八

趙一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板。郄疵（元和姓纂。郗已姓。晉陽氏之後。趙有郗疵。）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郗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四本無勝趙二字。）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郗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三（錢劉作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趨而出。郗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郗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復。（四本只作復。劉作愎。）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

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强。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曾錢下無趙字。）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曾錢皆作脩。）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爲人也。麤

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一云知果)。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着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愼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張孟談旣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

天下者。約兩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劉改作也）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僇。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孰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曾本作扜）。曰。欲爲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

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呑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豫子。豫子劉去豫字。子之爲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錢無呼天二字。劉作呼天而擊之。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續云。司馬貞引戰國策。衣盡血。襄子回車之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刪。說苑。襄子自置車庫中。水漿不入口三日。以禮豫讓。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

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劉無矣字。）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腹擊爲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曾改作室。）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兌曰。雒陽（元和姓纂。洛陽蘇秦之後今無聞。）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縢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鬭曰。汝不如我。我者（曾去者字。）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卽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

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敎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凌於韓也。曾本非素深於韓齊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於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上。卽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崐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

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參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枳(一作根柔)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續云。史記改三公什清作巠分先俞。)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正爲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爲得韓危(曾作拖)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此段與史記文多不同。蓋訛謬。當用史記全篇觀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衞楚正。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强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

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趙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强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强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錢劉作甲。）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三本同作齊。）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

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一本秦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

吾所苦夫鐵鉆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集錢劉作爲。）臣爲鐵鉆者乎。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强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爲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者。（一作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强畢矣。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衞兵亡其北（一作比。）陽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平聲叶音。）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强。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楚之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將卽禽。禽不知虎之卽已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卽已。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卽已也。而尙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亡劉本作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擧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有謀故殺劉作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曾作免。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續云改安作案。移續云。荀子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按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按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主。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事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爲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於梁矣。以秦之强。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矣。一無矣字。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以强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擧。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

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卽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卬劉改卬作印。而多求地。

戰國策

卷十九

趙二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敎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錢劉去賓字。）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効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愼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

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錢劉去行字。）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强。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錢劉本無能字。）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一本無其字。）敵國之强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一本無節字。）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錢劉作闇。）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幷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一本無此四字。）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一本改庭作姣。）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猲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强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

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伯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秦攻趙。蘇子為(一本無為字。)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趙怒必於其已邑。趙僅存者。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

故徵之爲著者强。察乎息民之爲用者伯。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曾改亡作破。）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將武而兵强。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殽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爲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弊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一作接。）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接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弊邑恐懼懾伏。繕（一作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

之內。（三本同無之內字）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辟遠。然而（三本同無而字。）心忿悄含怒之日久矣。今宣君有微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蕃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皋。敺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曾本添乎字。）王曰。（曾本添曰字。）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一本無而字。）有道。民便事之教。動

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曾本改矣字作奈何二字。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曾本出改作止。功有所止。曾本止改作出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

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三本同作祓。）髮文身。錯臂左衽。（錢劉無錯臂二字。臂錯一作拃面。孔衍作右臂左衽。右袒其臂也。）甌（一作林。）越（後語作臨越。注云。臨亦百越之一名也。戰國策作林。今俗尙稱林奴。臨林今靈州左儋。）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曾作鯷冠秫縫。一作鮭冠黎緤。史記作卻冠秫緤。注。戰國策作秫縫。亦縫紩之別名。鉥者。綦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絀耳。蓋言女工鍼縷之麤拙也。）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士。（孫作）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參胡（續云。史備燕三胡秦韓之邊。）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集。劉錢作簡主實晉陽。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强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卽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

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一作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
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
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
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
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子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
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
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
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一無於字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
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劉改賤作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
賤劉改賤作賊國者族宗。反劉本無反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
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
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
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
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一作循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

之循。宓戲、神農。敎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一作理。世不必一其一本無其字。道。劉作後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錢改奇作袤。行也。曾集無也字。 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敎。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爲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敎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敎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

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也。續云。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有黃金飾具帶一。飾。漢書要義曰。腰中大帶。黃金骨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注引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骨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一作吏。不用侵辱敎。王之惠也。臣敬循一作脩。衣服。以待今日。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一作捐。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敎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

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一作修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知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不敢聽令乎至劉集作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俓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

戰國策

卷二十

趙三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續云荀子注。引作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釣罕鐔蒙須曾作頤。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釣罕鐔蒙須曾作頤。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集作三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

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趙使機郝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機郝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劉去以字）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郚爲質於秦。而請內焦應、一作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趙。趙背秦。不予焦應、一作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衞胡易伐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爲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伐秦者

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而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為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樂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教子欬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為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

平原君請（劉本請作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

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强燕。是使弱趙爲强秦之所以攻而使强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强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强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請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

音釋作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錢劉去王以字。添亡字。）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敝。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弃前貴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

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秦乘。一作 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劉本去也字。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孫本抹去此十字。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鬭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劉添聞字。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為相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

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媾。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爲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一本去秦知字）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一無成字）也。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后許之媾。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錢劉改蕩作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曾本添能字）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錢劉作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

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鮑劉作請爲紹交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仲魯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

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車。百日而欲舍（錢本添舍字。）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于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曾本無而字。）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飃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强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强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强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一作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一作固）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强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圄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

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王（一作）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衛靈公近雍疸、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疸、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一作葺）之所以事王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殺呂遺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一無於字）是與殺呂遺何以異。君唯釋虛偽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縣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王不能與文信侯相伉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

魏魀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戰國策

卷二十一

趙四

爲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丑上（曾無此以上五字。）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曾作脩。）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爲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捄（一作收。）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皋。而陰構（曾作講字。）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

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皐。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葛薜。以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何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效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曾劉作不。）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呡（劉呡作岷。一）處於趙。（劉趙作楚。）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劉大作一。）客。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循。（曾循作脩。）其怨於趙。臣願王之曰。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一作甘。）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呡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後王擇焉。

齊將攻宋。而秦楚（一作陰。）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

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唯（曾作雖）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姑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皐。趙欲搆於秦。楚與魏韓將應之。秦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搆。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搆。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搆。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召呡也。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曾無堅字。）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踦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

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劉作衛）交兩王。王賁韓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疆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秦（劉無下秦字）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一本無上六字）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呡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卽趙自消爍（劉本無爍字）矣。國燥（一作爍）於秦。兵分（一作孤）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曹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劉作又）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一作事）秦。秦按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知。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寅然。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虞卿請（一作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曾作乎）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曾劉作空）執范座。而未殺也。范座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范座。座（劉無下座字）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主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一本無使字）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望（劉作室）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劉作俗）。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燕封宋人榮蚠為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一本無陵字）。地城邑市五十七。

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令。（一本無令字。）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退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劉本添將字。）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蚠。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曾劉作然。）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强爲。趙强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强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曾劉作交敝。）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夏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過能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沲。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埊。（續云。新唐史集韻皆以爲武后所製字。竇苹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間作埊字。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臣作恧。以謂曾劉所校。亦所未喻。然古文地字乃作坔。又鶡冠子亢倉子皆有埊字。姑存之以俟博識。）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衞。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曾劉作放。）鼓。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爲（劉本無爲字。）謂趙王曰。齊畏從人（劉本無人字。）之合也。故效

地。今聞趙莊賤。張勲劉勲作漢貴。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劉莊作庇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國柱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一本作惡曾本無此注爲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以虞卿爲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爲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强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授天下傳。劉去傳字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一本無此以上五字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

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擧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劉作法。曾作郭偃之淫。有所謂桑曾作柔。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劉作柔癰。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續云。東坡本日月影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辨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一本無親字。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劉本無使字。之便於體。膳啗使劉本無使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

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弊而厚遇之。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劉作反。）之。舉茅爲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劉作反。）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之。（劉點此二字。曾作之招。）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曾去楚。）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樓緩相秦。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鈞爲之謂（一作請。）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於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一本無言字。）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一本無而字。）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

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兩字一本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衞王官。沒（一作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劉作而泣之甚悲。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曾作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尙。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冣代將。斬李牧。廢司

馬尙。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㝡。遂滅君。

集賢院第二十一卷全不同疑差互

戰國策

卷二十二

魏一

知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知伯必憍。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知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大說。因索蔡皐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知氏遂亡。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魏。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覩(續云。後語作堵。)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一本無此以上三字。)食之。其(一作且。)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曾劉無者字。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曾作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强。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一作錯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强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一本無信字不足保也。是一本無是字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一本無有字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曾作盧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劉本

添也　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迎郊。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揀而（一本無而字）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脈形埊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一作巳）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一作巳）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强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劉作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卽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劉作出奔）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强。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埊。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東有淮潁沂黃煑棗

海鹽無踈。曾作海鹽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曾去燕字。酸棗。埊方千里。埊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作田舍廬廡。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謀王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强秦之勢。以內刼其主。罪無過此者。曾集劉無此以上五字。且魏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媿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此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千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曾劉無乘字。騎五千疋。曾劉無疋字。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辟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劉作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埊。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埊。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緜緜不絕。縵縵柰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幷力。則必無强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敎。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埊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

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埊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劉作合）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强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曾作點）酸棗劫衞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反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遊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曾劉無愚字）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夷（劉作干夷）爲董慶謂田

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舍。一作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蘇秦拘於魏。欲走而之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埊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秦。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埊廣矣。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柰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王許之。卽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

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之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曾作梧)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鄭彊出秦曰應為知(曾作之)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果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為)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家(一本作嫁)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羣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張子(劉去子字)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

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柰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敝。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入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於魏。

張儀欲幷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幷相楚韓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以巳。（一作）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信。（曾作便。劉作信。）因而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趙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趙。而樹怨而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塗宋衞爲制。事敗爲趙驅。事成功縣宋、衞。魏王弗聽也。（劉連上曾匪。）

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於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尙遇秦信韓廣魏救趙尺楚人遽於萆下伐齊之事遂敗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齊楚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齊楚戰勝敗（一本無敗字）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埊以講於秦爲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衞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爲約車載（孫作齎）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曰先以車五十乘至衞間齊行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不相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曰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繻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一作之道。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戰國策(三)

卷二十三

魏二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大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有(曾添有字。)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一作君。)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搆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前作田繻。今直言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猶與也。曾劉無此注。)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曾題劉連。)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為助也。曾劉無此注。)孰與其為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衍之為魏。孰與

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右近左遠。曾劉無此注。）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曾作後。）之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劉去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劉去身利字。）而（一本無而字。）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蓄。（一本作蓄。）成恢爲犀首謂韓王曰。疾攻蓄。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蓄。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蓄乎。若戰而（劉添而字。）勝。兵罷敝。大王之攻蓄易矣。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一本無也字。）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一作薛公。旁出云。一本皆惠子。然其後與此本皆直言惠子。恐惠子者是。）請告惠公。（一作子。）惠公（一作子。）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

王季歷葬於楚山（續云。呂氏春秋作惠公渦山。）之（一本無之字。）尾。欒水齧其墓。（續云。後語作盤水。注。盛弘之荆楚記曰。宜都縣有欒水。即烏水也。今襄州南有烏水。按古公亶父以修德爲百姓所附。遂杖策去之。與太姜踰梁山而止於岐山之陽。故詩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是爲太王。太王生季歷。季歷卒。葬鄠縣之南。今之葬山名。而皇甫謐云楚山。一名滈山。鄠縣之南山也。縱有楚山之名。不宜得欒水所齧。雖惠子之書五車。未爲稽古也。續云。欒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曰瀆也。墓爲漏流所瀆。故曰欒水齧其墓。不必譏惠子也。）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於朝。（後語張帳以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擧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者。（曾添者字。）殺之不爲（曾作而無）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埊。既已得埊矣。（劉添矣字。）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曰。王以求埊。既已得埊。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

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故又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曾劉無此以上四字。)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一作兩。)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已之曾安。令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呡、周㝡、周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博幻切。握也。)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爲旣和矣。蘇脩、朱嬰旣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也。孫臏 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不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於 曾添於字 戾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惠施爲韓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

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劉作側。）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曾去則字。）子必危矣。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一本無以字。）者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右。親也。左。疏外也。）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爲非固相也。（固。久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以魏之强。而持（一本無持字。）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一本當作黨。）當。必不忠。今臣願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

最尊秦也明矣。今（曾作令。）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以（劉添以字。）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取尊焉。今我講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埊。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埊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之（一作多。）割埊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秦楚攻魏。圍皮氏。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必舍（一作合。）於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埊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埊。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埊。而爲魏太子之尙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曾作太子。）請效之。

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龐葱（孫作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曾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得見魏君矣。劉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見龐君。王曰。寡人自爲知。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一本無令字。）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快也。）易牙乃煎敖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一本無之字。）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强臺（一作荊臺。）而望崩山。（一作崇山。藝文類聚引。）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一作方湟。藝文類聚引。）其樂忘死。遂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强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戰國策

卷二十四

魏三

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淮南子注。孟卯。齊人也。戰國策作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刑（一作形。）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一本無趙字。）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晉劉一作國。）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郊（孫一作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胥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已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

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曾本無臣字）以爲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睾子。（史記作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睾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知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曾本作姓）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

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衞效尤憚。秦兵已令。續云。史。衞效單父。秦兵已全。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無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女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

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曾本作雖欲道死。劉本作意雖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劉本作且。）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

華（一本有陽字。）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

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無益。若誠不（劉無不字）便。魏（曾無魏字）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患之。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柰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曾無能字）彊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曾無能字）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强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孰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尙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

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曾添入乎字。） 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一本無從字。） 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一本添魏字。） 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狠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劉作惠。） 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或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强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强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强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而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劉作國。） 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衞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刑丘之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

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有周韓而閒之。從林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闞。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尙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蘭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矣。（劉作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之內。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魏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强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楚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集本有矣字。）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薜（曾作薜）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問陽姑（曾作茲）衣乎。臣爲王不取也。魏王乃止。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曾作也）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强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爲和。以張子之强。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乃請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曾作攻）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柰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廑翟强也。

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强爲和也。怨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强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廩。樓廩欲合秦楚。外翟以輕翟强。公不如按魏（曾作親。）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合於齊。外於楚以重公也。翟强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廩翟强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戰國策

二十五

魏四

闕文。獻書秦王曰。昔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强。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廣大。曾無大字。國可富。兵可强。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之服桀矣。今秦國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八年。闕文。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

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稸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强。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卽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卽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强秦乎。强魏乎。王曰。强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强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强。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强。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劉無久字）以天下爲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爲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一本添以字）實爲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讎也。

魏秦（劉作秦魏）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也。

穰侯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梁必議。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

白珪（劉作圭）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劉作不）爲姦。不能禁狗使無吠己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梁（劉作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也。今幸而（曾添歸字）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劉無因字）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爲之奈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

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齊趙而構之。秦王不構趙。趙不以毀構矣。而構之秦。趙必復鬬。必重魏。是併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荆。欲焉而收荆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曾作侍）之也。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一本添大字）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

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彭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子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一作部。約秦、魏。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秦必置相。不聽之。一本無之字。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有齊者。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雍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於秦。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也。爲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遂伐齊。與魏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令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強之入。無蔽於秦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侯一作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

秦拔寧邑。魏王令之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構魏。魏王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構。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構。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構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曾無之字）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用資也）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謂宮他曰。子爲肖謂齊王曰。肖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周㝡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爲見者嗇夫聞見者。因無敢傷張子。

周㝡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爲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㝡也。今周㝡遁寡

人入齊。齊無通一本添端字。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

秦魏為與國。相與同禍福之國也。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任能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强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强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一作遂。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之說也。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其為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一本無君字。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一本添吏字。者至縞高之所。復

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一本無以字。）父攻子守。人大笑也。是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解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已（一本作之。）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縞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一本添其字。）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纂繁也完矣。（謂輯覆也。）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

得幸。庸必爲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知之術也。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一本無之字。能死之。弗能棄之。劉無之字。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一本作也字。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毐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國贊嫪毐。以嫪毐勝矣。王以國贊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合。一作舍。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生。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生。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

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曾劉作休烈隆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戰國策

卷二十六

韓一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皋。韓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皋。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

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爲人臣子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劉無謂字。）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

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劉作跿。錢作帖。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晉無伯字。膊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卽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㕹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卽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續云。顏氏家訓引作寧爲雞尸。不爲牛從。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强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連横。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史記後語作非菽而麥。民之所食。大抵豆飯續云。古語只稱菽。漢以後方呼豆。史記飯菽。後語菽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

萬匹。虎摯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曾添者二字）者。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强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强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爲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宣（一作韓）王謂摎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魏兩（劉無兩字）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張儀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一本無昭字。）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秦攻陘。韓（曾無韓字。）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爲王弗取也。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皐。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爲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柰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

鄭彊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泠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先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爲

楚也。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大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而(一本作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劉錢作邛。)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藺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韓爲一。(一本作韓趙爲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資翟强於齊。楚必敗之。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赫爲公仲謂秦王曰。明也願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明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

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弊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弊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一作困。）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劉作也。）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明也。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為陽（劉作傷。）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鬭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

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强。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劉作多。舊作若。）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令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於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强。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

或（鮑有或字。）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臣請爲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强。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强。合則秦弱。臣卽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

齊。齊不敢戰。不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久離兵史。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郄(曾一作欲。一作卻。)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爲令韓以(劉無以字。)中立以勁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秦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劉作和。)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己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楚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

王曰。向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弊楚也。强楚弊楚。其於王孰便也。

或謂魏王。王儆(錢無儆字。)四疆之內。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臣爲王之楚。王骨臣反乃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爲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

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觀（一作魏。）鞅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鬭之日也已。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蘇代爲（劉添謂字。）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明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

二十七卷

韓二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錢劉本作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知（錢改作之。）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璽。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以（劉去以字。）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錢劉一作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鮹宣之敎韓王取秦。曰。爲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爲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高。必以兵臨魏。公何不令人

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於是以太子扁。昭揚、梁王、皆德公矣。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敎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集錢劉曾作辰）非上知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恨秦。毋秦患而得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强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强之也。亦以爲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

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强爲楚王使於韓。矯（劉改撟作矯。）以新城陽人合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縣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强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尙何足以圖國之（曾作尙之。）全。爲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爲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不聽。是有陰於韓也。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

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爲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爲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眄楚。楚王必重公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芈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令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

也。是太子反棄之。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劉改因作曰。]也[一本添也字。]以爲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奈何。頃間[曾作閒。]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擧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

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上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姉（劉有嫈字）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姉者亦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卷二十八

韓三

或謂韓公仲（曾作中。）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束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劉有者也。）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錢作擇稀而割之。曾劉作擇布。）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

隨之。是韓以天下事（錢作予）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舋。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甚所愛。何也。蘇秦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也。韓故已攻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或（錢添或字）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錢劉作痛）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己。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

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錢添此雖字。）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弊事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下。（曾攷子作下。）此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千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者攻其心。爲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

人大敗。亦請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

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蹴哀侯而殪之。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强國將有帝王之亹。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强國之利。强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强國不能王。則可以辟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强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强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强國。强國（曾劉無下强國兩字。）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强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强爲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計之。非金無以已（曾作）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為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運。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為不然。則蓋（三本同作蓋。一作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四講於魏而不告韓。

或（錢添或字）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君之熟計之也。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隧。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隧也。非弊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隧。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為楚計。今韓之父兄得眾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不善楚。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士（錢作仕字）。唐客於諸公而使之

卞韓楚之事。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公仲珉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為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

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入。（曾有下入字。）又奚爲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召韓侈而仕之客卿。爲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秦之強。首之者珉爲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坦。（曾作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爲成（劉作戍。）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爲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臣從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劉本作也。）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爲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爲能矣。外內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知。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之國以侍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爲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何也。成陽君爲秦去韓。公疇豎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爲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或錢字或添入）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山陽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弊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苓曰。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三本同去國字。）敵秦。是齊不窮也。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卽秦矣。以強秦而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爲公說秦王。

韓氏逐向晉於周。周成恢爲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請費緤曰。請令公子年謂韓王曰。費緤。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緤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韓王必爲之。西周聞之。

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爲之謂（三本同無謂字。）安令曰。公孫綦爲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因遽置之。

魏王爲九里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曾本作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爲謂建信侯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釁。

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爲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己。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一無此字。）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曾作雖。）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纆牽長也。

戰國策

卷二十九

燕一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埊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興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强秦。南近齊、趙。齊、趙。强國也。今主君幸敎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爲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故爲君計。善蘇秦則取。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埊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埊請講於齊。趙（曾本更添齊趙二字）聞之。遂出兵救燕。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王曰。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强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强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强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柰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强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

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曾本云。史作不官。）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飡。汙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史記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趍。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

至。妻使妾奉巵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廚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爲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刼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辟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宮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

大亂者。可得其埊。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飮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妻自組甲絣。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弊。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稸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瘁。士罷弊。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王曰。吾聞齊有清

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淸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弊。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弊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

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已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爲燕昭王。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燕質子爲謝乃已。遂委質爲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

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埊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之宋。宋善待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

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曾錢作於劉作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卽墨。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强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

衞。此所謂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强。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知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伯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一作德。因驅一作馳。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弊躧。一云脫屣也。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曾改作代。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知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此劉去此字。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

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埊。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其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之周負籠耳。何爲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强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其曾作）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强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强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

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疋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舊作乎劉又改作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弊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

戰國策

卷三十

燕二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舊無我字曾有）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强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一作滎陽之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

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劉作代。）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三本同作君。）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以離石。遇敗於馬陵。（曾改馬陵作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曾改葉蔡作南陽）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隘。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錢本添入蜚字。）繡。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陸之戰。高商之戰。（錢本無此上八字。）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舊本作讓。）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為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今齊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蘇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為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

也。令齊趙絕。可大紛已。持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爲智伯者矣。

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王曰命說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令不合燕。今以燕爲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爲讎。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已矣。吾無齊矣。奉陽君之怒甚矣。如齊王。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因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錢一作脩。）也。死、不足以爲臣患。逃、不足以爲臣恥。爲諸侯、不足以爲臣榮。被髮自漆爲厲。不足以爲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也。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知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爲不若逃而去之。臣以韓魏循。自（一作日。）齊而爲之取秦。深結趙以勁之。如是則近於相攻。臣雖爲之累燕。奉陽君告朱讙曰。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故臣雖爲之不累燕。又不欲王。伊尹再逃湯而之桀。（舊無再逃湯而之桀六字。曾錢有。）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衞。張儀逃於楚。白珪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劫之求。坐望諸攻關而出逃。外孫之難。薛公釋戴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爲士。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

齊。敗之。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古埊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收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曾作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

王不聽。遂將以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鄮臣。臣之所重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剗刈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埊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大馬駭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醳臣剸任所善。則臣請歸醳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亦則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臞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爲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

爲公子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卽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爲行具。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强秦將以兵承王之西。（曾劉改西作北。）是使弱趙居强吳之處。而使强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悅。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卽墨。莒。）而燕昭王死。惠王卽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弊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

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曾本添者字。）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郄。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錢作齊。）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皇。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

以爲愜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强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或（鮑本添或字。）獻書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强。事强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强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柰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之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知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淩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

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主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以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不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弊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五十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鮑云。諺語諺語皆叶。後語。必見死蚌脯。卽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爲脯。如此則叶韻。然不聞蚌鷸得雨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兩。明日不兩。必有死蚌。兩謂闔口。一今作雨非是。恐別有所據。]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强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予也。蘇子[一作代。曾作子。]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得趙。齊遂北矣。

劉原父所傳本至三十卷而止

戰國策

卷三十一

燕三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及子之腸。續云。別本作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

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於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

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曾作剬。）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秦幷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爲一。而天下服矣。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爲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郄。秦趙有郄。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爲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幷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爲秦。北下曲陽爲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幷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切爲王患之。秦王以爲然。起兵而救（曾作攻。）燕。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鞫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排（一作批。曾錢作排。）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

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强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敎。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願交於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敎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敎。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使人疑光。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

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刼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沬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曾本無荆字。）卿留意焉。允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曾錢作秦王懸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

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抗一無抗字。曾作揕抗。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荊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曾作不。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以盡矣。荊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强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曾無而字。歌。爲變徵一作濮上。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曾作後。爲忼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王。拒大王。一作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

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爲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絕袖。拔劍。劍長。摻其室。時怨（曾作恐。）急。劍（曾本無劍字。）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還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軻。秦王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荊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荊軻。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荊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戰國策

卷三十二

宋衛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大說。許救甚勸。（勸，力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荊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荊王不至。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公輸般，魯班之號也。機，械雲梯之屬也。）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墨子，墨翟也。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胝也。）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梯長而高，上至於雲，故曰雲梯也。楚欲廣土，而起伐宋，宋非有罪也，故曰宋何罪之有乎。）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文軒，文錯之車也。）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裋。（一作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言名此爲何等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下民也。）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樟。（皆大木也。）宋無長

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惡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犀首伐黃。黃國名也。過衞。使人謂衞君曰。弊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而造大國之城下。造詣也。言至衞國之城下。衞君懼。束組三百緄。組斜文紛綬之屬也。十首爲一緄也。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南文子衞大夫。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來敢移兵來至城也。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倫等。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惡其臨已。故將論其事也。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爲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衞。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衞。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徵召也。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勁強也。今徵師於弊邑。弊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扶助也。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弊邑。弊邑宋也。趙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也。知當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梁必兼宋。故宋不利之也。則吾何以告子而[illegible]乎。使者曰。臣曾錢作惡。自此卷[illegible]曾本皆作惡。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徐緩。留其日。稽留其日也。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以宋人圍趙一城。故云助我攻。趙王亦說曰。宋人止於此矣。以宋使者言徐攻留其日。趙王亦觀。言宋人止於此。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大尹宋卿也。言宋王年日長大。自能制法布政也。則大尹無復有專政之事也。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

君不奪太后之事矣。（政事也。）則公常用宋矣。（太后尹母也。與后共爲政。太后不見奪政。則大尹亦不見廢也。故云常用於宋也。）

宋與楚爲兄弟。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齊伐宋。楚將救宋。宋恃楚之重。求和於齊者。）蘇秦爲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不如與之和也。）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魏惠王太子申也。自將攻齊。外黃。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也。）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客。徐子也。）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益。亦過也。）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不勝。則太子滅。復何魏之有。故云萬世不魏也。）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彼謂魏戰士也。欲使太子戰得其利。以盈滿其志意。衆多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北。退走也。與退走者同罪。）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齊人敗之馬陵。虜龐涓而殺太子申。故云卒不得魏也。）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䳉於城之陬。（續云。新序爵生鸇。通鑑作䳉。）（康王。辟公之子。剔成之弟。䳉。王鵰也。羽禹之孽也。陬。隅也。五行傳。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時則有黃眚黃祥也。）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史。太史。曰能辨吉凶之妖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必霸天下。危行言遜。太史有焉。）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亟。速也。）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曰。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剖。劈也。）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駭。亂擾也。）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禍。謂齊湣王與魏楚共伐宋。殺康王而滅國。三分其地也。）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野馬、騊駼也。四百、乘也。璧、玉環也。肉倍好曰璧。）衛君大悅。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白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反、還。）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顏、智伯太子名也。智伯甚愛顏而寵祿之。）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不有大罪而亡來、必有他故者也。）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愼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止太子顏也。）

秦攻衛之蒲。（蒲、衛邑也。）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爲秦乎。以爲魏乎。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賴、利也。）衛所以爲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衛知必失蒲、必自入於魏以求救也。）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西河、魏邑也。秦兼取之。魏弱於秦。故云不能取。）今幷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魏得衛而強、必更取西河之外。故云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柰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爲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病、困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先生、長者有德者稱。家有大梧樹。因以爲號。若柳下惠。）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溫故曰脩。）願王博事秦。無有佗計。魏王

曰。諾。客趨出。至郎門（續作郭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客，梧下先生也。出反，乃說事者，而以亦不故為此事秦也。若偶思念得之，故還而言也。）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己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己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衛嗣君病。（嗣君，衛平侯之子也。秦王貶其號為君也。）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子，殷順且者也。）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食，用也。麗，美也。諸所行為者，務用高美觀目而已，不務用德也。）所用者。緤錯挐薄也。羣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緤錯、挐薄之二人，君所幸，非賢也。長曰不肖。國必危，故羣臣盡以君為輕國也。）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謬。緤錯主斷於國。而挐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必不血食矣。（公孫氏，謂嗣君也。衛，壂之孫，故云公孫氏。）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公期，嗣君子也。）緤錯挐薄之族皆逐也。

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胥靡，有罪之賢臣也。）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左氏，衛邑也。）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拊，擊也。兩旁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則中兩服馬不勞笞也。）車至門。扶。（扶，謂下車。）教送母。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雖要指，非新婦所宜言也，以喻忠臣可以言而不言，失忠；未可以言而言，危身。故云蚤晚之時失也。）

戰國策

卷三十三

中山

魏文侯欲殘中山。（文侯魏桓子之孫也。殘滅之也。）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常莊談襄子臣也。并兼也。兼有中山。必復以次取趙。）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爲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公子傾。魏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爲邑。是則中山不殘也。故云。中山復立。猶存也。）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立五國使稱王。齊趙魏燕中山也。持中山小。故後立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伐中山。使不得稱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張登。中山臣也。）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益大也。猶尚也。雖大廢之。尚且聽命。不敢貳也。）且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務附。親也。必爲趙魏不敢稱王。而親附趙魏以自昵也。）是君爲趙魏驅羊也。（言君以趙魏伐中山。中山恐亡。必受命於趙魏。是君爲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

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五國之中。齊不欲與之同王也。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張登善以微計進其君也。難信以為利。不可信其言以為己利也。田嬰不聽。不聽張丑之言也。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王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侔、等。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平邑、燕邑。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位一作倍。曾作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柰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始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柰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柰何。張登曰。使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

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己據也。今齊之辭云卽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怒絕之。絕中山也。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存之矣。言以此說齊。齊必從。然適足廢其王耳。何所以存之利。 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己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憙使趙。爲己求相中山。憙。中山臣也。使於趙。爲之求相於中山也。公孫弘陰知之。知其因趙求爲相也。中山君出。司馬憙御。公孫弘參乘。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憙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抵罪。抵。當也。 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憙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憙三相中山。陰簡難之。陰簡。中山君美人也。難。惡也。 田簡謂司馬憙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卽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君弗與。司馬憙曰。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可以爲司馬憙。可以爲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憙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憙卽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强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强中山之說。司馬憙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佳大。麗美。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其眉目准頞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憙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卽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憙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悅。司馬憙曰。趙强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卽社稷危矣。與之。卽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憙曰。王立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禮無請后之義。鄰國必責之而不與。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主父欲伐中山。主父。趙武靈王也。使李疵觀之。李疵。趙臣也。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

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亡走也。）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言人之施與不期多少。當其厄之時而惠及之。必厚德已也。一飡之施。而有二子之報。）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人之相怨不在深淺也。苟傷其心則怨重也。羊羹不徧。而有出亡之患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吳謂食爲餽。祭鬼亦爲餽。古文通用。讀與饋同。）以靡其財。（靡。猶濃麗也。若靡依之比。）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勠力同憂。（勠力。勉力也。其字從力。）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五校。軍營也。校音明孝反。）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蓋亡其營校之部也。）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

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鹵。大漂也。言殺人多。而流血漂浮鹵也。）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言十分死其七八分也。）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以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戰亡必死。無還踵者。）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也。）莫有鬭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越王勾踐爲吳所逼。棲於會稽。卒成霸功。）以合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尅。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

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言不能爲起屈。欲以勝爲威。則不若屈於起之言。而以勝天下爲威之大。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子由古史云。戰國策文並收入。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敍曰。向敍此書言周之先。明敎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

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弃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厭

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淩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圜其上云。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爲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塘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眞。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雖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爲改易。仍從其舊。蓋愼之也。當戰國之時。强者務幷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淸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卽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

本參攷比輩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伯五十籤。遂爲定本。可以修寫黃本入秘閣。集賢本最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　孫元忠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尙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互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愨。殊爲疎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埊𢘑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苹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埊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𢘑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

有所見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正。悉注於旁。辨灤水之爲潰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竭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先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余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尙覬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戰國策札記序

曩者顧千里爲予言。曾見宋槧剡川姚氏本戰國策。予心識之。厥後遂得諸鮑綠飲所。楮墨精好。蓋所謂梁溪高氏本也。千里爲予校盧氏雅雨堂刻本一過。取而細讀。始知盧本雖據陸敕先抄校姚氏本所刻。而實失其眞。往往反從鮑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未知盧陸誰爲之也。夫鮑之率意竄改。其謬妄固不待言。乃更援而入諸姚氏本之中。是爲厚誣古人矣。金華吳正傳氏重校此書。其自序有曰。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大於闕疑。知言也哉。後之君子。未能用此爲藥石。可一慨已。今年命工纖悉影橅宋槧而重刊焉。并用家藏至正乙巳吳氏本互勘。爲之札記。凡三卷。詳列異同。推原盧本致誤之由。訂其失。兼存吳氏重校語之涉於字句者。亦下己意。以益姚氏之未備。大旨專主師法乎闕疑存古。不欲苟取文從字順。願貽諸好學深思之士。吳氏校每云一本。謂其所見浙建括蒼本也。今皆不可復得。故悉載之。宋槧更有所謂梁溪安氏本。今未見。見其影鈔者。在千里之從兄抱沖家。其云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註。標舉行間。惜乎不并存也。非一刻小小有異。然皆較高氏本爲遜。故不復論。嘉慶八年八月八日。吳縣黃丕烈撰

卷下起魏二第二十三盡中山第三十三

戰國策札記

卷上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錄此目錄盡右定著三十三篇鮑本無丕烈案此皆劉向所定著鮑改其次第因而刪去誤甚吳氏重校補入是矣凡以後次第與鮑本不同者吳氏正詳之此不載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後下鮑本注云以思其德一作恩德其上下及一無下字列爲侯王今本誤重侯字是以傳相放效傳鮑本作轉蓋爲戰國蓋鮑本作盡不得施謀有設之强謀設二字鮑本互易因四塞之固固鮑本作國杖於謀詐之弊謀詐鮑本作詐謀終於信篤之誠今本於作無鮑本作無丕烈案無字是也有恥且格今本格誤假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國鮑本無

東周　夫秦之爲無道也爲鮑本作於得九鼎厚寶也今本寶作寳鮑本作寶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悅鮑本無吳補一本大說少海之上鮑改少爲沙吳氏補曰少當作沙丕烈案此不當輒改非效醯壺醬甄耳醯壺鮑本作壺醯甄鮑本作瓿吳補一本醯壺昔周之伐殷伐鮑本作代所以備者稱此以鮑本作已臣竊爲大王私憂之竊鮑本作切子之數來者者鮑本無周君謂趙累曰趙鮑本作周吳補一本趙累對曰甘茂吳氏補曰茂一作戊後多有說苑亦作戊古字通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義鮑本作議子爲寡人謀今本爲誤曰不如背秦援宜陽吳氏補曰恐此句有缺誤背下或有之字或秦下復有秦字援字當作拔丕烈案吳說是也此必背下有脫但未詳何字公中慕公之爲已乘秦也今本作中仲鮑本作仲西周君曰善遂下水遂下水三字鮑本無主君令許公之楚今本許作葉鮑本作葉周最謂石禮曰石鮑本作呂丕烈案呂字是也必無處矣鮑改處爲慮吳氏正曰前後章有此字義當同丕烈案後策文有必不慮矣又有請謂王聽東方之處吳氏指此也子因令周最居魏鮑衍周字周文君免士工師藉鮑衍士字吳氏補曰疑衍

丕烈案楚策韓求相工陳籍即此也陳乃師字形近之譌齊桓公宮中七市鮑改七爲女吳氏有正故衆庶成彊今本彊誤疆增積成山鮑本成作如問其巷吳氏補曰韓非子作巷人恐齊韓之合鮑衍韓字吳氏補曰疑衍丕烈案此不衍謂秦恐齊韓之合也下文云必先合於秦者必先合齊於秦也故下文即云秦齊合鮑誤以恐字屬上句讀所解全譌吳氏依之亦非因以因徐爲之東今本下因字作困鮑本作困公負令秦吳氏正曰令字疑合大原西止鮑改止爲土丕烈案此有誤但所改未是復國且身危鮑改復爲覆吳氏補曰覆通石行秦吳氏正曰一本石作右謂薛公曰今本公誤君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今本王下有厚字鮑本有吳氏補曰史周最於齊至厚也而王齊逐之丕烈案有者當是聽祝弗吳補一本祝弗丕烈案鮑當本不作祝弗故吳校如此詳姚校云索隱引戰國策作祝弗疑亦本不作祝弗也今無可考欲取秦秦齊合今本取秦下有也字乃誤涉鮑也鮑本秦字不重鮑補也秦二字吳氏正曰注據史補二字然言齊合則秦自見省文耳下章齊合亦然一本欲取秦秦齊合有周齊秦必輕君今本無周字乃誤涉鮑也鮑衍周字吳氏補曰史作周以秦魏吳氏正曰從史以下有和字是收周最以爲後行吳氏正曰當從史無爲字後作厚又禁天下之率今本又誤以吳氏補曰率史作擧齊無秦天下果吳氏正曰此果字當從史作集欲深取秦也吳氏補曰深取之深恐因下文衍夫齊合則趙恐伐今本夫下有秦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秦字吳氏有正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鮑改秦爲子丕烈案此有誤但所改未是仇赫之相宋吳補赫一本作郝則賣趙宋於三國趙鮑本無吳補一本則賣趙宋而以兵之急則伐齊鮑改之急爲急之吳氏有正無因事也鮑本也作矣薛公故主吳氏正曰故主上恐缺一字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者鮑本無且臣爲齊奴也臣鮑本作秦盡君子重寶君珠玉今本子作之鮑本作之竊今楚王資之以地今鮑本作令丕烈案史記作令請謂王聽東方之處謂鮑本作爲注云一作丕烈案史記作爲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鮑衍重周二字丕烈案鮑衍非也此有脫誤昌他亡西周鮑改昌爲宮下同吳氏正曰且當依本文焉且曰今本且作睢下同乃誤涉鮑也鮑本作且改且爲睢吳氏正曰且當依本文書曰告昌他今本無書字昌作宮鮑本無書字改昌爲宮見上今本乃誤涉鮑也或謂照翦曰今本照作昭鮑本作昭下同丕烈案昭字是也西周甚憎東周鮑西上補曰字吳氏正曰古書多如此不必補

嘗欲東周與楚惡鮑改嘗爲常。吳氏補曰。當作常。古通。以西周之於王也鮑改西周爲惡。吳氏補曰。字有譌。未詳。而陽豎與焉吳氏正曰。韓策陽豎。此作豎字。有譌。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鮑本無。吳補。一本。客謂周君曰正語之。小國不足亦以容賊今本無亦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亦字。吳氏補曰。疑在不字上。一本無。君之使又不至今本至。誤知。

西周　而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而鮑本無。下以字。鮑本作爲。吳補。一本。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丕烈案。史記作以。無而字。陰合於秦於。鮑本作爲。丕烈案。史記。作於。薛公必破秦鮑。必下補不字。吳氏補曰。史此下有不字。是。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鮑改也爲而。吳氏補曰。史作而。以此忠秦今本忠作惠。鮑本作患。丕烈案。史記作惠。秦得無破鮑改破爲攻。丕烈案。史記作破。破秦上文有。鮑改誤甚。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今本犀作屖。鮑本作犀。吳氏補曰。諸本屖作犀。當正。丕烈案。屖即犀。別體耳。後策文殺犀武。史記作仆師武。集解引此作犀師。犀者。犨之轉也。秦欲待周之得今本待作持。乃誤涉鮑也。鮑改待爲持。吳氏補曰。字有訛。昔智伯欲伐厹由吳氏正曰。史樗里傳作仇猶。韓子仇繇。呂春秋夙繇。丕烈案。夙是厹形近之譌。厹仇同字。今秦者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以蔡厹由戒之戒。鮑本作惑。吳補。一本戒之。丕烈案。史記作以仇猶蔡觀。爲與策文不同。能實因之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無。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鮑改中爲仲。吳氏正曰。古仲字省。吾收之以飢收。鮑本作攻。吳補。一本收之。今公乃徵甲及粟於周鮑改及爲與。吳氏正曰。史作與。及義自通。毋煩改字。因以應爲太后養地今本應作原。鮑本作原。丕烈案。史記作應。考索隱云。案戰國策作原。原。周地。小司馬依高注爲說。則作原爲是。因史記而譌爲應也。吳氏引姚本云。史同。失考索隱耳。而不已善息已。鮑本作以。丕烈案。史記作以。以弓撥矢鉤鉤。鮑本作拘。改爲鉤。吳氏補曰。拘有鉤音。古或通。丕烈案。拘字當是。此亦因史記而譌爲鉤耳。吾得將爲楚王屬怒於周怒。鮑本作怨。鮑改吾爲伍。吳氏補曰。吾字譌。當作伍。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高注可證。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君。鮑本作軍。楚請道於二周之閒二。鮑本作兩。蘇秦謂周君曰鮑改秦爲子。臣恐齊王之爲君實立果鮑改爲爲謂。吳氏補曰。策爲謂通借。此當作謂。丕烈案。爲謂非通借。乃寫者亂之。後倣此。以嫁之齊也之下鮑本有於字。也。鮑本無。王何不出於

河南（出下鮑本有兵字丕烈案史記有）臣能為君取之（今本誤脫君字）不怨且誰怨王（今本王作乎鮑本作乎）周君形不小利事秦（今本不下有好字鮑本有丕烈案此小字因下文而衍讀以秦字句絕鮑本有好字乃讀利字為句所解全謬今本依之非也）而利溫囿以為樂（鮑改利為私吳氏補曰按作利字則與上協丕烈案吳氏說非是詳高注姚校皆當作私秦策而私商於之地亦其證）歲八十金（歲上鮑本有計字）是上黨每患（今本每作無鮑本作無）而許之戍也（也鮑本無）故易成之曰（今本曰作日鮑本作日丕烈案舊日字多寫為曰者）因趙以止易也（趙下鮑本有兵字無也字吳補一本因趙以止易也）為王之國計者（王之國鮑本作國之丕烈案史記作為王計者）君如不使周最（最鮑本作早鮑改早為最）悍請令王進之以地（請鮑本無吳補一本悍請令）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鮑改德為聽吳氏正）有以利秦（利鮑本作到鮑改到為利吳補一本作利）而臣為不能使矣（為字鮑本在能字下）且輕秦也（鮑改且為是）且公之成事也（且鮑本作是鮑改成事為事成吳氏補曰恐當作事成丕烈案是字亦鮑改）不善於公且誅矣（今本公下有者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者字）

秦一

固大王仇讎也（王下鮑本有之字）迫則杖戟相橦（橦鮑本作撞）羸縢履蹻（羸鮑本作嬴吳氏正曰一本作羸是羸與縲纍字通用）負書擔橐（橐鮑本作囊吳氏正曰一本作橐）面目犂黑（鮑改犂為黧吳氏補曰古字黧犂通借）狀有歸色（鮑改歸為愧吳氏補曰當作愧丕烈案此不得輒改高注即其證矣）蘇秦喟歎曰（今本喟下有然字鮑本有）嫂不以我為叔（為鮑本作與）黃金萬溢為用（鮑改溢為鎰吳氏補曰此書溢鎰通）桑戶棬樞之士耳（今本棬誤捲）廷說諸侯之王（今本王誤士鮑本作主）天下莫之能伉（能鮑本無吳補一本天下莫之能伉）以季子之位尊（之鮑本無）蓋可忽乎哉（可下鮑本有以字）反覆東山之君（鮑改東山為山東吳氏補曰當作山東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高注即其證矣）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今本下之字作亦鮑本作亦）張儀說秦王曰（吳氏補曰誤當作韓非丕烈案此當各依本書劉向次第在此而高注云秦惠王詳其意皆不以為韓非也）言不審亦當死（吳氏補曰韓子審作當）將西南（吳氏補曰韓作面是下文有）世有三亡（吳氏補曰韓子作二亡無以逆攻順者一句丕烈案今韓子是三字）張軍數千百萬（吳氏補曰韓此下云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

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丕烈案此當各依本書而皆去走不能死吳補一本而皆去之不能死韓而却走不能死也罪其百姓不能死也鮑改罪為非吳氏補曰韓正作非其上不能殺也此六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其上不殺也韓上不能故也不攻無攻相事也鮑不攻下補耳字改攻相為相攻吳氏正曰韓作有功字無功相事也丕烈案不當作叉形近之譌策文多用叉為有蹈煨炭吳氏補曰韓爐炭比是也鮑比下補比字吳氏正曰韓作皆是比盡皆之譌是貴奮也吳氏補曰韓貴奮死也丕烈案死字策文當無高注可證一可以勝十勝鮑本合作下三字同吳氏補曰四合字一本皆作勝韓作對臣敢言往昔昔者吳氏補曰臣敢言之往者蓋兩昔字因者字訛衍中破宋吳氏補曰韓東破是濟清河濁吳氏補曰韓作齊之清濟濁河與下文協丕烈案燕策云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亦見史記蘇秦傳皆可證也長城鉅坊坊鮑本作防丕烈案韓子是防字史記同取洞庭五都吳氏正曰韓五都作五湖史蘇秦傳五渚注引策文洞庭五渚謂此渚乃湖字之譌燕策亦有五渚字按策既言襄郢而五都郢在其中都字必誤當從韓丕烈案吳說未是此策五都卽燕策及蘇秦傳之五渚都渚同字也五渚說在集解索隱荊王亡奔走奔鮑本無丕烈案韓子作荊王君臣亡走東以強齊燕吳氏補曰韓作弱是下有強今荊人收亡國今鮑本作令丕烈案韓子是令字此固已無伯王之道吳氏補曰韓無作失下並同大王以詐破之吳氏補曰詐韓作詔是下同兵至梁郭鮑改郭為郛吳氏正曰韓作郭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今本靈作露鮑本同作露丕烈案韓子是露字此當各依本書策文下句言潞病潞露同字此句不得更言暴露靈者零之假借暴謂日靈謂雨也士民潞病於內吳氏補曰韓作疲丕烈案策文作潞不與韓子同高注可證說已見上其民輕而難用用下鮑本有也字丕烈案韓子有完河間吳氏正曰韓作莞山東河間踰羊腸降代吳氏補曰韓作踰華絳丕烈案策文羊腸高注可證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吳氏補曰三十六韓作四十六十七韓作七十中呼池以北鮑改池為沲吳氏正曰古字通補曰韓中山呼池丕烈案今韓子是池字荊魏不能獨立此六字鮑本無挾荊吳氏補曰韓作拔丕烈案拔字誤挾當是狹後策文省攻伐之心新序作挾戰功之心字與此同以東弱齊燕吳氏補曰韓作東以弱齊強燕以流魏氏吳氏補曰韓作沃丕烈案策文流高注可證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吳氏補曰韓作敗也須之編隨而伏矣丕烈案此類皆當各依本書地尊不可得吳氏正曰韓尊作晉乃復悉卒卒鮑本無吳氏補曰韓此下有士卒

令。

乃攻邯鄲（乃鮑本作以丕烈案韓子是以字）棄甲兵怒戰慄而卻天下固量秦力（吳氏補曰韓作弃甲兵擊戰竦而卻天下丕烈案策文有卻高注可證）

乃引退并於李下（吳氏補曰韓作孚下丕烈案策文李高注可證）而致與戰（今本致作至丕烈案作至即與姚校矛盾也韓子是作至字）昔者紂為天子（子鮑本作下鮑改下為子吳氏補曰韓作子）帥天下將甲百萬（甲鮑本無吳補一本將甲丕烈案韓子作將帥天下甲兵百萬）天下莫不傷（吳氏正曰韓作莫傷）三年（吳氏補曰韓作三月趙策亦兩云三年）

襄主錯龜（吳氏補曰錯韓作鑽）以成襄子之功（今本子作主鮑本作主丕烈案韓子作以復襄主之初）言所以舉（吳氏補曰韓無此字丕烈案策文當本作一舉舉脫一字一舉下文有）以主為謀不忠者（為謀鮑本無忠下有於國二字吳氏補曰韓以為為王謀不忠者丕烈案今韓子不重為）子不予之（今本子不作不如鮑本作不如）

弊兵勞眾（兵鮑本作名吳補一本名作兵丕烈案史記新序皆作兵）譬如使豺狼（譬鮑本作避丕烈案史記新序皆作譬）利盡西海（西鮑本作四吳補一本西海新序同丕烈案史記亦作西四字誤）

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吳氏正曰史危矣新序同）齊韓周之與國也（吳氏補曰齊字恐衍丕烈案吳說非也史記作齊韓之與國也新序同讀以齊字逗當是策文衍周字）

是請秦王曰（吳氏補曰請當是謂字）本漢中南邊為楚利（今本本作今乃誤涉鮑也鮑改本為今丕烈案此有誤但所改未是吳氏正讀本字上屬以為自有漢止傷本有殼外亦未是）王割漢中以為和楚（以為和楚鮑本作以楚和吳補一本以為和楚）田莘之為陳軫（莘鮑本作華吳補一本田莘）楚智橫君

之善用兵（智鮑本作知橫下有門字）用兵與陳軫之智（鮑衍用兵二字）軫馳楚秦之間（楚秦鮑本作陳楚丕烈案史記作秦楚）今楚不加善秦（楚鮑本作遂吳補一本今楚丕烈案史記作楚）楚亦何以軫為忠乎（為鮑本作於丕烈案史記作為）乃必之也（今本必作止鮑本作止無也字）言子欲何之（言鮑本無）請

為子車約（今本車約作約車鮑本作約車丕烈案約車是也）子非楚且安之也（且鮑本作宜吳補一本且）則欲其為我讐人也（我鮑本無）而常以國

輸楚王（鮑國下補情字改王為楚屬下讀吳氏補曰國下當有情字）孰視寡人曰（鮑改孰為熟吳氏有正）非獨儀之言也（也鮑本無）楚何以軫為忠尚

見棄（尚鮑本作且鮑忠下補忠字吳氏補曰史復有忠字是丕烈案鮑吳皆非史記陳軫傳所載乃上一篇與此文不同也讀此當以楚何以軫為作一句忠尚見棄別為一句高注云欲為臣是上句之解）

當本在下錯在軫字上遂不可曉注末有一乎字或本在正文爲字下今本初刻誤以此四字皆入正文改刻仍皆作注

秦二　亦無先齊王先鮑本作大鮑衍亦字吳氏補曰疑衍丕烈案大字當是史記無亦字　唯儀之甚憎者今本甚上有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所字丕烈案史記有　亦

無大齊王今本大作先丕烈案史記四字皆作先當是與策文皆作大者不同也　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役鮑本作沒改爲役　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因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不如因賂之一名都　固必大傷鮑改固爲國吳氏補曰史作國　臣不知其思不鮑本作又　有兩虎諍人而鬬者者鮑本無鮑改諍爲爭吳氏補曰字與爭通下同丕烈案史記作爭　管莊子將刺之吳氏補曰索隱引策作館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丕烈案今史記作辨索隱又云或作卞吳氏所引索隱因學紀聞引同今王震澤本如此與單本不同單本不引戰國策正文即作館莊子此文下管與止之史記作館豎子止之當依單本爲是乃史記作館策文作管也　人者甘餌也也鮑本無　難悖也也鮑本無　皆張

儀之讎也儀鮑本作子下句同　義渠君者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　而投其石鮑石下補曰字　而寡人死不朽乎今本朽作杇吳氏補曰乎史作矣　請之

魏約伐韓今本伐誤代　行千里行下鮑本有數字吳補一本行千里丕烈案史記新序皆無　天下不以爲多張儀鮑衍爲字丕烈案史記無　公孫衍吳氏補曰衍史並作爽新序作公孫子謂皆秦諸公子丕烈案索隱引此正作衍但此與犀首別一人卽公孫郝公孫赫也亦云公孫顯疑衍字有誤　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鮑改侈爲朋吳氏正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卽公仲侈韓又有韓明韓修馮朋音混而修明字譌故也且當各存舊文丕烈案甘茂傳與此同作侈徐廣曰一作馮　王遂亡臣今本遂誤逐　固謂楚王

曰今本固作因鮑本作因　公孫衍吳氏補曰衍史作爽下章同丕烈案史記無此文吳以意晉之耳已見上不當更出也　而公中以韓鮑改中爲仲　是無伐之日已吳氏正曰一本作無茂是蓋字譌　於是出私金今本私誤利　明日鼓之宜陽拔宜上鮑本有而字吳補一本鼓之宜陽拔　而外與韓侈爲怨鮑改侈爲朋

其健者來使者吳氏補曰者字疑衍丕烈案據下句使下無者字也　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愛下鮑本有於字　則置之槐谷吳氏補曰按史谿谷槐谷並作鬼谷丕烈案槐鬼者擊之轉也此必在關內徐廣注史記以陽城之鬼谷說之自誤而後語注因云或作鬼谷大非亦未然　蘇秦僞謂王曰謂鮑本作爲吳氏補曰僞爲二字疑是爲謂爲一本

作謂鮑改秦爲子王上補齊字丕烈案史記作蘇代謂齊湣王曰道而聞之吳氏補曰按韓非子道而作道穴云秦王欲將犀首樗里疾恐代之將也丕烈案韓子在外儲說右上事與策同其樗里疾事以一曰爲別吳合爲一事者誤乃逐之之鮑本無鮑補之字丕烈案韓子有怵於楚鮑改怵爲訹吳氏補曰策訹怵字通楚必曰秦鬻魏不悅鮑魏下補魏字吳氏補曰恐缺一魏字臣聞往來之者言曰鮑改之者爲者之吳氏補曰宜作者之史無之字潰癰也吳氏補曰史作決潰癰齊恐則必不走於秦必鮑本無是晉楚以秦破齊破鮑本作伐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吳補一無乃字

秦三操晉以爲重也操鮑本作採吳氏補曰採字譌義不通丕烈案史記是挾字率以朝天子率鮑本無時至而弗失而鮑本無報惠王之恥吳氏補曰惠王字疑有誤且不當在昭王前丕烈案吳說非也此不誤有便文而不依世次也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書鮑本作詩丕烈案吳氏云秦誓非也東晉古文以爲秦誓耳策文當本作詩後人誤依古文改作書也此與范睢稱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黃歇稱詩云大武遠宅不涉趙武靈王稱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及說秦王稱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同例詩字皆有譌遠宅不涉者周書大武遠宅不薄也高誘注逸詩當亦有誤以非此時也鮑改以非爲非以吳氏正曰或以巳字通屬上句上下文有此齊趙合鮑改趙爲秦而疾僭之今本僭作攻乃誤涉鮑也鮑改僭爲攻吳氏正曰字誤當作從下文可證魏謂魏冉曰鮑魏上補爲字辛張陽毋澤吳氏正曰此章多雜通此類尤難知下文云觀張儀與澤又不云毋澤當闕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鮑衍此十六字此臣之甚患也之下鮑本有所字

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鮑衍也字吳氏補曰恐衍白起者且復將且鮑本無公不若毋多則疾到吳氏補曰語不可曉有缺誤若於除宋罪重鮑改若爲苦吳氏補曰此連下有缺誤丕烈案除乃陶字誤句絕若上當有莫字鮑曰所說全謬趙策云莫若於宋是其證齊怒須殘伐亂宋吳氏補曰須殘字有衍誤趙策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云云又作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云云凡兩見彼言爲奉陽君定封丕烈案須自深字誤句絕此亦百世之時也巳今本時上有一字鮑本有無也字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鮑秦下補秦字吳氏補曰秦下宜復有秦字而齊之德新加與齊秦交爭韓魏東聽今本重韓

魏乃誤涉鮑也鮑本有魏字補韓字衍秦上齊字吳氏有正丕烈案與字本上屬鮑誤下屬也秦烏能與齊縣衡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魏鮑本無吳氏正曰此句
與策首不同當與上權懸宋衛爲比一本權懸韓魏者是支分字上或缺楚字五國罷成睪今本睪作睪鮑本作皐丕烈案睪即皐字也則久留臣無爲也鮑改爲爲謂丕烈案
史記作爲鮑改誤語曰人主吳氏補曰史膚主後無反覆於王前耶王前鮑本作前者丕烈案後史記作之無前字連上句讀是何故也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而不闔於王心耶吳氏補曰闔史作概索隱引策作闔丕烈案闔字是已其言臣者鮑改已爲亡吳氏補曰史亡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
觀之間吳氏正曰史自非然者臣願云云丕烈案此史記不與策文同困謝王稽說吳氏補曰史無說字謂范睢曰謂鮑本無吳補一本謂范睢丕烈案考史記謂或謝字誤也
寡人乃得以身受命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乃得受命秦王跪而請曰請鮑本作進丕烈案史記作請載與俱歸者俱下鮑本有南字吳氏補曰史無即
使文王疏呂望今本望誤尚丕烈案史記作尚皆匡君之之事上之字鮑本作臣丕烈案史記無臣字奔育之勇焉而死焉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上四句亦
有人之所必不免也也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伍子胥橐載吳氏補曰後語注韋橐至於蔆水蔆水鮑本作菱夫終身不復見終身二字鮑本無丕
烈案史記有莫肯即秦耳吳氏補曰即一作鄉丕烈案史記作鄉此天所以幸先王今本王誤生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馳鮑本作施蹇鮑本
作騖吳氏補曰馳蹇史同今反閉鮑下補闕字吳氏補曰史記下有闕字且昔者中山之地中山鮑本作山中改爲中山吳氏補曰當作中山丕烈案史記作中山之國利附
則天下莫能害鮑改則爲焉吳氏補曰恐當從史作焉懼必卑辭重弊今本弊作幣鮑本作幣王不如收韓此五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寡人欲收
韓不聽鮑韓下補韓字吳氏補曰史有舉兵而攻滎陽滎鮑本作榮丕烈案史記作滎一舉而攻滎陽今本滎作榮鮑本作宜吳氏補曰史作滎是時宜陽之拔久矣魏
韓見必亡鮑衍魏字吳氏補曰字疑衍丕烈案史記作大韓爲是不聞其王今本王上有有字鮑本有丕烈案史記有詳此句當以不聞其王爲是其者其齊也下句當云不聞有王衍其
字王卽秦王也史記二句皆云其有各誤衍一字穰侯涇陽華陽吳氏補曰四貴者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也史涇陽華陽擊斷無諱下有高陵進退不請一句策下文出高陵則此有缺文丕烈

案此文史記作穰侯華陽高陵涇陽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吳氏補曰下章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云云恐此有缺誤丕烈案史記文同小司馬讀弊御於諸侯爲句當如吳氏
讀陶字句絕者爲是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巳鮑本作也丕烈案史記作也走涇陽於關外吳氏補曰史有華陽字丕烈案上策文高陵涇陽佐之史記作高陵華陽涇陽
佐之此文史記作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也則已已稱瓢爲器下已字鮑本無臣聞之也也鮑本無臣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今本無聞字鮑
本無四治政不亂不逆今本四作而乃誤涉鮑也鮑改四爲而吳氏補曰字誤宜作而強徵兵強徵鮑本作徵強是我王果處三分之一也鮑衍我字故
十攻而弗能勝也能鮑本無且削地鮑改削爲割吳氏補曰疑卽下文割字而史與不如張儀者市張鮑本無吳氏補曰此章有舛誤未詳丕烈案無者當是
上文張字皆有譌言可得也今本言作盡鮑本作盡周人謂鼠未腊者朴今本朴誤樸下同周人懷璞今本璞誤樸鮑改璞爲朴吳氏補曰當作朴丕烈案此當
與下出其朴互易作懷朴出其朴視之乃鼠也視之鮑本無吳補一本出其朴視之乃鼠也丕烈案此當與上懷璞互易作出其璞視之今平原君吳氏正曰平原字必有誤不
如鄭賈之智也也鮑本無以己欲富貴耳欲鮑本作有吳補一本有作欲於是唐雎載音樂鮑唐上補使字予之五十金今本十作千鮑本作千丕
烈案千字是也下復載五十金同其可得與者與鮑本作予與之昆弟矣吳氏正曰此下有缺文丕烈案此當讀與之上屬而缺在昆弟矣上唐雎行行至武安
行鮑本不重謂應侯曰吳氏補曰史白起傳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君禽馬服乎今本服下有君字鮑本有丕烈案史記作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此文君上有脫曰然趙亡
鮑趙上補曰字丕烈案史記無秦嘗攻韓邢鮑改此字當作鄧丕烈案史記作邢丘鮑說未是則秦所得不一幾何今本一作能乃誤涉鮑也鮑改一爲能吳氏正曰字誤史
作所得民亡幾何誤蓋亡字誤分因以爲武安功吳氏補曰史無以爲此因字非公之愛子也之鮑本作子鮑衍也字今子死不憂死下鮑本有而字乃與
卽爲梁餘子同也鮑改與卽爲卽與吳氏補曰當作卽與以告蒙傲吳氏補曰傲恐卽驁丕烈案李善注求自試表引作驁傲驁同字今傲勢得秦得下鮑本有爲
字爲王將將兵鮑改爲王爲王爲吳氏補曰當作王爲某懦子懦鮑本作孺十夫揉椎今本揉作採鮑本作揉開罪於楚魏今本無楚字乃誤涉鮑也鮑衍

（楚字吳氏補曰恐衍）今遇惑（今本遇作愚乃誤涉鮑也鮑改遇爲愚吳氏補曰當作愚）或與罪人同心（今本無或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或字吳氏補曰衍）亍常宣言（常鮑本作嘗丕烈案史記作常）何君見之晚也（何君鮑本作君何丕烈案史記作君何）與天下終（此四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有作與天地終始）其卒亦可願矣（鮑改矣爲與吳氏補曰矣史作歟）行義不固毀譽（固鮑本作顧丕烈案史記作不避難徐廣曰一云不也毀譽固或困字誤耳）必有伯主强國（今本有作欲乃誤涉鮑也鮑改有爲欲丕烈案史記必有作然爲）貴富不驕怠（貴富鮑本作富貴丕烈案史記作貴富）何爲不可哉（爲下鮑本有而字丕烈案史記無）盡忠致功（功鮑本作力丕烈案史記作功）以君臣論之（君臣二字鮑本作聖丕烈案史記作君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公字王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九合諸侯（此四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有）無適於天下（鮑改適爲敵吳氏正曰史作敵適通是也）凌齊晉（今本凌作陵乃誤涉鮑也鮑改凌爲陵吳氏正曰陵通丕烈案史記作陵）不及道理也（及鮑本作近丕烈案史記作返）功已成遂以車裂（鮑成下補矣字吳氏補曰史有）南攻楊越（楊鮑本作揚丕烈案史記作楊）率四方士上下之力（鮑方下補之字士下補專字吳氏補曰史有恐此有缺）勾踐終棓而殺之（棓鮑本作掊丕烈案史記作負棓擊之轉也）成功而不去（成功鮑本作功成丕烈案史記作功成）或欲分大投（鮑衍分字丕烈案史記無此因下衍耳）利施三川（利鮑本無鮑補利字吳氏補曰史有此字）决羊腸之險（决上鮑本有以字吳氏補曰一本及史無此字）棧道千里於蜀漢（鮑於上補通字吳氏補曰史於上有通字）如是不退（是鮑本作時吳氏補曰史作是）秦十餘年（鮑秦上補居字吳氏補曰史有居字）昭王（鮑昭上補事字吳氏補曰史昭上有事字）

秦四

秦取楚漢中（云云）而共攻秦雖（以上六十六字鮑本無丕烈案無者脫）而今三國之辭去（鮑改去爲云吳氏補曰當作云）大臣有功（鮑衍臣字）已眠（今本眠作珉乃誤涉鮑也鮑改眠爲珉吳氏正曰已字句今連作已眠非眠珉策字通恐卽韓珉也）欲以齊秦劫魏（劫魏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欲以齊秦劫魏）免於國患（免鮑本作勉改爲免吳氏補曰策免勉通）王何不召公子池（鮑改池爲他吳氏正曰池卽他且當從本文）王召公子池而問焉（焉鮑本作之）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鮑三國下補三國二字吳氏補曰宜復有三國二字）孰與孟嘗芒卯之賢（今本與誤如）左右皆曰甚然（此六字鮑本無丕烈案史

（鮑有韓子有皆作對說苑有作左右皆曰然無者非也高注亦可證）中期（吳氏補曰期史作旗說苑申旗丕烈案申卽中謂耳期旗同字）推琴（吳氏補曰史憑琴索隱引後語伏琴韓子推瑟說苑伏瑟愚謂此記其推琴而起對猶論語記舍瑟也莊子曰孔子推琴丕烈案推或憑字之誤憑伏聲之轉與論語莊子義不同也吳氏所說未是）三之料天下（今本三作王鮑本作王丕烈案王字是也）帥韓魏（帥上鮑本有又字丕烈案史記說苑有韓子作而從韓魏）尙賢在晉陽之下也（在上鮑本有其字丕烈案史記說苑有韓子作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是王以魏地德寡人（魏鮑本無吳補一本以魏地）寡人絕其西（絕鮑本作攻）楚怒秦合周冣為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今本冣作最此二十字鮑本無吳氏補有合作令冣作最為作謂曰別本以此足缺文在是以經與之遇也句上姚本楚怒秦合最為楚王曰魏王遇於境楚使者是以云云其文缺誤不如別本明白丕烈案令字謂字是也冣作最者非吳氏所稱姚本與影抄梁溪安氏本合乃姚氏一本耳）楚王使景所甚愛（鮑衍使景二字）更不與不如景鯉留（今本無上不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不字改留為者吳氏補曰疑衍）而外結交諸侯以圖（諸侯二字鮑本無）卽可矣（卽鮑本作則下從成卽楚王同）天下有其實（鮑有下補有字吳氏正曰一本有）山東之建國（建鮑本作戰）卽韓魏從韓魏從（韓魏從鮑本不重吳補一本疊此三字）北遊於燕趙（鮑衍於字）齊王入朝（王鮑本無吳補一本有）四國必從（今本必作畢乃誤涉鮑也鮑改必為畢吳氏補曰疑畢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古或借必為畢字）頃襄王二十年（云云）臣聞之（以上凡一百十字鮑本無有說秦王曰四字吳氏以此補入而云案此當下接物至而至云云而章首說秦王曰四字已在此段內當為衍文丕烈案吳說非也策文但當作說秦王曰物至而反云云並無闕文高注秦王云秦王名正不以為黃歇說昭王與史記不同新序後語皆本於史不據此以為此段首有闕文者出於姚氏其實不得高意李善注文選辨亡論引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校以為頓子說秦王蒙上章為說必戰國策舊讀且策文卽實為黃歇說亦止當發高注耳正文作說秦王曰自足前後多如此例）先帝文王莊王（鮑改莊為武吳氏補曰莊當作武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高注可證史記亦是莊字新序無此以下三句或以其不合而削之也）今王三使盛橋（今本無三字盛作成鮑本無三字作成丕烈案史記新序皆無三當衍也皆作盛橋此下文云成橋當是策文作成史記作盛成盛同字新序出史記）成橋以北入燕（鮑改以為已吳氏補曰史作盛權以其地入秦為是新序同）杜大梁之門（杜鮑本作社丕烈案鮑本誤因讀上屬謬甚）楚燕之兵（吳氏補曰史作魏之兵丕烈案李善引燕）

作魏史記新序皆作邢魏之兵邢當作荊徐廣曰平皋有邢丘者非卽策文之楚也史記上文桃人人字誤作入乃連入邢爲讀新序人作仁人仁同字可知劉向時史記不作入也俗本新序乃反依今史記改字
作入誤之甚矣唯予家所有北宋刻本新序未誤云翔不敢校云鮑本作雲不上有而字丕烈案李善引作雲翔而史記新序皆同王申息衆鮑改申作休甲二字吳氏有正丕烈案史
記新序休甲與策文不同又取蒲衍首垣垣鮑本作恆改爲垣丕烈案史記新序作垣以臨仁平兵鮑改兵爲丘吳氏補曰當從史文作丘丕烈案新序作丘王又割濮
磿之北吳氏正曰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樂穀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丕烈案磨者磨字之誤顏氏
家訓所謂容成造磨以磨爲碓磨之磨者也王之威亦憚矣吳氏補曰憚史作單是新序同丕烈案此不與策文同高注可證王若能持功守威吳氏補曰守威疑守成丕
烈案史記新序皆作威吳說未是而肥仁義之誡吳氏補曰誡史作地新序同丕烈案此地作誡必不知者所改耳高注甚明鮑氏亦引高而反不改爲地以正之何也材兵甲之
強兵甲鮑本作甲兵鮑改材爲持丕烈案史記作仗兵革此材者杖之譌新序無此字壹毀魏氏之威鮑改壹爲一吳氏補曰史作乘新序同正曰從乘字義明設利於前鮑改設爲
沒丕烈案史記新序作沒既勝齊人於艾陵既勝鮑本作遂攻丕烈案史記新序作既勝而忘毀楚之強魏也吳氏補曰史作韓魏新序同臣爲大王慮
而不取吳氏補曰史取下有也字丕烈案新序有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今本臣誤正此何也此三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無而有累世之怨矣
韓魏怨下鮑本有焉字矣作夫丕烈案史記新序皆作焉夫矣或夫字譌也百世矣吳氏補曰史作將十世新序同鬼神狐祥無所食吳氏正曰史孤傷是新序作潢洋二字
是王攻楚之日是鮑本作且丕烈案史記新序作且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此十一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有無者脫耳必攻陽右壤隨
陽右壤鮑本作必攻隨陽右壤吳氏補曰一本隨陽右壤臺一句新序同陽作水丕烈案俗本新序亦誤脫一句吳引與北宋刻本正合四國必應悉起應王鮑衍上應字吳氏補
曰史無丕烈案新序無秦楚之構而不離鮑之下補兵字吳氏補曰史之下有兵字丕烈案新序有於以肥韓魏於中國吳氏補曰史新序以上無於字口齊南
以泗爲境今本無口鮑本口作而丕烈案史記新序無而詳事下吏下鮑本作不丕烈案史記新序作下不字譌一舉衆此三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衆作事此衆字必

不知者所改耳高注云事戰事也其字甚明鮑無此三字者非而注地於楚吳氏補曰史作樹怨於楚新序同臨以韓鮑改臨以爲以臨丕烈案史記新序作以臨韓必授首
授鮑本作受丕烈案史記作斂手新序作拱手古或借首僞手字授受二字皆有誤也若是王以十成鄭今本十下有萬字成作戍乃誤涉下鮑也鮑補萬字改成爲戍吳氏補曰史十下有萬
字是新序同史作戍是新序作伐上蔡召陵吳氏補曰史上蔡上有而字新序同而魏亦關內候矣今本候誤侯注地於齊鮑改齊爲秦吳氏補曰當作秦丕烈案鮑
改吳補皆非也史記注地於齊索隱曰謂以兵裁之也新序作注入地於齊皆可證此字之不當作秦一任兩海今本任作經鮑改任作注吳氏補曰史作經是丕烈案新序作栝是燕趙
無齊楚無燕趙也鮑齊楚下補齊楚二字吳氏補曰宜從史疊齊楚字是新序同持齊楚吳氏補曰史直搖齊楚新序同莫不令朝行今本令上有夕字乃誤涉鮑也鮑補
夕字丕烈案此當衍不字莫即暮字也朝爲天子今本朝上有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一字吳氏正曰即驅十二諸侯朝天子者爲字疑衍齊太公聞之鮑改太公爲宣王吳氏補曰此
二字有誤丕烈案策文本作太公高注即其證矣鮑改吳補皆非其意壤地兩分國家大危此八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高注可證無者脫耳以與申縳今本縳作縛丕
烈案縳即縛字下同申縳見齊策於是夫積薄而爲厚今本夫作天下二字乃誤涉鮑也夫鮑本作天補下字吳氏正曰一本於是天天即夫之譌
秦五　非伯主之業也主鮑本作王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始終鮑本互易然下有也字吳補一本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圍逼晉陽逼鮑本無遂
與勾踐禽死於干隧於干隧三字鮑本無鮑改與爲爲吳氏補曰當作爲一本死於干遂制趙韓之兵趙韓鮑本作韓趙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
交鮑本作窺以拒秦秦下鮑本有王字鮑衍王字楚先得齊齊鮑本作之或爲中期爲鮑本作與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吳氏補曰當曰中期悍人
也有錯文丕烈案中期下屬爲句吳說未是辛戎者鮑改辛爲芊吳氏補曰當作芊下同丕烈案此形近之譌韓策謂芊戎曰廢公叔不誤樓許約秦魏許鮑本作梧吳氏補曰一本作
許策後作梧丕烈案此許梧同字吳補詳之矣太后坐王而泣今本王而誤而王處於郢城吳氏補曰字書無郢字丕烈案史記呂不韋傳正義引此作聊故往說之曰
子傒今本傒誤徯引領西望今本西誤四趙乃遣之吳氏補曰不韋傳秦圍邯鄲趙欲殺子楚子楚脫亡歸與此駁丕烈案此策文與史記多不同詳在小司馬索隱也欲與

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此十二字鮑本無丕烈案無者是也策文在首史記取之而移於此有者乃依史記添入而誤複耳）文信君叱去曰（鮑改君爲侯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文信侯叱曰去）夫項橐（橐鮑本作秦丕烈案橐字是也史記作橐）趙攻燕（鮑趙上補與字丕烈案史記無鮑補誤）與司空馬之趙（吳氏補曰與字疑衍是也）而悉教以國事（今本教誤敵悉鮑本作惠）秦受地而郄兵（郄鮑本作郗改爲郤吳氏補曰此書郤通）則從事可成（可鮑本作有）臣請大王約從（請下鮑本有爲字）願卿之更計（之鮑本無）長而守小官（官鮑本作吏）未嘗爲兵首（首鮑本作百改爲臣吳氏補當屬上文是也）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弗用（弗鮑本作勿改爲不吳補一本作弗）王使人代（使鮑本作令）而捍匕首（吳氏補曰案李善注文選引此說文捭兩手擊也希買反丕烈案此謝靈運之郡初發都詩注李音希買反捭字是也作捍者形近之譌耳）狀如振捆纏之以布（今本捆作梱鮑本作梱吳氏正曰一本作捆集韻以捆爲因今鮑本作梱而說乃作捆恐刊本誤梱乃木名鮑據捆字以爲就地因舉身爲說迂曲又以爲梱苦本反門橛也此字爲近丕烈案吳說亦非也此捆字乃梱字形近之譌讀當以捆纏之以布爲句狀如振振乃狀木材所如之物者其字亦有譌當闕）遇司空馬門（鮑改遇爲過衍空字吳氏補曰字衍）趣甚疾（趣鮑本作趨）出誽門也（今本誽作諺乃誤涉鮑也誽鮑本作訮鮑改訮爲諺吳氏補曰未詳是也）必爲言之曰（言之鮑本作之言吳補一本言之）嗟嗞乎司空馬（今本嗞誤茲）又以爲司空馬逐於秦（鮑改爲爲謂）趙去司空馬而國亡（國亡鮑本作亡國吳補一本而國亡）而安其兵（鮑改安爲案丕烈案鮑改誤也高注卽其證矣）冠舞以其劍（冠鮑本無丕烈案齊策有冠舞其劍正同舞者帶字俗作帶而譌也）南使荆吳（鮑改吳爲齊吳氏正曰無考當從舊丕烈案韓詩外傳云昔吳楚燕代爲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是策文本如此）國之寶（此三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紂聞讒（鮑改聞爲聽）其鄙人之賈人也（吳氏補曰鄙下人字疑衍丕烈案吳說非也高注卽其證矣）知其可與立功（鮑功下補也字）乃可復使姚賈（鮑衍可字吳補一本無）

齊一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徐鮑本作余下同吳氏補曰徐詞余反正義云紀年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徐左氏作舒說文作郐丕烈案史記作徐徐州是也多誤徐者正義在孟嘗君列傳）而用申縳申縳者（縳鮑本作縛）大臣與（與上鮑補弗字丕烈案史記作大臣不附）夫齊削地（齊下鮑本有之字）楚王曰善（今本脫曰）

字君長有齊陰有字陰字鮑本無吳氏正曰一本君長有齊丕烈案韓子作君長有齊新序作君已有齊策文不同此有者當讀陰爲陸夫齊雖隆薛之城吳氏正曰按新

序作無齊雖隆云云是蓋夫無音譌又因上夫齊字混丕烈案吳說非也夫乃失字形近之譌韓子作君失齊淮南人間訓亦同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吳氏正曰也字當在覽下王

曰說五而厭之五鮑本作吾吳氏正曰王曰說吾有缺誤靖郭君善齊貌辨吳氏補曰按一本標云修文御覽北堂書鈔同丕烈案今在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八卷作昆辨吳引

姚校而以此十四字自注於古今人表下謂其同作昆也今刻本誤入正文吳本注中有注刻時多誤混讀者每不察附著於此令長子御御下鮑本有之字丕烈案呂氏春秋無威王薨

宣王立鮑改威爲宣宣爲閔吳氏有正丕烈案呂氏春秋作威宣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王鮑本不重曰子作子曰鮑改曰子吳氏補曰當作曰子丕烈案王字不重是也呂氏春

秋不重太平御覽引此亦不重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吳氏補曰呂氏春秋過頤豕視注顯豕不仁之人其說未詳丕烈案吳氏讀呂氏春秋誤也高彼注云過甚也太子不仁甚於顯豕

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讀豕句絕視下屬此文亦當同信卽倍字譌太平御覽引此作背是其證也吾獨謂先王何乎乎鮑本無丕烈案呂氏春秋有不得已而受受下鮑本

有之字丕烈案呂氏春秋無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靖郭君辭四字鮑本無丕烈案呂氏春秋無靖郭君辭不得六字爲是段干綸曰吳氏補曰史作朋後語作萌

夫魏氏。兼邯鄲鮑夫上補對曰二字吳氏補曰史有對曰二字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今本曰作甲鮑本作甲吳補一本甲作曰是田臣思曰吳氏補曰

索隱云策作田期思必別本也紀年謂之徐州子期卽田忌也丕烈案臣當是巨字譌巨期忌同字也說在嘉定錢先生大昕史記考異吳氏以爲別本者非是周策陳臣思同此韓自以專有齊吳補一本

國專鮑本無公孫閈謂鄒忌曰吳氏補曰閈史作閈丕烈案索隱云戰國策作公孫閈使彼罷弊於先弱吳氏補曰多於字是也臣請爲留楚吳補一本

爲下有君字留下有之楚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田鮑本無鄒忌以齊厚事楚鮑以上補必字吳氏補曰當有鈌字身體昳麗身體鮑本作而形頭君美

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公鮑本作君城北徐公今本徐誤齊問之客曰客曰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問之客曰一無客字能謗議於市朝議鮑本作

譏期年之後期鮑本作碁丕烈案此朞字譌耳頃之間鮑衍之字吳氏有正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今本脫之字誤重辭字王何不發將

發鮑本作廢吳補廢一本作發曷爲擊之爲下鮑本有而字秦軍大敗軍鮑本作兵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鮑改拜爲稱而埋馬棧之下吳氏
補曰後語馬屎之中吾使者章子將也鮑衍者字未敎而死吳氏補曰後語未敎嘗君曰何吊吊下鮑本有乎字足下豈如令衆令鮑本作全其
見恩德亦其大也德下鮑本有也字其作甚也作矣身退師今本身作乃鮑本作乃秦曾不出力吳氏補曰北山何先生標大事記云力一作刀丕烈案刀字是也此
形近之譌必表裏河鮑河下補山字丕烈案此表裏專就河言之與左氏傳下文迴不相涉鮑所補乃準彼謬甚矣齊地方二千里吳氏補曰史三千餘里下戶三男子
吳氏補曰史不下固以二十一萬矣今本以作已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已蹹踘者踘鮑本作鞠吳氏補曰蹹史作蹋丕烈案史記作鞠車轚擊鮑改轚爲轂吳氏正曰轚
者擊之譌說文轚車軎相擊也周禮舟車轚互穀梁傳轚者不得入釋文音計又古的反此章史作轂擊按秦策車轂擊馳說苑齊人好轂擊揚雄書辨者轂擊讀亦通丕烈案轚擊不誤轚者轂之別體字猶轂
字之別體作轚也轚擊同字不得疊見吳云轚者擊之譌其說非也秦策讀當以車轂擊爲一句馳言相結爲一句言下有語字者誤本也姚校云錢劉本無是矣使家敦而富志高而揚
吳氏補曰史作家殷人足志高氣揚丕烈案史記作殷與策文不同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之字以字鮑本無鮑補以字吳氏補曰史有以字丕烈案之史記有以亡隨其
後是故故鮑本作後改爲故吳氏補曰史故同丕烈案後乃因上譌耳至闈陽晉之道鮑改闈爲衞吳氏補曰史作衞是故恫疑虛揭鮑改揭爲喝吳氏補曰史作喝索隱
云亦作猲並呼合反高躍吳氏補曰史作驕矜亦已明矣已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深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是羣臣之計
過也今本計過誤過計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也字丕烈案史記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今本無臣作臣無鮑本作臣無丕烈案史記無臣臣固願大王之少
留計鮑改固爲故吳氏正曰策固故通丕烈案史記作臣是故寡人不敏吳補一本注晁本此下有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敎丕烈案史記有此十七字今主君吳氏
補曰主君稱蘇秦恐衍主字史作足下丕烈案吳說非也高注可證後策文楚魏韓燕皆云今主君史記韓魏楚同小司馬曰主君稱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褒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其字不
誤甚明吳失檢耳以趙王之敎詔之敎詔鮑本作詔告丕烈案史記作詔詔此策文當作敎詔高注可證齊王曰鮑齊上補說字吳氏補曰此處當有說字指摶關摶鮑本作

博吳氏補曰後語注云令兗州博城縣有古關是博關丕烈案史記作博三百於秦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里字

齊二　是天下以燕賜我也吳氏補曰下字衍一本無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遣鮑本作還吳氏補曰一本作遣是三十日而舉燕國吳氏補曰此齊宣王所謂五旬而舉之者大事記改三為五丕烈案此當各依本書改者非張儀聞之謂武王曰聞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作張儀懼謂乃因謂秦武王曰今齊王甚憎張儀鮑衍張字丕烈案史記無必舉兵而伐之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齊必舉兵而伐之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而伐梁梁王大恐吳氏補曰後語作魏襄王丕烈案史記作哀王恐史記之哀王世本謂之襄王後語依世本也此秦武元年魏襄九年寡人甚憎儀儀上鮑本有張字丕烈案史記無故儀願乞不肖身身上鮑本有之字丕烈案史記有犀首以梁為齊為鮑本作與衍非有怨於儀也也鮑本無是必與衍鬻吾國矣衍鮑本作儀吳補一本與衍

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鮑衍使字丕烈案讀以使字句史記云陳軫適為秦使齊是其證鮑誤王非置兩令尹也王鮑本作主引酒且飲之之鮑本無公以是為名居足矣鮑改居為亦吳氏正曰因下足字衍而誤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今本東作東鮑本作東秦攻趙長平今本攻誤破蘇秦謂齊王曰鮑改秦為子吳氏補曰字誤史作周子丕烈案此不與策文同而齊燕之計過矣鮑改燕為楚吳氏補曰史作楚丕烈案鮑改誤甚索隱引此文云而楚字皆作燕可見此文上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下則明日及齊楚矣三楚字皆本作燕不知者以史記改之耳且趙之於燕齊鮑改燕齊為齊楚吳氏補曰史作齊楚丕烈案此同上齒之有脣也齒上鮑本有猶字丕烈案史記有東有趙魏東下鮑本有北字及韓劫周割之鮑改割為害之下補後字吳氏補曰害割字恐有誤[illegible]今齊秦伐趙魏鮑齊下補應字吳氏補曰今齊下恐有缺字令齊入於秦吳氏補曰令恐亦今字齊安得救天下乎乎鮑本作於鮑於上補救字吳補一本有救字是下無於字非丕烈案吳說未是此猶魏策云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也救天下不誤

齊三　蘇秦謂薛公曰今本誤重曰字鮑本改秦為子吳氏補曰字誤下並同今君留太子者鮑太上補楚字因遣之之下鮑本有故曰可以請行也七字齊

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敢鮑本無）今勸太子者（鮑者上補去字吳補一本口口本有）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可下鮑本有以字）割地

固約者（固鮑本作因吳補一本固約）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以上鮑本有之字）有七孺子皆近（皆上鮑本有者字丕烈案韓子作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

蘇秦欲止之（今本秦作代乃誤涉鮑也鮑改秦爲代吳氏補曰字誤宜作代下同後語並作代丕烈案風俗通祀典引此文亦作秦鮑以史記孟嘗君列傳改爲代未是也李善注文選引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在此篇亦其證說苑載作客當是改也）孟嘗曰人事者（曰上鮑本有君字）今者臣來（者鮑本無丕烈案風俗通引作臣之來也說苑同）有土偶人與桃梗（吳氏正曰趙策蘇秦說李兌作土梗木梗史及說苑作土偶人木偶人）挺子以爲人（今本挺誤梃吳氏正曰藝文類聚及晁本作挺丕烈案風俗通引作挺此字當作挺挺挺同字形近而譌作挺耳說苑作挻亦誤字）將何如耳（何如鮑本作如何丕烈案風俗通引將何如矣）譬若虎口（若鮑本作如丕烈案風俗通引作若）

而孟嘗令人體貌（而孟嘗鮑本作孟嘗君丕烈案呂氏春秋作孟嘗君）而親郊迎之（親鮑本無丕烈案呂氏春秋有）未嘗不毀孟嘗君也（孟嘗君三字鮑本作之）董之繁菁（繁鮑本作蘩）君所以得爲長者以吾毀之者也（下者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以吾毀之者也者字恐是長者字下脫衍在此）豈得持言也（鮑改持爲待吳氏補曰持者待之譌得者待之譌衍）願聞先生有以補之闕者（之鮑本作文者下有也字）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者（鮑衍者字）

勝臀曰（吳氏補曰疑當在至字下）（鮑改勝爲滕臀爲臀吳氏補曰姚云恐作暂丕烈案姚校在上田暂下乃據高注吳誤以當此暂字亦有誤但所改未是）而內與夫人相愛（愛下鮑本有者字）願君以此從衛君遊於衛（鮑遊上補遊舍人三字）是人謂衛君曰（衛鮑本無）不聽臣若臣不肖也（吳氏補曰若疑者字譌）則不若魚鼈（鼈下鮑本有處字吳氏補曰或上據字譌而脫在此丕烈案此高注字之誤入正文者）曹沫之奮三尺之劍（鮑衍沫下之字）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戍鮑本作戍丕烈案吳氏音撫者非）公孫曰諾（鮑孫下補戍字）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吳氏補曰小國疑當作大國後語作五國蓋首句作出行五國也）誠說君之義（誠鮑本無）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吳氏補曰後語鳥同翼者聚飛獸同足者俱亡）譬若挹水於河（譬鮑本無）淳于

髡謂齊王曰謂鮑本作爲改爲謂吳氏補曰此書爲謂字通用謝將休士也也鮑本無魏取伊是是鮑本作氏丕烈案是氏同字伊是卽伊氏不知者乃改之故三國欲與秦壤界今本無欲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欲字吳氏補曰疑欲字卽故字而上衍故字故者舊也是也是也封衛之東野今本封誤刲兼魏之河南南鮑本作內故秦趙魏得齊者重鮑秦下補楚字吳氏補曰疊擧上文宜有楚丕烈案上文楚字在魏下福三國之君鮑改福爲覆覆爲軍吳氏補曰愚按福乃偪之譌偪義長

齊四

齊人有馮諼者諼鮑本作煖吳氏補曰卽諼故諼或作喧丕烈案史記作驩集解云復作煖鮑本當出此注也倚柱彈其劍吳氏補曰以下文例之疑當有缺字丕烈案此文三句各不同吳說未是比門下之客吳補一本比門下之魚客文倦於事事鮑本作是吳氏正曰一本是作事蓋因音而譌券徧合起矯命起鮑本作趁吳補一本趁作起孟嘗君不說曰諾不鮑本作乃吳補一本作不迎君道中中下鮑本有正曰二字鮑改正爲中吳補一本無此二字僅得免其死耳僅鮑本作今鮑改今爲僅今君有一窟窟鮑本無吳氏補曰史文稍異末無三窟之說爲勝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鮑改惠爲梁吳氏補曰史作秦王封書謝孟嘗君曰書下鮑本有一字吳補一本書下無一字則上當以封字句丕烈案封書連文吳說未是君不以使人先觀秦王今本以作如乃誤涉鮑也鮑改以爲如丕烈案呂氏春秋作若而欲媿之以辭媿鮑本作愧丕烈案呂氏春秋作醜媿卽醜字無鹽醜女武梁祠堂畫像作媿女是其證鮑本作愧者誤猶未敢以有難也猶鮑本作由改爲猶下猶可乎猶同吳氏補曰由猶通丕烈案呂氏春秋作猶下同而治可爲管商之師吳氏補曰而字疑衍治當屬下句或而字上有缺文丕烈案吳說未是呂氏春秋作能而能同字能致其今本其下有主霸王三字鮑本有丕烈案有者是也呂氏春秋作其能致主霸王

魯仲連謂孟嘗君好士也今本士下有未字乃誤涉鮑也鮑補未字鮑本君上有君曰二字吳補一本謂孟嘗好士也一本謂孟嘗君曰好士也丕烈案此讀以魯仲連謂孟嘗爲一句孟嘗卽孟嘗君也上文有君好士也四字別爲一句也邪同字與下君之好士也不相涉鮑誤用下補耳雍門養椒亦陽得子養鮑門下補子字吳氏有正丕烈案此多脫字但所補未是與之同之下之字鮑本無使文得二人者者鮑本無豈有騏麟騄耳哉今本麟作驎騏鮑本作麒皆衣縞紵衣鮑本無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怨下鮑本有於字

齊宣王見顏斶吳氏補曰春秋後語作王蠋丕烈案古今人表中上作顏歜其王斶別在後未

知後語何據乃以爲一人也亦曰王前可乎今本亦上有屬字鮑本有秦攻齊令曰曰鮑本無萬石簴今本簴誤虡鮑本作簴天下之士仁義皆來
役處仁義二字鮑本無來鮑本作爲吳氏補曰恐仁義字當在之士上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今本不上有無字鮑本有鮑改服求爲來服吳氏補曰求屬下句而百
無不親附今本百下有姓字鮑本有安可得而有乎哉乎鮑本作也以喜其爲名者鮑改以爲而吳氏補曰恐當作而則凶從之從上鮑本有必字
此皆幸樂其名華華鮑本無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形鮑本作刑改爲形吳氏補曰當作形古書字通至聖人明學今本無人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人字
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吳補一本作本歟無非字然夫璞不完夫鮑本作大非不得尊遂也得鮑本無則再拜而辭去也也鮑
本無鮑衍而字獨知足矣歸反撲獨上鮑本有曰字撲鮑本作璞鮑曰上補君子二字歸下補眞字吳氏正曰者隨既辭而又自言也上皆大璞不完以喻士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璞云云
文意甚明添字謬則終身不辱也也鮑本無先生王斗吳氏補曰一本標文樞鏡要作王升丕烈案升字當是也古今人表中上作王升今高士傳作王斗亦非昔先君桓
公所好者鮑者下補五字吳氏正曰一本標文樞鏡要有五字丕烈案有者當是也說苑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可爲證天子受籍鮑改受爲授吳氏補曰當作授字通借唯恐失
抎之失鮑本作夫王斗曰否否鮑本無是王不好士鮑改是爲而王駟已備矣鮑王下補之字世無東郭俊吳補一本作逡前有何以有民
以鮑本無下同是助王養其民也今本也上有者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者字此二士弗業今本弗誤不聞先生高議今本議誤誼吳氏補曰恐是義字嘗養
千鍾今本鍾誤鐘而富過畢也也鮑本作矣管燕吳氏正曰新序作燕相丕烈案新序當有誤田需對曰吳氏補曰說苑宗衛相齊罷歸召田饒等饒對亦與此合丕烈
案韓詩外傳云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此策文當有誤君不肯以所輕與士今本士誤亡蘇秦自燕之齊鮑改秦爲子吳氏補曰字誤丕烈案
史記作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華章南門華章鮑本作章華吳補一本作華章丕烈案史記作章華東門而患之所從生者微生鮑本作往吳補一本作生丕烈案史記作來
不如聽之以卒秦鮑改卒爲爲吳氏有正其於以收天下鮑衍其字丕烈案史記無其於二字蘇秦謂齊王曰鮑改秦爲子吳氏補曰字誤史作代丕烈案史

記無此句。吳以意言之耳。當在上。入此者非。孰與伐宋之利也鮑也下補對曰伐宋利五字。丕烈案。史記有王曰伐桀宋利。夫約然與秦爲帝吳氏補曰。史作夫約鈞然。言齊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然字。愚恐鈞約字譌。無然字。而以約與連下文讀爲是。丕烈案。史記夫約鈞句絕。然下屬。此當有誤。倍約儐秦吳氏補曰。擯儐賓古通用。儐多有。後放此。丕烈案。史記作賓。則衛之陽城危吳氏補曰。史作陽地。有陰平陸吳氏正曰。陰即陶。丕烈案。史記作陶。燕楚以形服形。鮑本作刑。丕烈案。史記作形。

戰國策札記

卷中

齊五　蘇秦說齊閔王曰今本秦作于乃誤涉鮑也鮑改秦爲子吳氏補曰此策舊爲蘇秦實誤前章代誤爲秦或遂以此爲代則亦不然一本無章首二字者是矣丕烈案吳說甚詳此最是今本乃反依鮑改致爲誤也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傳今本作傳鮑本作傳燒棘溝鮑改溝爲蒲吳氏補曰史趙世家作蒲黃城之墜也墜鮑本作隊棘溝之燒也今本棘溝誤倒兵弱而憎下人也鮑衍也字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鮑衍秦字吳氏有正則事以衆强鮑改事爲是適罷寡也鮑改適敵吳氏補曰敵適通兵必立也吳氏補曰疑有缺字莫如僅靜鮑改僅爲謹吳氏補曰字譌疑謹下同則擯禍朽腐鮑改擯禍爲稽積吳氏補曰改稽積亦是積稽此書多稽字幣帛矯蠹而不服矣而不服矣四字鮑本無吳氏正曰別本注矯一作撟下有而不服矣一句丕烈案此以矯爲槁字也作撟非强襲郢而棲越鮑衍强字麒驥之衰也今本麒作騏鮑本作騏筋骨力勁骨力鮑本作力骨有而案兵而後起鮑改上而字爲能吳氏補曰字或誤衍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而能同字策文多以而爲能如上文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下文而解此環不之屬是也則亡天下今本亡誤霸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齊燕鮑本作燕齊何也何則形同憂鮑衍下何字誠欲以伯王也爲志鮑衍也字則是路君之道也鮑路疑作露又疑作路寶吳氏正曰止是道之路丕烈案此皆非也路羸也下作露秦策用路字又用露字鄭箋詩串夷載路趙岐注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字同此君是軍字之誤下文是處中之計也句文相對下文又云軍出費中哭泣亦以軍與中相對可爲證莫不止事而奉王止鮑本作正尸死扶傷尸鮑本作屍鐶弦絕弦鮑本作絃官之所私出也官鮑本作宮丕烈案宮誤字也鮑所說全誤身窟穴今本窟誤屈丕烈案此以窟爲掘字連下中字讀者非呑兼二國兼鮑本作併而滅二子患也今本子下有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之字日者中山日鮑本作昔而敵萬乘

之國二敵鮑本作攻再戰北勝北鮑本作比可見於前事今本事下有矣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矣字吳氏補曰事下或有缺字非咎罪於人也吳氏補曰案呂春秋亦有樞罪於先王之語中者則善吳補一云劉作喜則察相不事吳氏補曰事下當有也字而爲利長者爲鮑本無比之堂上吳氏補曰比當作北諸本皆作比不知何故章末字同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今本末之字作乏鮑本作乏何以知其然鮑然下補也字吳氏補曰上文例宜有也字何以知其然矣今本矣作也乃誤涉鮑也鮑改矣爲也吳氏補曰上文例當作也其強而拔邯鄲今本其上有特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特字丕烈案此亦以而爲能字鮑補謬甚竟爲守備鮑改竟爲競吳氏補曰即上文境字也受西河之外受上鮑本有而字故曰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鮑衍曰字入於秦矣鮑入上補已字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吳氏補曰見上

齊六

有狐咺者今本咺誤暄吳氏補曰狐因狐字誤衍呂春秋貴直論狐援云云古今人表作狐爰丕烈案咺援爰皆聲之轉也

齊使向子將吳氏補曰呂春秋作觸子向子以輿一乘亡以鮑本無求所以償者今本償作賞乃誤涉鮑也鮑改償爲賞吳氏補曰呂春秋作賞丕烈案此以償爲賞字耳不當輒改王曰不知淖齒曰吳氏補曰三不知字春秋後語皆作知之通鑑從之

君王后太史氏女氏上鮑本有后字吳氏正曰後策正云太史氏襄王即位君王后以爲后鮑后上補立字吳氏補曰位下有缺字

淖齒亂齊國殺閔王鮑衍閔字吳氏正曰追書之辭唯莒即墨不下不鮑本作未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吳氏正曰自燕攻齊止殺騎劫二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止讒之十一字亦他本所無也丕烈案史記無燕攻齊至殺騎劫有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當是策文本與史記不同校者以史記文記其異同遂歸入也吳所說甚詳然仍多不可通者不若衍其歸入餘均依舊以存策文與史記之異說魯連乃書約之矢今本書上有爲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爲字丕烈案史記有勇士不怯死吳氏補曰史記作却丕烈案單本索隱是却字王震澤本是怯字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吳氏補曰一本云晁本無此二句而云此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丕烈案史記作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栗腹以百萬之衆百鮑本作十丕烈案史記作十今公又以弊聊之民弊聊鮑本作聊城吳補一本以敝聊丕烈案史

(記作般聊)能以見於天下矣(以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無此字)故為公計者(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世世稱孤寡(孤鮑本無吳補一本孤孤寡丕烈案史記無寡)

字而審處一也(吳氏補曰下無歷數之辭疑一字誤或衍丕烈案吳誤讀也指上所云二者史記作而審處一為可證)束縛桎桔(今本桔誤梏鮑本作梏)然而管子(而鮑

本無)并三行之過(吳補一本云并晁作棄丕烈案史記作兼)曹子以為遭(吳氏正曰遭字句史無此句)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吳氏補曰有天下有字恐誤史

作朝天下會諸侯朝天下謂率天下朝王也)因罷兵到讀而去(今本讀作櫝鮑改到讀為倒讀吳氏正曰未詳或誤字衍文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到即倒字又以讀為櫝字耳不當輒改)

齊以破燕(以鮑本作已)不早圖(圖下鮑本有之字)亦王之善已(今本已誤也)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曰(今本不空鮑本不空)

(舉在周上鮑衍舉字吳氏補曰此因與字誤衍在此丕烈案所空疑本有姚氏校語而刪去者)猶時攫公孫子之腓(猶鮑本作由一改為猶吳氏補曰由猶通一本作猶)而牧百姓

(牧鮑本收)王賜諸前(吳氏補曰一本王觴諸前恐賜乃觴之譌)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十

一字鮑本無尚作望)齊桓公得管夷吾(齊鮑本無)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先鮑本作乎)闔城陽而王(吳氏補曰春秋後語闔作舍)城陽天

下莫之能止(吳氏正曰城陽二字因上文衍)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山中鮑本作中山改為山中吳氏補曰當作山中)王乃曰單(今本單下復有單字乃誤)

(涉鮑也鮑補單字吳氏正曰與前連舉不同)田單將攻狄(今本狄誤翟)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吳氏補曰說苑攻狄不能下壘於梧丘齊景公田於梧丘地名也一本引北堂

書鈔同說苑無能字一本壘枯骨成丘通鑑從之各有不同一似梧丘義長)立則丈插(丈鮑本作杖)曰可往矣(今本可誤何)云曰尚矣(今本云曰作亡日鮑本作亡日丕烈案此

日字當作自云白者寬鬼之省文尚讀為儳郇說苑作之竄鬼喪矣也作亡日者非)因以為辭而攻之(而鮑本無)女無謀而嫁者(謀鮑本作媒)以故建立四十

有餘年(鮑衍四字吳氏正曰此要其終而言之建立字可見)秦始皇嘗使使者(上使字鮑本作遣鮑改始皇為昭王吳氏補曰字誤)君王后引椎(椎鮑本作錐)老婦

已亡矣(今本亡作忘鮑本亡作忘丕烈案趙策有此亡字)即墨大夫與雍門司馬諫而聽之(鮑改與為聞丕烈案此當作以為互易下文)則以為可可為謀

（鮑衍下可字丕烈案此當作與誤作以互易上文校者改作與因形近而叉譌爲可）帶甲數百萬（鮑改百作十）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鮑改百作十吳氏補曰通鑑作數下同丕烈案通鑑亦改耳）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今本無夫字鮑本作矣）齊以淖君之亂秦（鮑秦上補事字丕烈案鮑所補謬甚與下文全不合此有脫但未詳）是王之聽涓也（王鮑本無補楚字吳補一本此有王字）且夫涓來之辭（之辭鮑本無吳補一本此下有之辭二字）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來鮑本無）王卽欲以秦攻齊（攻鮑本無鮑補攻字吳補一本有攻字）

楚一

宋請中立齊急宋（吳氏補曰請字宜在急下殺脫於此中立豈待請邪）子象爲楚謂宋王曰（宋鮑本無鮑補宋字）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楚下鮑本有之字）五國約目伐齊（齊下鮑本有秦字鮑衍齊字）五國目破齊秦（齊鮑本無目作已）其心必懼我（我鮑本無）乃命大公事之韓（吳氏正曰一本大作太）一親王之所見也（王鮑本作主吳氏補曰親字疑當在見字上一本主作王）請悉楚國之衆也（鮑衍也字）目圖於齊（今本圖作圖乃誤涉鮑也鮑本作齊改爲圖吳氏補曰字譌當作圖上有圖楚）齊之反趙魏之後（上之字鮑本作人）

江一對曰（今本一作乙鮑本作乙）子無敢食我也（鮑氏補曰一本標十二國史春秋後語食我作敢我又云人臣見畏者君威也君不用而威亡矣注尹文于有丕烈案新序有此文作食我未有敢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王不如無救趙（王鮑本作里改爲王）恐楚之攻其後（後下鮑本有也字）且魏令兵以深割趙（深鮑本無吳補一本以深割趙）目居魏知之（目鮑本作臣）君無咫尺之地（鮑改地爲功）王過舉而已（已鮑本作色鮑改而爲以吳氏正曰一本而已按已以通色已字類恐當作而以色爲文）是目嬖女不敝席（女鮑本作色）而無目深自結於王（深鮑本無）旌旗蔽日（日鮑本作天）兕虎嗥之聲（今本兕誤兕）有狂兕牂車（今本牂作牂乃誤涉鮑也鮑改牂爲牂）依輪而至（今本依誤衣）壹發而殪（壹鮑本作一）安陵君泣數行（行下鮑本有下字）乃封壇爲安陵君（吳氏正曰按說苑作安陵纏藝文類聚同壇纏字有譌丕烈案說苑在權謀姚校所云新序作纏卽其誤新序無此文壇纏同字古今人表中下有安陵纏師古曰纏卽纏字可爲證）故令請其宅（令下鮑本有人字）客因爲之謂昭奚恤

曰（爲之謂三字鮑本作謂之鮑改謂爲請）曰謂而不得（謂鮑本作請）非故如何也（故鮑本無）三人偶行（鮑改三爲二吳氏補曰二字恐有誤）楚目弱新城圍之（鮑改圍爲圖）蒲反平陽（反鮑本作坂丕烈案蒲反蒲阪也見漢書地理志）故楚王何不目新城爲主郡也（鮑衍楚字）乃爲具駟馬乘車（爲下鮑本有王字鮑衍王字）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楚下鮑本有盡字鮑衍盡字吳氏補曰贐也字通借）楚王果以新城爲主郡（城鮑本作成改爲城吳氏補曰當作城從改文）然而不死（鮑改然爲幸）王且予之五大夫（且予鮑本作曰與吳氏補一本作且與）得賞無功也（得鮑本作是改爲得）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此十六字鮑本無）楚王問於范環曰（吳氏補曰環史作蜎丕烈案索隱曰戰國策云作蠉也此蝝字當是蠉字誤小司馬以徐廣云一作蝝而云然也蠉蜎同字環作環耳韓子作千象不與此同）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吳氏補曰上蔡史俱作下蔡丕烈案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史皆云史擧上蔡監門）大不如事君（鮑改如爲知丕烈案韓子無此字史記作爲下句同）且王嘗用滑於越（今本滑上有召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召字吳氏補曰史作召滑丕烈案韓子有邵字滑卽召滑不當補李善注文選過秦論召滑引韓子史記而不引策策本無召字其明證也賈誼新書作召滑秦本紀作昭滑後策作卓滑趙策作淖滑召昭卓淖聲之轉）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胡鮑本作湖吳氏正曰察瀨湖史作塞厲門地皆未詳恐有誤字察作塞勝丕烈案徐廣曰一作瀨胡厲瀨同字胡門形相近也）若公孫郝者可（吳氏補曰史作向壽丕烈案韓子云不如相共立一云公子赫）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吳氏補曰陘見秦策汾陘乃韓此句有誤四字連郇陽讀亦不順史作陘塞是丕烈案徐廣云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與大王之賢（與鮑本無吳補一本與大王丕烈案史記有）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鮑改南爲西丕烈案史記作西）故爲王至計（王至鮑本作大王丕烈案史記作大王）則無及已（已鮑本作矣丕烈案史記作已）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衛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趙代良馬橐他（他鮑本作駞丕烈案史記作駞）臣竊爲大王不取也（臣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不可與深謀（與深謀三字鮑本復有丕烈案史記復有）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今本今誤令危誤亡）四塞以爲固（四塞二字鮑本無吳補別本有四塞字史同此脫）韓之上地不通（吳氏補曰後語作上黨地丕烈案史記作上地）不費馬汗之勞（今本馬汗作汗馬鮑本作汗馬）

丕烈案。史記作汗馬。則從竟陵已東已。鮑本作以。丕烈案。史記作則從境以東。此臣之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上之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以攻諸侯者吳氏補曰。史作攻齊趙。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吳補。一本無謀字。丕烈案。史記有。興師襲秦此四字。鮑本無。吳補。諸本有此四字。丕烈案。史記作興兵襲秦。必開扃天下之匈鮑改開爲關。吳氏補曰。史同。按諸本多作開。或作大開。不若關義長。丕烈案。史記作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此當是策文作必扃天下之匈。開關字皆所記史記異文而誤入者。關扃同義。出走入齊走。鮑本作奔。丕烈案。史記作走。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爲。鮑本作謂。丕烈案。史記作爲。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大王二字。鮑本無。

無昭睢陳軫睢。鮑本作過。逐昭睢陳軫睢。鮑本作過。有人謂昭睢曰睢。鮑本作過。丕烈案。三睢字皆作過者爲是。下文三君字皆稱過也。故下文云是昭睢之言不信也。若謂睢何得云睹。可爲明證。作睢者相涉致誤耳。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爭。鮑本無。周是列縣畜我也鮑周下補曰字。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主。鮑本作王。是楚自行不如周今本行作待。乃誤涉鮑也。鮑改行爲待。吳氏補曰。當是待字。請爲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四字。鮑本不重。不足知之矣足下。鮑本有以字。有斷脰決腹今本脰誤頭。下同。壹瞑壹。鮑本作一。下同。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此十二字。鮑本無。亦有不爲爵勸有。鮑本無。鮑補有字。緇帛之衣以朝今本帛誤布。無一月之積今本月作日。乃誤涉鮑也。鮑改月爲日。四封不侵侵。鮑本作廉。吳補。一本四封不侵。兩御之間夫卒交也今本御作軍。乃誤涉鮑。御。鮑本無。鮑補軍字。嗟乎子乎下。鮑本有注云。一本子作予。楚國亡之月至矣月。鮑本作日。社稷其爲庶幾乎爲。鮑本無。棼冒勃蘇曰吳氏補曰。棼冒卽蚡冒。勃蘇。包胥。聲近。豈蚡冒之裔歟。丕烈案。吳說本困學紀聞。是也。申包胥爲蚡冒氏。猶鬬子文之言若敖氏。臣非異楚使新造盩吳氏正曰。新造盩似言始搆難今降戾之云。當有譌舛。或在吳字下。秦王顧令不起今本不作之。乃誤涉鮑也。鮑改不爲之。吳氏補曰。字誤。或衍。子滿與子虎吳字補曰。子滿。左傳子蒲。蒙穀給鬬於宮唐之上今本給作結。鮑本作結。多與存國相若今本國誤田。餘豈悉無君乎悉。鮑本作患。吳氏補曰。餘當作余。至今無冒吳氏正曰。一本無位。章聞之鮑改章爲華。吳氏補曰。當作華。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章當是子華之名。上文如華。姚校云。孫本作章。是其證。

其臣抉拾抉。鮑本作決。

楚二　秦恐必不求地吳氏正曰。秦字。疑當作齊。是也。王欲昭雎之乘秦也也。鮑本無。請爲公令辛戎謂王曰鮑改辛爲芊。吳氏補曰。當作芊。昭侯不欲侯。鮑本作雎。而令天下今本下下有利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利字。吳氏正曰。謂以相弊令於天下使知。丕烈案。令乃全字之誤。吳說亦未是。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吳氏正曰。一本無害字。是。丕烈案。此因上文割字而誤衍。害割同字。佳翫麗好翫習音者鮑衍上翫字。吳補。一本無。勢爲王妻以臨于楚鮑勢下補必字。吳氏補曰。此下疑有缺字。丕烈案。鮑吳皆非。此無缺。讀以八字爲一句。微要靳尚而刺之刺。鮑本作殺。必不敢倍盟鮑盟下補背盟二字。吳氏補曰。宜復有背盟二字。請追而問傳今本追作退。乃誤涉鮑也。鮑改追爲退。吳氏補曰。退字誤。王墳墓今本王作主。鮑本作主。女阿謂蘇子曰吳氏補曰。疑此乃齊策蘇子說薛公章脫簡。首女阿一字。又他章錯脫。又說薛公策末。欠蘇子自解於薛公一節。此爲蘇子自解於太子也。疑亦有差舛。丕烈案。吳說誤。女阿者。太子之阿。內則所謂可者。與齊策不相涉。太子復請善於蘇子善。鮑本無。

楚三　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今本以下有與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與字。吳氏補曰。此下有缺文。賢之事其主也賢下鮑本有臣字。蘇秦之楚三日吳氏補曰。一本標後語。十二國史皆作三年。乃得見乎王吳氏正曰。一本標題要。引百葉書鈔作宣王。是王令困也令。鮑本作今。舍人怒而歸而下鮑本有欲字。子待我爲子見楚王上子字。鮑本無。寡人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今本之上有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見字。吳氏補曰。此當有見字。丕烈案。鮑吳皆非。此無缺。讀以十字爲一句。天下關閉不通關閉。鮑本作閉關。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也。鮑本無。楚王因收昭雎楚。鮑本無。横親之不合也鮑改横爲從。丕烈案。鮑改誤甚。此横親指秦韓魏也。必善二人者者下鮑本有二人二字。鮑人下補者字。韓亦不從韓。鮑本作王。惠子爲儀者來今本者來作來者。乃誤涉鮑也。鮑改爲來者。儀必德王儀。鮑本作今。吳補。本儀。乃奉惠子今本脫乃字。楚得其利得。鮑本作將。鮑改爲得。吳氏補曰。當作得。東有越纍鮑改纍爲累。吳氏正曰。此書纍累通。陳軫告楚之魏今本告作去。乃誤涉鮑也。鮑改告爲去。吳氏補曰。恐當作去。寡人聞韓侈鮑改侈爲朋。唐且見春申君曰鮑改且爲雎。而天下

爲勇吳氏補曰爲當作謂夫梟棊之所以能爲者鮑改能爲作爲能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吳氏補曰當云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

楚四　舊患有成今本舊作舊鮑本作舊其似惡聞君王之臭君鮑本無丕烈案韓子無而交絕於后也於鮑本作立吳補一本立作於然則

不買五雙珥吳氏補曰不買上宜有何字襄王流揜於城陽鮑改城爲成方將調鉛膠絲今本鉛作飴乃誤涉鮑也鮑改鉛爲飴吳氏補曰鉛當作飴一本標膠或作糅丕烈案新序作膠絲竿蜻蛉其小者也六字鮑本無丕烈案新序有俯噣白粒吳補一本噣作囑丕烈案新序作啄㠯其類爲招吳補一本標後語云以其頸爲的的或爲招丕烈案類字形近之誤也李善注詠懷詩引作以其頸爲的的招同義齊策所謂今夫鵠的魏策所謂兵爲招質者也俯噣鱔鯉鮑改鱔爲鰋丕烈案新序作鱣鯉方將脩其莽廬今本莽作薄乃誤涉鮑也鮑改莽爲薄吳氏正曰下文磻即薄此不當復有附弓把中恐是此字形聲譌丕烈案莽當讀爲蒲左氏所謂堇澤之蒲也新序作脩其防弱不與此同治其繒繳今本繒作矰乃誤涉鮑也鮑改繒爲矰吳氏正曰繒通見三輔黃圖丕烈案新序是繒字被礛磻鮑改礛爲劉吳氏有正丕烈案新序作揭微波波磻同字蔡聖侯之事因是以鮑改聖爲靈吳氏補曰聖當作靈或者古通稱歟下同丕烈案吳說非見下新序作蔡侯詠懷詩注引作蔡聖侯因是已延叔堅戰[illegible]策[illegible]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事也依此當讀以下字句絕連下蔡侯者誤上下句盡同方受命乎宣王鮑改宣爲靈吳氏補曰宣當作靈丕烈案吳氏說非新序作宣此策文本作聖侯宣王非春秋蔡靈侯楚靈王事子[illegible]事楚宣高誘注淮南子有其證輩從鄢陵君今本輩作輦鮑本作輦吳氏補曰鄢陵新序作新安而戴方府之金今本戴作載鮑本作載不知夫穰侯不上鮑本有而字丕烈案新序無與淮北之地也也鮑本無吳氏補曰與淮北云云句上有缺文新序曰身體悼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爲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後語云而與謀秦復取淮北之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鮑新字疑衍令辛戎告楚曰鮑改辛爲芊吳氏補曰當作芊武王㠯鄗鮑改鄗爲鎬吳氏正曰鎬通君籍之㠯百里勢鮑勢上補之字丕烈案韓詩外傳有昔伊尹尹鮑本無鮑補尹字吳氏補曰鈌尹字丕烈案外傳有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吳補一本此下有古無虛諺四字丕烈案外傳無韓子有而攻莊公請與分國莊公二字鮑補復有丕烈案韓子作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未至絞纓射股今本絞纓誤纓絞丕烈案韓子及外傳皆作絞頸不知佩兮佩鮑本作倖丕烈案荀子外傳

習作僞。禕佩與絲今本絲誤縣。丕烈案。荀子外傳皆作錦。閭姝子奢吳氏補曰。荀子作閭娵。丕烈案。外傳作閭娵子都。姝娵奢都皆同字。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
也吳氏補曰。按詩曰以下荀子無之。二句乃菀柳之辭。神詩作蹈。也詩作焉。丕烈案。詩曰以下外傳有之。神作蹈。也作焉。考此必韓氏詩作神作也。與毛氏詩作蹈作焉不同。今外傳有誤字。臣爲王
引弓虛發而下鳥王。鮑本作君。鳴悲者今本鳴悲誤倒。而驚心未至也今本至作去。鮑本作去。吳補一本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
也音引二字。鮑本作者音烈三字。吳補一本無者字。烈作引。其義爲是。者音之誤而衍也。烈引之謂也。丕烈案。烈者裂之誤。當本在瘡字下。云故瘡裂而隕也。各本皆有錯脫。汗明憱焉曰鮑改
憱爲蹙。吳氏補曰。卽䁥。今君一時而知臣時。鮑本作旦。服鹽車鹽。鮑本作鑑。改爲鹽。吳氏補曰。字譌。當作鹽。漉汁灑地鮑改汁爲汗。吳氏有正。中阪中。鮑本作
外。遷延負轅今本轅作棘。鮑本作棘。不能上不上。鮑本有而字。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吳氏補曰。此聲字宜衍。君獨無意湔拔僕也今本援作
祓。鮑本作祓。丕烈案。祓誤也。李善引作拂。拂援同字。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吳氏補曰。一本標云。類要高鳴作長鳴。李善注廣絕交論曰。蒯拂使其長鳴。引長策云。彼亦各貴
其故所親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兄弟誠立吳氏補曰。兄上恐亦當有王字。上文。丕烈案。史記無。吳說未是。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吳氏補曰。後語
云。江東十二縣之封。朱英謂春申君曰吳氏正曰。後語云。觀人朱英。注。觀地在河北平原。史觀津人朱英。丕烈案。見後魏策。勿復言已已。鮑本作也。臣聞之春秋吳氏
補曰。此二字恐因下文衍。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鮑後下補王字。邵公奭奭。鮑本作奭。而趙怒深怒。鮑本作怨。吳補一本趙怒深。楚君雖欲攻燕鮑改
君爲軍。今爲馬多力爲。鮑本作謂。丕烈案。楚策作謂。則豈楚之任也我鮑改我爲哉。丕烈案。楚策作哉。敝楚見強魏也見。鮑本作是。
趙一城下不沉者三板鮑改下爲之。吳氏補曰。誤衍。或是之字。郄疵謂知伯曰吳氏補曰。郄。刺黎切。孫本作郄。說文作絺。以其人事知之夫從
韓魏之兵夫。鮑本作矣。吳補一本作夫兵。鮑本作君。無憙志憙。鮑本作喜。夫三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鮑改三爲二。吳氏補曰。愚下恐當有必字。丕烈案。吳說未
是。好利而鷙復來請地吳氏補曰。韓子作鷙愎。君其與之與之彼狃與之。鮑本不重。丕烈案。韓子復有。魏宣子欲勿與鮑改宣爲桓。吳氏補曰。韓

子說苑亦並作宣恐桓字譌下同請蔡皐狼之地鮑改蔡為藺吳氏補曰恐名偶同漢志西河郡有皐狼縣又有藺縣或藺字譌丕烈案韓子作蔡知伯因陰結韓魏因鮑本無丕烈案韓子有簡主之才臣也才鮑本作子吳補一本作丕烈案韓子作主而尹澤循之尹鮑本作君吳氏補曰一本尹澤大事記謂澤字誤韓子國語作尹鐸丕烈案澤鐸同字耳乃使延陵王今本王作君乃誤涉鮑也鮑改王為君吳氏正曰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合將云云淺儀王氏謂鮑失考皆以狄蒿苦楚廧之其高至丈餘今本苦作楛之下有有楛二字狄鮑本作荻丕烈案韓子作皆以荻蒿楛楚廧之有楛高至于丈此苦字當作苦卽韓子之楛字韓子有楛二字依此策文當衍今本反依之添入誤也君曰足矣足上鮑本有矣字丕烈案韓子作吾箭已足矣城力盡鮑改城為財丕烈案韓子作財麁中而少親麤鮑本作纍丕烈案韓子作纍與之期曰夜曰鮑本無丕烈案韓子有作日旦暮當拔之之鮑本無丕烈案韓子有康子之謀臣曰段規鮑康上補韓字吳氏補曰恐缺韓字丕烈案韓子有曰夜期殺守堤之吏曰鮑本作日丕烈案韓子作至於期日之夜知伯軍救水而亂軍鮑本無鮑補軍字丕烈案韓子有廣封疆廣鮑本作廟吳補一本廟作廣是發五百鮑改百為霸吳氏補曰卽伯古通丕烈案此策文多不可通當闕約兩主勢能制臣今本無兩字乃誤涉鮑也鮑衍兩字吳氏補曰恐字有誤臣願捐功名捐鮑本作損吳補一本作捐之能美吳氏補曰外紀之作而丕烈案此外紀改耳臣下不使者何如今本何如誤如何韓魏齊燕鮑改燕為楚吳氏補曰下文有楚無燕必有一誤負親以謀趙吳氏正曰恐負親字衍或上有缺文復來而今諸侯吳氏正曰復來字恐舛誤在上當云而今諸侯復來句似順孰謀我今本無孰字乃誤涉鮑也鮑衍孰字吳氏補曰孰為我謀而將其頭吳氏補曰史漆其頭而往乞吳氏補曰史作行丕烈案史記作行乞於市與此策文多不同也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吳氏補曰無字下恐有缺字豫讓伏所當過橋下所當二字鮑本作以吳補一本伏所當過丕烈案史記作所當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范鮑本無鮑補范字丕烈案史記有嗟乎豫子鮑衍子字丕烈案史記有豫子之為知伯豫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亦以足矣以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已君前已寬舍臣今本已誤以乃使使者今本者下誤衍者字彼將知矣利之也矣鮑本作趙吳氏補曰疑有舛誤丕烈案韓子有此事云彼將知君利之也趙字當是吳氏失考也秦韓圍梁鮑衍韓字吳氏有正蘇秦說李兌曰鮑改秦為

于丕烈案吳氏補曰字誤下同非也又曰太史公所謂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其此類邪是也策文本如此

雒陽乘軒車 吳氏補曰一本乘軒里既曰乘軒車而下又云無罷車驚馬則此作軒里字爲是丕烈案史記正義引策云蘇秦洛陽軒里之人也則張守節所見本是里字可證一本之善也

蘇秦 鮑改秦爲某丕烈案鮑誤甚策文無作某之例

贏縢負書擔橐 橐鮑本作囊鮑改贏爲羸吳氏正曰說見秦策

越漳河 鮑改漳河爲河漳吳氏補曰凡言漳河河漳者以漳入河相連也此下又有漳河字

若以人之事 之鮑本無

壞沮乃復歸士 沮鮑本作阻丕烈案阻字誤

乃我請君塞兩耳 塞上鮑本有堅字

明月之珠 今本月誤日

黃金百鎰 鎰鮑本作溢改爲鎰

且以伐齊 吳氏正曰按策多爲韓言乃趙將擊韓而厲爲韓止之者其問事實皆明爲韓而首云伐齊爲齊殊不合決有誤而史一切以韓爲齊抑馬遷所改歟丕烈案吳說是也策文本皆作韓或以史記齊字亂之

蘇秦爲齊上書 鮑改秦爲厲吳氏補曰史作厲

風雨時至 至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時雨至

衆人喜之 喜鮑本作善吳補一本喜之丕烈案史記作善

以秦爲愛趙而憎韓 吳氏補曰兩憎韓及以韓爲餌之韓史並作齊丕烈案見上

故微韓以貳之 今本微下有伐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伐字吳氏補曰微下有缺文史作故徵兵於韓以威之

議秦以謀計 吳氏正曰一本議以爲秦計謀

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 今本恃作是乃誤涉鮑也鮑改恃爲是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與策文不同

今燕盡韓之河南 吳氏補曰史作燕盡齊之北地

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 吳氏補曰史作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

坐羊唐之上 鮑改唐爲腸丕烈案因史記有羊腸之西而改耳此多不同未是也

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 今本魯作踰乃誤涉鮑也鮑改魯爲踰吳氏補曰字義未詳丕烈案史記作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

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 今本吾作遇乃誤涉鮑也鮑改吾爲遇吳氏正曰當作逆曲逆史注中牟曲遇非此所指按齊策權之難章云燕戰勝兵罷趙可取唐曲逆唐即唐縣曲逆蒲陰縣並屬中山此曲下必逆字也一本止作唐曲亦誤丕烈案吾逆聲之轉也當存舊史記無之唐曲吾四字文不同

此代馬胡駒不東 吳氏補曰胡駒史作胡犬

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 今本國作與乃誤涉鮑也鮑改國爲與丕烈案史記作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

昔者五國之王 昔者二字鮑本無

韓乃西師 鮑改韓爲齊下並同吳氏正曰鮑專據史文輒改大不然也

反溫枳高平於魏 鮑改枳爲軹

反三公什清於趙 吳氏正曰三公二字有誤史云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巠分先俞於趙丕烈案徐廣注云一作王公即出於此當

各依本文吳氏專以張守節說爲據未是也夫韓事趙今本韓上有齊字乃誤涉鮑也鮑改韓爲齊今本兩存尤誤之甚者也宜正爲上交今本無正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今乃以抵罪取伐抵鮑本作邸丕烈案史記作抵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取自必也者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事王者之云云丕烈案史記有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爲得鮑收下補齊字丕烈案史記作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韓危社稷以事王鮑危上補齊字改韓爲齊讀上屬丕烈案鮑讀誤也史記作齊拖社稷以厚事王史記齊韓此文韓不得上屬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鮑改韓爲齊丕烈案吳氏有正曰上史記作王以天下營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此策文有誤字衛楚正鮑改衛爲燕正爲僻丕烈案鮑依後公孫衍說文也一軍臨熒陽熒鮑本作榮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韓鮑本無鮑補韓字鮑改陽城疑當作成陽丕烈案鮑以爲秦本紀昭十七年城陽君入朝者今考集解索隱無說正義亦不以爲韓鮑所說殊無據其繆多此類告上黨之守靳黈曰今本黈作黈乃誤涉鮑也鮑改黈爲黈丕烈案此字有誤但所改未是韓不能有今本有作支鮑本作支使陽言之太守吳氏補曰索隱云漢景時始稱太守太者衍字愚按史文止一稱太守故索隱云然此策凡五言之決非衍當時已有此稱矣而臣太守今本太誤失丕烈案此吳所數之一不得改去亦其猜焉鮑改亦其爲其亦今有城市之邑七十吳氏補曰史作十七下同召平原君鮑改原爲陽吳氏補曰原當作陽丕烈案史記作召平陽君約白起傳趙孝成王召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者非今馮亭令使者今本今誤令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臣聞二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今坐而得城鮑城下補七十二字吳氏補曰史此有十七二字太守有詔今本太上有告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告字丕烈案史記無此句策文本如此不誤上述馮亭所云也下文使臣勝謂曰方是告馮亭鮑補誤甚馮亭垂涕而勉曰鮑改勉爲免吳氏補曰此書勉免通丕烈案此以勉爲俛字也吳說未是令公孫起王齕吳氏補曰公孫起卽白起史王齕非鉆秦將有桓齮此恐訛舛丕烈案吳說非也白起傳曰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稗將秦始皇紀王齮麃公等徐廣注一作齕索隱曰王齮卽王齕昭王二十九年代大夫陵伐趙者六國表秦莊襄王三年王齮擊上黨徐廣亦注一作齕是王齮卽王齕其證甚明與桓齮迥不相涉吳偶失考也王震澤本索隱齕作騎單本并删去王齕二字皆誤吾所苦夫鐵鉆然鮑改鉆爲銛吳氏有正丕烈案吳氏正以爲蓋字與錯同者亦非也聞諸金壇段先生玉裁云鉆與櫼同說文楔也

其說得之矣。下文自入而出夫人者為一句，言楔入而木出也。故云謂臣為鐵鉆者。秦入言其人自入而出，臣有似於楔也者。無有謂臣為鐵鉆者乎鮑改謂為為。韓欲有宜陽有鮑本作存。涉孟之讎然者何也吳氏補曰涉孟之讎四字未詳。然者下章亦有此文法。當至也字句。丕烈案下章在平原君請馮忌見彼下。秦分齊齊亡魏鮑改分為合。吳氏正曰語不可解且疑有外誤。當是分齊亡魏而衍秦齊二字。丕烈案吳說是也。上文則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卽其事。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為知哉鮑之下補與字。吳氏補曰之字疑當在無功下。或謂皮相國曰或鮑本無。魏殺呂遼而衛兵吳氏補曰後章作呂遺，未知孰是。亡其北陽北鮑本作比。吳氏正曰一本比作北。而齊危鮑改齊為趙。吳氏有正。三晉倍之憂也吳氏正曰倍疑信字譌衍。不計而構構鮑本作搆，改為講。而遣之曰今本而誤之。毋發屋室

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也鮑本無。吳氏補曰一本知文也一本標衡覽發作歷，謹作僅。此天下之所明也吳氏補曰明下疑有知字。此天下之所明見也今本此誤而。是何楚之知今本楚作秦，乃誤涉鮑也。鮑改楚為秦。吳氏補曰當作秦。惟綵亡之鮑改亡為忘。丕烈案此以亡為忘字耳。

必入於秦有謀故殺使之趙今本秦下復有秦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秦字，改殺為發。丕烈案此讀有謀連下，以有為又字也。鮑補於謀字句，誤甚。割挈馬兔吳補一本作免。下同。梁不待伐矣鮑衍矣字。秦禍案攘於趙矣攘於鮑本作環中。吳氏正曰愚以攘卽移字譌，當作移於。丕烈案吳說未是。楊倞荀子注引作攘字。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鮑入下補秦字。丕烈案此讀入句絕。魏策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又曰楚王不入，皆可為證。鮑補誤也。願王之熟計之也急吳補一本無急字，是。

南戎韓梁之西邊戎鮑本作伐，下有山戎翟三字，西作惡。鮑改翟為戎，惡為西。吳補一本作戎，一本作西。卬而多求地鮑衍卬字。吳氏補曰字誤衍。丕烈案此與上文卽多割，卽卬二字皆有誤，但衍者未是。

趙二

臣故敢獻其愚效愚忠獻鮑本作進，無效愚二字。丕烈案史作進其愚慮。此策文當是獻其愚下脫慮字，效愚三字別為句。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吳氏補曰史作請別白黑所以異。按索隱引策作白言。丕烈案此曰卽白之譌。趙地方二千里二鮑本作三。丕烈案史記作二千餘里。必入臣韓魏

臣於秦（韓魏臣三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禍中於趙矣（中上鮑本有必字丕烈案史記有）秦破必矣（秦鮑本無鮑補秦字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有）今見破於秦（此五字鮑本無鮑補今字吳補一本今見破於秦丕烈案史記有今字無見破於秦四字）與秦成則高臺（鮑臺下補榭字吳氏補曰史作臺樹）聽竽瑟之音（竽下鮑本有笙芩二字吳補一本無丕烈案史記無）恐猲諸侯（鮑改猲爲喝吳氏正曰猲喝通見齊策此章史作愒）六國從親以償畔秦（今本親誤國丕烈案此句償字當是因下句而衍史記無）六國從親以擯秦（鮑改擯爲償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賓）蘇子爲謂秦王曰（爲鮑本無）而世不妬其業（妬鮑本作姤改爲妬吳氏補曰譌）聖主之制也（主鮑本作王）趙怒必於其己邑（鮑改趙怒爲怒趙吳氏補曰當作怒趙丕烈案此有誤字）然而四輪之國也（今本輪作輪鮑本作輪吳氏正引姚本作四[illegible]丕烈案作輪者姚別本）故微之爲著者强（吳氏補曰故下當有缺字以下文推之可見）夫齊威宣（宣下鮑本有者字）國富而用民（鮑改用民爲民用）後富韓威魏（鮑改富爲破吳氏補曰字因下誤疑爲逼）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殽塞之上十年（塞鮑本作函鮑秦下補秦字吳氏補曰宜復有秦字）而齊爲虛戾（吳氏補曰後策亦有社稷爲虛戾之語莊于國爲虛厲釋文李云外而無後爲厲恐此戾即厲也）臣以從一不可成也（以下鮑本有爲字）今臣有患於世（臣鮑本作人）忘其惛懵（忘鮑本作亡）是以三國之兵困（鮑以下補知字吳氏補曰此下或有缺文）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出鮑本作去鮑改爲出吳氏補曰疑出字丕烈案史記作出）行於天下山東（吳補一本無山東字丕烈案史記作行於山東）今宣君（鮑改宣爲寡吳氏補曰宣字譌當作寡）有微甲鈍兵（鮑改微爲敝吳氏補曰史作敝）熒惑諸侯（鮑熒上補秦字吳氏補曰史有蘇秦字）而韓魏稱爲東蕃之臣（爲鮑本作於蕃作藩之臣二字無吳氏補曰一本東藩之臣史同丕烈案史記作爲）臣切爲大王計（鮑改切爲竊丕烈案史記作竊）於是乃以車三百乘（三鮑本作二）計胡狄之利乎（乎鮑本無）動有明古先世之功（動下鮑補而字）今吾欲繼襄主之業（主鮑本作王丕烈案王誤也史記作主）必被庶人之恐（吳氏補曰一本標恐劉作怨丕烈案史記作任鷙民之怨）則胡服之功（功鮑本作攻丕烈案攻誤也史記作功）然後胡地中山（地鮑本作服鮑改爲地鮑氏補曰地史同）吾必有之（吾鮑本作我丕烈案史記作吾）事有所出功有所止（吳氏補曰互出止字據史文）然後

德且見也（且。鮑本作可。）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吳氏補曰。叔字疑衍。丕烈案。吳說非也。史記有。）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募。鮑本作慕。丕烈案。史記作慕。）今卿之

萬物財用之所聚也（用。鮑本作貨。丕烈案。史記作用。）被髮文身（鮑氏補曰。被字史作翦。）錯臂左衽（吳氏補曰。錯或祖字譌。丕烈案。吳說未是。史記作錯。）

所言者（今本卿誤鄉。丕烈案。史記作叔。）以備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鮑改其爲燕。吳氏補曰。史作燕。又正曰。參。史作三。因音而譌也。據上文則參當作東字譌。）而襄

王兼戎取代（王。鮑本作主。丕烈案。主字是也。史記作主。）敢道世俗之間（間。鮑本作聞。吳補。一本聞作間。與下文同。丕烈案。史記作聞。）臣敢不聽今（今。鮑本作令。丕

烈案。令字是也。史記作命。）農夫勞而君子養焉（鮑勞下補力字。吳氏正曰。勞下恐有缺字。）慮無惡擾（惡。鮑本作變。）修法無愆（修。鮑本作脩。鮑改脩爲循。吳氏補曰。此下

文兩有循法字。爲循無疑。）子言世俗之間（子。鮑本作卿。）反此兩者（鮑改反爲有。）先聖之明刑（聖。鮑本作王。）竭意不諱（諱。鮑本作讓。吳補。一本讓作諱。）脩

禮無邪（吳氏補曰。商君傳作循。）宓戲神農（宓戲。鮑本作伏羲。丕烈案。史記作虙戲。）故禮世不必一其道（必。鮑本無。吳氏補曰。宜從商君傳作治世。丕烈案。史記作禮也

不必一道。）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服下。鮑本有謂字。吳氏補曰。史進退之節。衣服之制。無兩謂字。接下文爲是。）不盡於馬之（於。鮑本無。下不達於事之變同。丕烈案。史

記無。）詩云服難以勇（鮑改詩爲諺。）失而累（今本而下有不字。乃誤涉鮑也。鮑改失爲佚。吳氏有正。而下補不字。吳氏補曰。以下句例之。此恐缺不字。）以傅王乎（今本乎作于。乃

誤涉鮑也。鮑改乎爲子。吳氏補曰。乎當作子。）隱中不竭（竭。鮑本作謁。吳氏補曰。不謁一作不竭。中一作忠。郎。趙造語。）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鮑王下補之字。）以事寡人

者畢矣（鮑以上補所字。）具帶（今本具作且。吳氏補曰。淮南子云。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此以具作貝。漢書佞幸傳。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注。以貝飾帶。）以傅王子也（也。鮑

本無。）以待今日（今本今日作令甲。鮑本作令日。）所以昭後而期遠也（鮑改昭爲詔。）今子以官府之籍（今本今誤令。）非子所知（知。鮑本作智。）

絕五徑之險（陘。鮑本作徑。丕烈案。此當是陘之假借耳。）至榆中辟地千里（榆。鮑本作胡。吳氏補曰。胡中。一本榆中。世家二十年。王西略胡地。至榆中。又曰。一本標春秋後語注

戰國策云。武靈王遊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上。今缺。姑記以廣異聞。丕烈案。所標姚氏列遺逸有之。見後附錄。）

趙三

趙惠文王三十年吳氏正曰。惠文三十年。正趙奢破秦軍閼與後一歲。畢未至趙也。疑三十年下有缺文。相都平君田單鮑改都平爲平都。吳氏有正。馬服曰曰上鮑有君字。丕烈案。馬服即馬服君也。後有。夫吳干之劍吳氏補曰。荀子注引吳干將。是薄柱擊石之類也類。鮑本作謂。吳補。一本之謂作之類。雖夫毋脊之厚鮑改毋爲無。吳氏補曰。無通。丕烈案。吳補亦未是也。下句乃以無爲毋。雖字屬此句讀。連上者非。兼有是兩者兩。鮑本作二。無鈞罕鐔蒙須之便今本鈞作鈎。鮑本作鈎。罕。鮑本作罕。鮑改罕爲罕。吳氏正曰。一本作罕。是。下罕同。罕即罕字。鍔同。君無十餘吳氏補曰。恐即上文萬字。丕烈案。吳說未是也。此不當改。能具數十萬之兵鮑能上補不字。吳氏有正。趙使机郝之秦鮑改机郝爲仇赫。丕烈案。東周策有仇赫之相宋。鮑所據也。此文史記作仇液。秦隱曰。戰國策作杌郝。蓋一人而記別也。考後策有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又有令仇郝相宋。即此。机者杌之別體。於仇爲同字。郝赫液聲之轉也。宋突謂机郝曰吳氏正曰。史作宋公。索隱引策云宋交。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也。鮑本無。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鮑成下補以德禝子事成六字。吳氏補曰。史此下有以德樓子事成六字。恐策有缺文。以易藺離石祁於趙今本趙作秦。乃誤涉鮑也。鮑改趙爲秦。令衛胡易吳氏補曰。秦紀中更胡傷。丕烈案。易當作易。易傷同字。則伐秦者趙也鮑則下補不字。吳氏補曰。則下宜有不字。齊無而西今本而作不。乃誤鮑也。鮑改而爲不。吳氏補曰。字譌。或上文有誤。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鮑衍秦字。改構爲講。吳氏補曰。恐構衍。是我以王因饒中山鮑改王因爲三國。吳氏補曰。當作三國。字譌。我分兵而孤樂中山鮑衍樂字。吳氏補曰。字誤。或衍。中山必亡亡。鮑本作之。吳補。一本之作亡。是。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辱。鮑本作厚。丕烈案。厚字誤。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者上鮑本有然字。以。鮑本無。丕烈案。然者上有。且東而辭應侯吳氏正曰。說苑載此以爲公子牟謂穰侯。臣固且有效於君固。鮑本作故。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講。鮑本作構。改爲講。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鮑衍人字。丕烈案。史記新序無。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吳氏補曰。史及新序並作二人。是上文八字乃人字之譌。丕烈案。吳說非也。史記新序二人皆二八之譌。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之字。鮑本不重。丕烈案。史記作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新序有兩是字。無兩之字。此當必上脫一之字。秦既解邯

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鮑衍此二十四字吳氏補曰比二十四字脫簡誤在此史以爲此章首者此策實非邯鄲圍解後事也丕烈案史
記以此篇列後秦趙戰長平趙不勝篇之下首有此二十四字此下至其勢必無趙矣樓緩盡爲趙郝刂於前下接趙計未定至此飾說也下接王必無與至末新序亦如此考此乃策文先後本不與史記同或
就此間標史記文而誤入正文遂致與趙計未定上文複出吳氏以爲脫簡者非是當刪此二十四字其餘次序仍策文之舊王曰秦之攻我也今本攻誤伐王又以虞卿之
言告樓緩吳氏正曰史云趙郝新序同止其勢必無趙矣丕烈案此策文與史記不同策無趙郝新序出史記說見上誠知秦力之不至今本誠下有不字之下有所字乃誤涉鮑
也鮑補不字改不爲所丕烈案史記新序作誠知秦力之所不至啓關通敝今本敝作幣乃誤涉鮑也鮑改敝爲幣吳氏補曰當作幣丕烈案新序作幣史記作弊王以樓緩之言
告虞卿曰鮑卿下補虞卿二字吳氏補曰史此下復有虞卿字丕烈案新序有而不至失六城鮑改而爲亦丕烈案史記作終不失新序作亦不失我以五城收天下
鮑改五爲六吳氏正曰此五城與後五城路齊得王五城之五且當從本文丕烈案史記作六城新序作五縣考此當策文作城史記作縣新序出史記今本史記城縣錯出新序後二處亦作六城皆有誤則
是弃前貴今本貴作資乃誤涉鮑也鮑改貴爲資吳氏補曰恐作資史作功丕烈案新序作功以益愈強之秦鮑衍愈字吳氏補曰新序同史作益強然有愈字亦通故曰此
飾說也王必勿與吳氏補曰接此飾說二字與前相應則文有亂脫無疑丕烈案說見上天下之賀戰者鮑戰下補勝字吳氏補曰史有勝字丕烈案新序有則必盡
任於秦矣盡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有平原君之力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也字公孫龍聞之聞鮑本無鮑補聞字吳氏補曰史有以親故鮑親下補也字
吳氏正曰故句史作親戚故也趙不勝亡一都尉不勝二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有尉復死復鮑本作係吳氏補曰復史同丕烈案新序作係徐廣注史記云復一作係
而爲媾鮑改媾爲講丕烈案史記作媾新序作構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新鮑本作辛丕烈案史記作新此涉之而誤也下文盡作辛前與齊湣王湣鮑本作閔丕
烈案史記作湣此涉之而誤也齊策作閔今齊湣王已益弱已鮑本無鮑衍閔王字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今齊湣王已益弱而不能去能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魏王使
將軍使下鮑本有客字丕烈案史記有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召上鮑本有爲字丕烈案史記作請爲紹介東國有魯連先生吳補一本先生者丕烈案史記

有吾視居北圍城之中者今本北作此鮑本作此丕烈案此字是也史記作此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此鮑本作若改爲此吳氏補曰若疑居字譌衍史作此無

亦可彼秦者弃禮義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鮑改矣爲耳吳氏補曰史作耳齊楚則固助之矣則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然

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鮑然下補則字丕烈案史記無然字凡古言然與今言然則同鮑補誤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之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故拘之

於牖里之車車鮑本作庫丕烈案史記作庫而欲舍之死舍鮑本作令丕烈案史記作令維子曰子安取禮維上鮑本有夷字丕烈案史記有納于筦鍵

鮑衍于字吳氏補曰史衍疑無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退鮑本在聽下吳補一本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史同退上有乃字俱據萬乘之國此六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

賭其一戰而勝今本賭作睹鮑本作睹丕烈案睹字是也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吳氏補曰史無兩謂字適會魏公子無忌

魏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所貴於天下之士者所鮑本作此改爲所吳氏補曰史作所至翻也翻鮑本作黏吳補黏一本作翻前漳滏今本滏作釜丕烈案此誤涉魏策釜

字耳嘗抑強齊四十餘年鮑改齊爲秦吳氏有正子南方之傳士也傳鮑本作博何足問今本問誤間故不受也鮑改受爲愛丕烈案受堯天下

也鮑改誤甚持丘之環鮑持下云脫一字丕烈案非也持丘不可考二字與上隋侯爲對文時宿於野吳氏補曰一本標作特丕烈案特字當是特宿謂獨宿王非戰國守

圉之具圉鮑本作圍其將何以當之將鮑本無工見客來也因辟辟鮑本作避先生不知寡人不肖鮑改生爲王秦當時適其鋒

鮑改適爲避吳氏補曰適恐當作避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適即敵字此以車爲喻或鋒字有誤臣恐秦折王之椅也鮑改椅爲輢丕烈案此以椅爲輢字耳衞靈公近雍

疽雍鮑本作雝吳氏補曰宜屬上下章丕烈案此公于牟引衞事以告王宜連上衞靈公未入戰國也復塗偵謂君曰吳氏補曰韓非子亦有此文而稍異云侏儒善假夢以見主道恐此復塗

偵字或侏儒之譌然彼以雝疽爲雍鉏則誤也丕烈案雍鉏即雍疽吳以爲誤未是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鮑君下補君字吳氏正曰當有缺字或曰君字或君字丕烈案鮑補

吳正皆非也此謂建信句絕君下屬建信即建信君也上有建信者安能以無功惡秦哉可證厚任葺以事能重責之鮑改能爲而吳氏正曰能字句天下合從合鮑本作公吳

補一本公作合魏殺呂遺今本遺作遂乃誤涉鮑也鮑改遺爲遂吳氏補曰上章作遂未知孰是而天下交之吳氏補曰交下當有缺字卽上章衞兵之事君唯釋虛僞
疾文信猶且知之也今本信下有侯字疾鮑本作侯鮑改釋爲飾吳氏正曰一本侯作疾亦難通疑侯字當在文信下殺亂上文從僞字句意明丕烈案吳說未是此以疾字句文信卽文信
侯也上有文信不得志可證卒斷紂之頭鮑本斷作斬魏魀鮑改魀爲魋吳氏補曰一本標或作魁楚辭九魁北斗星名
趙四　使臣與復丑此五字鮑本無吳氏補曰其文未詳恐他簡脫誤坐而天下致名寶鮑改寶爲實成其私者也非然或其私三字非然二字鮑
本無而取行於王者也於王二字鮑本無臣以爲齊致尊名於王鮑衍爲字故天下盡重王無齊王下鮑本復有重王二字鮑衍重字以無
齊之故重王鮑衍之字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鮑補燕下韓字非知不足也也鮑本無徐乃摉趙以伐宋鮑改摉爲援而陰構於
秦鮑改構爲講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鮑謂上補人字吳氏正曰恐謂之齊上有缺文當是人姓名秦逐李兌秦鮑本作齊抱陰成負蒿葛薛
薛鮑本作薛改爲孽吳氏正曰按魏策抱葛薛陰成據此文則蒿字因葛而誤衍西邑皆魏地趙世家遇於葛孽則知此文薛字誤也丕烈案薛卽孽字也以爲趙蔽以鮑本無今又以何
陽今本何作河鮑本作河以便取陰吳氏正曰按史■■■封陶徐廣曰陶一作■■■■■曰陰必亡史作陶邑必亡魏策陰啓史作陶■■■云陶陰字一易惑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者誤是
直以■字誤此說是也劉歆七略云古文■■以[illegible]是陰然則陰之爲陶信矣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鮑本作知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吳氏正曰
下有若字如王若用不成語當以王字句丕烈案吳說未是此如若二字當衍其一齊甲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甲鮑本無吳補一本齊甲韓呡處於趙鮑改呡爲
珉吳氏正曰珉呡未知孰誤且當各依本文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疑下鮑本有於字鮑改固爲願吳氏補曰此下恐當有是字丕烈案此當是疑下有於字錯在乎下其怨於
趙吳氏正曰於趙下有缺文或其怨於趙句因下文衍丕烈案吳說非也此其字乃甚之誤四字爲一句臣願王之曰聞魏鮑改曰爲亟吳氏補曰一本作重是願王之陰重
趙重鮑本作曰改爲重吳氏補曰上例字當作重五國事趙五鮑本作三交定然後王擇焉然鮑本作而李兌乃謂齊王曰吳氏正曰李兌二字必誤下云使公

孫衍說奉陽君即述上文令公孫衍說李兌也其下豈得爲兌言乎又後有循燕觀趙語以爲兌言則不通丕烈案吳氏定奉陽君爲李兌其說最確元和顧氏廣圻曰此下皆當爲蘇代謂齊王語當爲李兌下有缺文也說詳其所著思適齋筆記封不可不早定也鮑早上補可字燕楚辟鮑改辟爲僻丕烈案辟僻同字鮑改非得大齊鮑改得爲德吳氏補曰得字譌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以鮑本作已吳改食爲貪吳氏補曰恐貪字譌姑待已此四字鮑本無趙欲搆於秦鮑改搆爲講吳氏正曰本文惟堅約而講君必無講二處作講字今當悉從舊臣以爲足下以鮑本作已天下散而事秦事鮑本作爭注云事一作爭則君無患矣則鮑本無若不得已而必搆吳氏正曰疑此句已字誤上句得陰而搆此句當云不得陰而必搆乃順願得趙鮑願上補五國二字與韓氏大吏東免鮑改免爲勉吳氏補曰勉即免通齊王必無召呡也召鮑本作名改字爲禁吳氏正曰燕策必不反韓呡今召之矣此名字當作召無疑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今本與下有國字鮑本有而賓之鮑改賓爲擯吳氏補曰擯通必有踦重者矣鮑改踦爲綺吳氏正曰公羊傳踦閭說苑切踦即倚字義皆訓偏後合與踦重者吳氏補曰後合即上復合丕烈案後乃復形近之譌耳天下爭秦有六舉吳氏補曰爭秦一本此下皆作事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鮑衍內字吳氏正曰三晉非負海也恐負字因下文衍秦王內韓珉於齊珉鮑本作呡改爲珉王賁韓他之曹鮑改曹爲楚吳氏正曰曹輩也下有皆字文勢宜然五國必無楚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又鮑本無三疆三親今本疆作彊鮑本作强抱安邑而信秦信鮑本作倍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下六字鮑本無韓之太原絕今本絕上誤衍之字下軹道軹鮑本作咫改爲軹南陽高伐魏絕韓今本高作而乃誤涉鮑也鮑改高爲而吳氏補曰疑字有誤國破曹屈今本曹作財乃誤涉鮑也鮑改曹爲財吳補一本作財是以攻齊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今本救下有之而二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二字吳氏正曰一本無救字救即敝字譌衍惡公子牟夷寅然鮑改寅爲宋然下補之字吳氏正曰寅然上下有缺誤虞卿請趙王曰請鮑本作謂范座也座鮑本作痤吳氏補曰一本作座史與此同丕烈案古今人表中下亦作座夫殺無罪范座座薄故也鮑衍下座字吳氏補曰字衍則主必爲天下咲矣今本主作王鮑本作王不若以生人市使也鮑改使爲便吳氏補曰史無故魏之免相望

也鮑衍望字吳氏補曰史無夫國內無用臣內鮑本無吳補一本國內令盧高唐平原陵地城邑市五十七邑市鮑本作市邑鮑改令爲合乃割濟

東三令城市邑五十七鮑三下補城字改令爲合此夫子與敵國戰子鮑本作予吳氏補曰字誤國咼無人甚也也鮑本作哉吳補一本此作甚也

僕主幸以聽僕也以鮑本作已其於奢不然奢下鮑本有也字夏軍也縣釜而炊今本夏作是乃誤涉鮑也鮑改夏爲是吳氏補曰未詳恐上下文有缺誤

得三城也也鮑本無宋突謂仇郝曰鮑改郝爲赫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埊鮑改埊爲地吳氏有正馮忌吳補一本忌作惎秦三以虞卿

爲言三鮑本作王吳氏正曰一本秦三以以下文一以字推之當是三字誤馮忌接手免首今本免作俛乃誤涉鮑也鮑改免爲俛吳氏補曰此書俛通言而不稱師

而鮑本作是陰移而授天下傳授鮑本作受丕烈案受字是也傳譁同字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下五字鮑本無鮑衍趙王曰三字吳補一本有未得相馬之

工也相鮑本作買吳補一本相馬今治天下舉錯非也治鮑本作將燕郭之法吳氏補曰一本標劉本作郭偃之法晉掌卜大夫郭偃乃卜偃也便辟左右

之近者近者二字鮑本作人吳補一本之近者是能得之乎內乎鮑本作於趙王使往賀往鮑本無若使有罪使下鮑本有者字請奉而西行

之曰鮑衍西字吳氏補曰疑西字譌或衍親寡君之母弟也今本脫之字衣服使之便於體鮑衍使字膳啗使之嗛於口使鮑本無而騏驎不

至騏驎鮑本作麒麟受其弊今本弊作幣鮑本作幣其鮑本無韓魏以友之鮑衍以字茅爲姚賈今本舉茅作茅舉乃誤涉鮑也鮑改舉茅爲茅舉而折韓魏

招之鮑改招之爲招令仇郝相宋鮑改郝爲赫吳氏補曰郝卽赫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今本禽作合乃誤涉鮑也鮑改禽爲合魏上補齊字吳氏正曰楚王禽以

下有缺誤世鈞爲之今本世作泄乃誤涉鮑也鮑改世爲泄吳氏補曰史作泄丕烈案世泄同字韓非子云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楊倞注荀子引作泄姬可證也鮑改誤必以長安君

爲質今本長誤趙左師觸讋吳氏補曰史作讋按說苑魯哀公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讋以別之丕烈案吳說非也當作讋古今人表中下云左師

觸龍卽此言字本下屬願見讀誤合二字爲一史記云觸龍言願見不誤願見太后太后盛氣太后鮑本不重吳氏補曰史復有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

謝曰吳氏補曰史云胥之入入徐趨而坐胥字當是丕烈案入字句而恐太后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太后鮑本不重吳氏補曰史復有和於身也太后曰也太后三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願令得補黑衣之數得鮑本無吳氏補曰數史作缺願令一本願得丕烈案史記作願得以衞王宮沒死以聞宮鮑本作宮丕烈案史記作宮吳氏補曰沒史作昧太后笑曰笑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吳氏補曰一本標媼一本作太后太后稱媼非也春秋後語並作太后丕烈案吳說非也史記並作媼考高祖紀云母曰劉媼漢書孟康注引此又云禮樂志地神曰媼媼母別名也最爲得之小司馬云近有人云母溫氏此不達媼字義耳其所云[illegible]固泗水亭長古碑必出贋造不然固既云爾何其撰漢書乃仍云媼也祝曰必勿使反今本祝誤甚趙主之子孫侯者主鮑本作王丕烈案史記作主老婦不聞也吳氏補曰史此下有曰字豈人主之子孫孫鮑本作侯吳補一本作孫丕烈案史記作侯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君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而封之以膏腴之地上之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趙使李牧司馬尙禦之禦鮑本作御改爲禦吳氏補曰禦通使趙葱葱鮑本作葱吳補一本葱作思注一作怱丕烈案世家作怱列傳作葱及顏冣今本冣誤最丕烈案史記世家列傳皆作聚聚冣同字也後三月鮑改三爲五吳氏補曰據司空馬云云則當作五丕烈案鮑改吳補皆誤也列傳亦云後三月不得專據秦策殺趙軍吳氏補曰史作趙葱

魏一知伯必憍鮑改憍爲驕丕烈案韓子作驕憍即驕字下文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疑本亦是憍字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今本質下有一資三小字乃以鮑作記於旁而誤入也鮑改質爲資吳氏補曰當音致與之以地猶貿也丕烈案吳說亦非是質的也下卷兵爲招質與此合義吳氏以爲招質未詳非也韓子有此文亦作質又存韓篇有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之語皆可互證也因索蔡皋梁於趙鮑改梁作狼吳氏補曰趙策作狼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以鮑本作已吳補一本以丕烈案韓子作以文侯曰子往矣吳補一本子往子往矣有之夫鄉邑老者夫鮑本作矣吳補一本夫驪牛之黃也鮑改驪爲犛吳氏有正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吳氏正曰通鑑無兩則字恐則乃明字譌衍丕烈案此不誤吳說非是豈不亦信固哉豈字鮑本無王鍾侍王曰鮑改下王字爲坐是危也是下鮑本有重字丕烈案有者

當是左彭蠡之波鮑左下補有字吳氏有正文山在其南鮑改文爲汶吳氏補曰文未詳丕烈案文山即汶山見管子國語又韓詩外傳云岐山在北岐字譌汶夫夏桀之國鮑衍夫字廬睪在其北廬鮑本作盧吳補一本廬而右漳釜鮑改釜爲滏吳氏補曰滏通借城非不高也鮑本無也撓棟而不辟者今本撓揀作揀撓鮑本作撓棟前脈形埶之險阻今本形埶作埶形鮑本作地形陳汝南有許今本無南有二字丕烈案吳氏補曰恐衍者非也又曰汝恐連下南字汝南郡也而下衍有字者是也史記正作陳汝南許可證今本誤依吳前一說而輒删耳東有淮潁今本潁作穎丕烈案史記作潁煑棗海鹽海鹽二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此二字卷衍燕酸棗吳氏補曰衍燕酸棗見秦策史無燕字按張儀說魏亦云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埊名雖小埊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然橫人謀王今本謀作誶乃誤涉鮑也鮑改謀爲誶吳氏有正天下之賢主也今本主作王丕烈案史記作王蒼頭二千萬千鮑本作十丕烈案十字是也史記亦作十今乃劫於辟臣之說今本辟作羣鮑本作羣丕烈案史記作羣蓋不與策文同以求外交求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緆緆夳何夳鮑本作若鮑改緆爲蔓吳氏正曰蔓緆字通用丕烈案史記作蔓蔓夳何考此所引周書四句乃和寤解文吳氏以爲案語非也今本周書作蔓蔓若何粟糧漕庾今以漕庾誤糟庾夫親昆弟今本昆本誤兄取晉陽吳氏補曰史誤陽晉則從道絕從道絕從道三字鮑本不重吳補一本有史同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以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言鮑本作然丕烈案史記作然詳策文當讀衆字句絕多言下囂多言謂囂也史記不與策文同鮑本誤魏之兵南面而伐鮑南上補患字吳氏正曰史作悉秦甲出而東東下鮑本有伐字丕烈案史記有約一國而反成而封侯之基今本而反成而作而成反而取乃誤涉鮑也鮑本作成反補取字丕烈案考史記云而成封侯可見取字係臆補而今本又誤依之也盱夷盱鮑本作盱吳補一本盱作盱丕烈案史記孟荀列傳有盱子作盱亦可通爲董慶謂田嬰曰爲董慶三字鮑本無蘇秦拘於魏今本秦作代乃誤涉鮑也鮑改秦爲代吳氏補曰燕策及史作代欲走而之韓今本韓上有齊字乃誤涉鮑也鮑改韓爲齊丕烈案今本并存齊韓二字誤甚矣而得宋埊也也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本秦作代吳氏補曰燕策及史作子下同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鮑衍也字丕烈案史記無天下無憂吳補一本標一作變丕烈案史記作無變何爲飲

食而無事無事必來鮑衍無事必來四字。吳氏補曰。四字恐因下文衍。丕烈案。史記作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此當有誤。魏王使李從吳氏補曰。軫傳以李從爲田需。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今本十誤千。魏王止其行使今本無使字。鮑本無行字。丕烈案。二字當複衍其一。令四國屬以事今本令作今。鮑本作今。丕烈案。今字是也。爲求壞楚也甚力之今本無之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之字。丕烈案。楚策無。左華謂陳軫曰吳氏補曰。楚策作左爽。公不如儀之言爲資今本如下有以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以字。吳氏補曰。如下宜有以字。楚策有。是也。令魏王召而相之今本令誤今。來將悟之鮑改悟爲倍。吳氏補曰。字誤。丕烈案。此以悟爲圖云耳。鄭彊出秦曰應爲知鮑本曰作日。子果無之魏今本果作東。鮑本作東。重家而已家。鮑本作嫁。丕烈案。嫁字當是。而羣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而。鮑本作亡。吳氏正曰。下文有。丕烈案。亡字當是。此不與下句同。秦策。趙策。韓策。皆有此字。可證也。是有其半塞也有。鮑本作其有。所謂劫主者主。鮑本作王。丕烈案。王字誤。韓子作主。可證。張子儀以秦相魏鮑衍子字。若不勝魏鮑衍魏字。乃遽解攻於魏遽。鮑本作遂。張儀以合秦魏矣以。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已。欲得梁梁下。鮑本有也字。丕烈案。史記有。公叔以爲信信。鮑本作然。丕烈案。史記作便。以下楚楚趙必聽之楚字。鮑本不重。鮑衍趙字。吳氏有正。是王失謀於楚趙趙。鮑本無。而樹怨而於齊秦也今本無下而字。乃誤涉鮑也。鮑衍而字。吳氏補曰。疑衍。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吳氏正曰。此句不可解。恐韓王字當在令下。而衍一以字。謂公仲令韓王以饑故賞賜近河外之民。尺楚人。鮑改尺爲斥。吳氏補曰。未詳。遽於草下草。鮑本作革。吳氏補曰。遽未詳。恐有訣誤。革疑華。徐州之役徐。鮑本作徐。吳氏補曰。見齊策。齊楚必戰楚。鮑本無。吳補。一本有。楚戰勝齊敗鮑衍敗字。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令下。鮑本有之字。丕烈案。有者當是。此讀趙字句絕。王重以下別爲句。犀首期齊王至之曰今本曰作日。鮑本作日。間齊行以百金今本行下有人字。乃誤涉鮑也。鮑行下補人字。吳氏正曰。行以百金。猶云行賂金於某。是王謀三國也也今本也字不重。鮑本無。丕烈案。下也字當是已字之誤。輒刪者未是。三國之不相信齊王之遇今本不相作相不。乃誤涉鮑也。鮑改不相爲相不。吳氏補曰。字殺次當作相不。曰和成曰。鮑本無。吳補曰。一本有。固有秦重和吳補。一本標孫本無和字。丕烈案。無者是也。與

其相田繻不善鮑改繻爲需、吳氏補曰、卽繻、

戰國策札記

卷下

魏二 令公又言有難以懼之有鮑本無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首鮑本不重鮑補下二字田需從中敗君今本君作臣吳補一本標君一作臣又作之毋謂天下何吳補一本標云有外之字丕烈案有者當是此讀外之毋謂天下何七字爲一句與下內之爲對文涉今吾爲子外之而脫身相於韓此下鮑本連吳補一本別爲一章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吳氏補曰滲樂詳丕烈案此當作操樂形近之譌也言國病甚鮑所說非而使於事而下鮑本有國字吳補一本而便於事王曰善今本善誤然衍請因令王請鮑本無韓氏因圍菑今本菑作蕃鮑改蕃爲黃吳氏補曰未詳一本作菑若戰而勝而鮑本無葬於楚山之尾吳氏補曰呂氏春秋作葬於渦水之尾後云天故使明水見之初學記引一作渦山論衡作滑山丕烈案初學記引四字乃吳氏自注語吳本注中有注今刻本多誤說已見齊策於是出而爲之張於朝於鮑本無丕烈案呂氏春秋論衡作張朝而因又說文王之義因又鮑本作又因丕烈案呂氏春秋作因有斯之不爲逆者者鮑本無既已得埊矣矣鮑本無而竊爲王悲鮑改悲爲患又必且曰王以求埊以鮑本作必鮑改曰爲刼丕烈案曰當作因形近之譌也鮑改非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鮑衍曰字丕烈案謂當作講曰當作因形近之譌也以更索於王更鮑本作東吳補一本更其次堅約而詳講吳氏補曰詳佯通史多有與國無相離也今本離作離鮑本作離吳補離一本作離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再鮑本作冉鮑改孰爲熟吳氏補曰卽熟丕烈案此當讀秦權重爲一句魏冉明爲一句魏字誤複孰字亦有誤是字屬下句讀鮑吳皆非也故又爲足下傷秦者鮑改又爲作有謂吳氏補曰又有通丕烈案爲當作去聲讀鮑所改誤甚令足下鬻之今本令誤令鮑令上補無字改足爲天吳氏補曰令上當有缺誤而東夷之民不起今本起作赴乃誤涉鮑也鮑改起作赴以燕伐秦鮑燕下補齊字丕烈案上文云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

燕字逗乃總下二句故此云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下云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以見其能使燕忘齊為讎國之意耳鮑讀之不審乃以燕齊二字為連文說秦兄弟之交也云燕齊與秦遂於此補齊字其誤甚矣吳氏不正亦非）韓呡（鮑改岷為珉）周㝡（今本㝡誤最）周韓餘（吳氏補曰韓餘疑即趙策韓徐周韓之間有脫字不然衍周字）為徒從而下之（吳氏補曰恐徒從字譌衍丕烈案吳說未是當云徒為從而下之徒但也從合從）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今本虔誤伐鮑改欲為次丕烈案上策文云扮之請挾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挾符之約者臣也扮當作初形近之譌也二句是一事上云初下云交自為對文鮑不審乃并改之此姚讀扮博幻切吳讀撫吻反皆未是）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鮑改勸為權吳氏補曰恐作權上有）魏文子（鮑衍魏字吳氏正曰提魏事也）田需（今本田誤曰）周宵（宵鮑本作霄）楚王聞之（鮑衍楚王聞之四字吳氏補曰四字恐因下文衍）施因令人（人鮑本作之）客謂公子理之傳曰（傳鮑本作傳丕烈案傳字是也）田朌宿將也（今本朌作盼鮑本作盼）王聽公子公子不封（今本不作必鮑本作必）則不如因變服（因鮑本作固）而畢秦楚（畢鮑本作甲）此其暴於戾定矣（於鮑本無）惠施為韓魏交（今本為誤謂鮑改韓為齊）君其為梁王（今本君作若鮑本作若吳補一本君其為考下文是丕烈案史記作君）必不使相也（鮑下補王曰然則寡人孰相八字吳氏正曰史有此八字按此乃蘇代謂昭魚為王而設為王之辭無此固可也丕烈案史亦設詳但不必與策文同耳）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固相也（皆鮑本作不吳補一本作皆以史同）忠不必當當不必忠（當鮑本作黨）今臣願大王陳臣之愚意（鮑願下補為字吳氏補曰願下有缺字）此魏王之所以不安也（以鮑本無）則趙之謀者必曰（鮑改趙為魏吳氏有正）趙安而我危也（安鮑本作亡）大王欲完魏之交（魏鮑本無鮑補魏字）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主鮑本作王丕烈案王字是也）魏信以韓魏事秦（鮑衍韓字吳氏補曰疑衍丕烈案此韓當作輔形近之譌也）今我講難於秦（今本講作搆乃誤涉鮑也鮑改講為搆吳氏補曰宜從搆讀）主患於中（主鮑本作生）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其過鮑本作過其）則是大王垂拱之割埊（之鮑本作多）秦楚攻魏圍皮氏（魏鮑本無吳補一本攻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鮑衍也字改矣為也吳氏正曰下章有此句法丕烈案下卷策文云魏王之懼也見亡吳據此也）必舍於秦（舍鮑本作合）必效城埊於王（今本效誤攻）願王察之矣（鮑改矣為

也。

請魯君舉觴吳氏補曰：李善注文選引北堂書鈔，皆作舉觴。丕烈案：此七啓注。易牙乃煎敖燔炙今本敖作熬，乃誤涉鮑也。鮑改敖爲熬。吳氏補曰：熬，古字通。楚王登強臺吳氏補曰：說苑楚昭王欲之荊臺。後漢邊讓遊章華臺賦：息於荊臺之上。荊臺即章華也。淮南子云：昭王曰：吾聞子樂於強臺。丕烈案：荊、強聲之轉也。而望崩山吳氏補曰：說苑南望獵山。遊章華臺賦：南眺巫山之阿。淮南子南望料山。丕烈案：獵、料聲之轉也。以臨彷徨吳氏補曰：說苑下臨方淮。遊章華臺賦：前方淮之水。淮南子以臨方皇。丕烈案：二淮字皆當作湟，形近之譌也。徨、皇、湟同字耳。

魏三

秦趙約而伐魏趙約，鮑本作約趙。寡人固刑弗有也鮑改刑爲形。吳氏補曰：此書刑、形字通。今郊鄴者今本郊作効，乃誤涉鮑也。鮑改郊作効。吳氏補曰：當從上文。丕烈案：作效自是，但與姚氏校語矛盾也。臣聞明王不胥中而行今本胥作背，乃誤涉鮑也。鮑本作胥，改胥爲背。吳補：一本作胥。俱未詳。長羊鮑改羊爲平。吳氏補曰：地未詳，或字誤。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之，鮑本無。擭地必遠矣鮑本必下有不字。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鮑本無有意二字。秦王懼然曰懼，鮑本作戄。丕烈案：懼、瞿同字，作戄亦可通。未澹下兵也鮑改澹爲贍。吳氏補曰：即贍，前漢志澹用。初時惠王伐趙今本初誤幼。戰勝羣子吳氏補曰：史羣作暴，下同。徐廣曰：暴，厲也。大事記作暴吏。未詳。今又走芒卯入北地吳氏正曰：史記作宅，策字譌，下同。丕烈案：北宅，徐廣云：宅陽也。張守節同。今王循楚趙而講吳氏正曰：循即徇。丕烈案：吳說未是也。史記循作有，謂魏方有楚趙之故，此當與之同意，循必誤字也。下句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史記而下多去王二字，意尤明。鮑說則更誤矣。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鮑衍也字。非計之工也鮑本工作功。戴三十萬之衆吳補：一本標孫作戰。丕烈案：作戴者誤也，史記作戰。陰必亡吳氏正曰：陰即陶，說見趙策。丕烈案：史記作陶邑。願之及楚趙之兵今本願下有君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君字。吳氏補曰：史願君遽楚趙。亟以少割收魏方疑魏字鮑本重。丕烈案：重者當是。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衞效尤憚秦兵已令尤憚，鮑本作憚尤，改爲尤憚。吳氏補曰：策文有脫誤。又曰：史云：又爲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衞必効單父，秦兵可全云云。按此文明順。周訢謂王曰訢，鮑本作訴。吳補：一本訴作訢，是。下同。將有所不行乎乎，鮑本作也。臣能得之於應侯鮑本侯下有矣字。可謂不能用勝矣能，鮑本作善。

而王因使之受璽鮑改受爲授。且夫姦臣臣。鮑本作人。而秦之求無窮之求。鮑本作求之。吾已許秦矣已。鮑本作[illegible]魏王曰善今本脫王字。伐魏之事不便吳氏補曰。當無不字。義乃通。恐有舛誤。常約兩王之交矣王。鮑本作主。文請行矣今本文誤臣。以因趙之衆今本趙誤之。而又況於趙車二百乘二。鮑本作三。朱已謂魏王曰吳氏補曰。史無忌謂魏王曰云云。又曰。按朱已即無忌字譌也。丕烈案。策文無多作无。故形近而譌也。已忌同字。仇讎之敵國也吳補。一本標也作乎。丕烈案。史記作乎。臣甚或之或。鮑本作惑。丕烈案。史記作惑。或惑同字。秦盡有鄭地盡。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王欲得故地王。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而今負強秦之禍也吳氏補曰。史貧強秦之親。又曰。史義長。丕烈案。吳說未是。此不與策文同耳。下文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語相應。當各依本書。必且便事便事吳氏補曰。便事。史並作更事。絕韓之上黨吳氏補曰。史作絕上黨。丕烈案。史記有韓字。吳誤。伐楚道涉而谷今本而作山。乃誤涉鮑也。鮑改而爲山。丕烈案。今史記作伐楚道涉山谷。衍山字也。索隱作道涉谷。云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策文亦本云道涉谷。衍而字。鮑乃依今史記改。誤。[illegible]今本初刻道誤趙。改刻不誤。行三十里吳氏補曰。史作三千者是。而攻危隘之塞吳氏補曰。危隘史作冥阸。即黽阸。丕烈案。危即黽字形近之譌。而右上蔡召陵吳氏補曰。史右蔡左召陵。正義云云。定無左字也。秦故有懷地吳氏補曰。史作秦固有懷茅。固故通。刑丘之城垝津刑。鮑本作邢。吳氏補曰。史城垝津。索隱引策云。邢丘安城。今本無安字。恐之字即安譌也。史此段後有安城字。決熒澤熒。鮑本作滎。吳氏補曰。史作熒。一本同。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吳氏補曰。史作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吳氏補曰。許。史作誅。與舞陽高陵隣吳氏正曰。高陵屬京兆。與下文地不相近。史無高陵字。[illegible]或誤也。丕烈案。史記舞作武。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吳氏補曰。南國止得安哉。史作國無害。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吳氏補曰。史不愛安陵氏。下文可推。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鮑餘下補有字。吳氏補曰。史無上文餘字。即以有字屬河山云云。策文則當有有字。丕烈案。此當是策文衍餘字。以千里與百里相較也。下文云尚千里。亦無餘之證。鮑改蘭爲闌。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闌。蘭闌同字也。從林軍以至于今鮑改林爲横。吳氏正曰。史作林鄉軍。丕烈案。今史記作林鄉軍。考索隱引劉氏云。林。地名。是史記亦本無鄉字。徐廣曰。林鄉在宛縣者。以林鄉解林也。後人因注改正文耳。北至乎闞吳氏

補曰史北至平監丕烈案監關同字見徐廣注也 所亡乎秦者山北 吳氏正曰史山南山北策無山南字疑缺文 大縣數百名都數十 吳氏補曰史大縣數十名都數百 禍必百此矣 吳氏補曰史作由此 從之不成矣 鮑改矣爲也吳氏補曰也史同 韓知亡 吳氏補曰史識亡宜從策丕烈案吳說非也識即知見索隱上文此天下之所同知也下文則皆知秦之無窮也史記亦皆云識是其證矣 以臣之觀之 鮑觀上補愚字 則皆知秦之無窮也 鮑秦下補欲字吳氏補曰史之下有欲字 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 吳氏補曰史無乎字丕烈案從合從也見索隱 而挾韓魏之質 鮑衍魏字吳氏補曰字衍史無丕烈案史記作趙挾韓之質與策文不同也 此亦王之大時已 吳氏補曰史作天時 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 吳氏正曰莫句補曰史作共當下云使道安城出入賦之云云 共有其賦 吳氏補曰史作今有 楚趙楚大破 今本無下楚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楚字吳氏補曰字衍史無 葉陽君約魏 吳氏補曰葉即奉之誤李兌也說見趙策 抱葛薛陰成 薛鮑本作薛鮑改薛爲孽吳氏補曰趙世家作孽者是一本作薛亦非丕烈案吳說未是薛即孽字之省薛形近之誤也 王能又封其子問陽姑衣乎 今本問作河衣作衺乃誤涉鮑也鮑改問爲河改衣爲衺吳氏補曰字誤趙策作河作密 今國莫强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 鮑衍齊字吳氏正曰今國莫强於趙而并齊秦句王賢而有聲者相之句丕烈案而并齊秦四字當爲一句而即能字言所能並於一國也 所以爲腹心之疾者 腹心鮑本作心腹 謂樓子於鄢陵曰 鮑改謂爲爲吳氏有正 秦疾攻楚楚還兵 鮑衍楚字 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 鮑改寄爲割吳氏補曰恐字有誤 國之大利也 之下鮑本有所字 樓廩翟强也 今本廩作廥吳氏補曰廩字書無此字韓策作鼻即廩也策又有管鼻之令翟强與秦事云云與此事合疑樓廩即管鼻也 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 王鮑本作主吳氏正曰講當作搆 是弗救矣 鮑本作也 必爲合於齊 今本爲誤不 外於楚以重公也 鮑衍於字

魏四

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 王鮑本作者中身鮑本作脊吳補一本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 秦攻梁者 秦上鮑本有夫字 天下必能救 鮑必上補不字吳氏補曰作必不語順又曰必字恐當作不 而湯之服桀矣 之鮑本作知丕烈案知字當是 今秦國與山東爲讎 國鮑本作欲丕烈案欲字當是 八年 鮑八上補十字

吳氏有正齊伐釐莒吳氏正曰齊策昔者萊莒好謀此釐字即萊古字通以悍越以悍鮑本作而輕伐楡關今本伐上有魏字乃誤涉鮑也鮑補魏字吳氏補曰此宜有魏字丕烈案
此因即說本國事故不更云魏取便文也補者非是皆其所恃也今本其作有乃誤涉鮑也鮑改其作有丕烈案其者其五國也鮑改誤甚稸積竭盡稸鮑本作畜吳補一本畜作稸此書
多作稸以是質秦鮑改質作贄吳氏補曰未詳韓且坐而胥亡乎胥鮑本作咠吳補一本胥作咠王交制之也也鮑本無乘北鄴吳氏正曰史魏冉傳入北
宅逐圍大梁此誤爲乘北鄴也又策作入北地亦字誤攻齊得剛博吳氏補曰剛博當即是剛壽得許鄢陵吳氏補曰得許上當有攻魏字缺脫不能禁人議臣於
君也臣鮑本無而韓魏壤梁鮑改梁爲秦必魏也必下鮑本有於字何也哉哉鮑本無天下之合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不如齊趙鮑改齊爲制吳
氏補曰疑字誤或上有缺文荆齊不能獨從齊鮑本作濟吳氏正曰一本作荆齊是不如齊趙今本齊作收乃誤涉鮑也鮑改齊爲收吳氏正曰齊上有脫字下文言秦可推而
構之秦趙必復鬬必重魏鬬下鮑本復有[illegible]字欲王之東長之待之也待上鮑本有也字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
者王下鮑本無之字吳補一本王之上者有齊者不若相之不上鮑本有王字是以有雍者與秦遇今本雍作齊鮑本作齊秦王於秦今本於秦二字
作怒鮑本作怒吳氏補曰與此交有誤當云收秦太后之養地於秦芮宋罰云云遂絕趙也也鮑本無無蔽於秦者蔽鮑本作蘇吳補一本蘇作蔽是丕烈案史記刺客傳跪而蔽席索
隱曰蔽匹結反猶拂也此字與彼同王不如陰侯人侯鮑本作使秦韓不敢合鮑衍敢字魏王令之謂秦王曰鮑本作人吾請先天下構
魏構鮑本作搆鮑改搆爲講下同衍魏字魏王曰王鮑本作冉丕烈案冉字當是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吳氏補曰文選申作伸去作浴丕烈案此詠懷詩注也今者臣
來今本者誤之周㝡善齊今本㝡作最鮑本作最丕烈案㝡字是見前聞見者聞鮑本作閒魏人有唐且者鮑改且爲雎吳氏補曰新序同史作雎丕烈案且雎字同
而强二敵之齊楚也今本楚誤强唐且謂信陵君曰吳氏正曰史不云唐且恐有譌舛至縞高之所今本縞作縮鮑本作縮丕烈案縮字是也古今人表
中上有縮高人大笑也吳補一本標一作人之所大笑是倍主也主鮑本作王若君弗致也也鮑本無以造安陵之城造鮑本作告受詔襄王吳氏

補曰。大事記引作襄主。有常不赦鮑常下補刑字。吳氏有正。今縮高謹解大位解。鮑本作雖辭二字。吳補。一本無謹字。又曰。則雖。乃謹之譌。是使我負襄王詔詔上鮑本有之字。無爲人臣之義矣鮑改爲爲違。吳氏有正。素服縞素鮑衍上素字。吳氏補曰。字衍。臣爲王之所得魚也鮑改王爲臣。今以臣凶惡臣下鮑本有之字。吳補。一本。今以臣凶惡。按孟子惡人注。謂醜貌人。此疑衍凶字。或之字譌。辟人於途辟。鮑本作避。吳補。一本作辟。宜音闢。必褰裳而趨王王上鮑本有大字。

魏王曰誤吳氏正曰。誤。恐是譆字譌。其自纂繁也今本纂作纂。繁作繁。乃誤涉鮑也。鮑改纂爲纂。繁爲繁。吳氏補曰。恐當作繁。而王以是質秦鮑改質爲賓。丕烈案。質秦字前有。以爲嫪毒功今本以誤王。王以國贊嫪氏氏。鮑本作毒。天下必合呂氏鮑改合作舍。吳氏補曰。恐舍字譌。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鮑改且作雎。丕烈案。說苑作且。古今人表中中安陵君唐雎。即此也。吳氏正曰。唐且之名見於策者不一。其論是矣。唯引新序司馬唐且誤。此乃司馬唐。衍且字。以頭搶地爾爾。鮑本作耳。吳氏補曰。太史公語本此。說苑作穎地。丕烈案。今說苑作頓地耳。頓疑譌字。此三子者者。鮑本無。丕烈案。說苑無。

韓一

大成午從趙來成下鮑本別爲一章。大字上罽。丕烈案。吳讀亦如此。然誤也。當以大字下別爲一章。此策文。亦見韓子內儲說下。可證也。大成午。又見趙世家古今人表。而我有兩趙也今本我誤子。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各下鮑本復有各字。吳補。一本各進。而廢子之謁乎謁。鮑本作請。蘇秦爲楚合從鮑改楚爲趙。吳氏補曰。字誤。恐當作趙。合伯膊膊。鮑本無。丕烈案。吳氏正曰。史作合膊。考無者當是。索隱曰。按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可證。伯膊聲之轉也。相當作柏。柏伯同字。形近之譌耳。此或用伯史記注膊於旁。乃誤入正文。水擊鵠鴈今本鴈誤雁。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吳氏補曰。史云。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㕮芮。無不畢具。故說者上文以甲字句。謂其劍皆能斬之。策文不可從此讀。當以斬堅句。而甲盾以下屬無不具之文。革抉㕮芮㕮。鮑本作吷。丕烈案。史記作吷。吳氏補曰。抉。即決也。又曰。索隱云。吷與瞂同。愚按。瞂音伐。即詩所謂蒙伐者。字皆通借。寗爲雞口無爲牛後吳氏正曰。索隱引延篤云。寗爲雞尸。不爲牛從。尸雞中主。從牛子也。丕烈案。顏氏家訓書證云。延篤戰國策音義也。姚已引。但不云延篤。非鮑以爲沈括辨更非矣。今主君以楚王之敎詔之吳氏補曰。字誤。史正作趙。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矣。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虎摯之士鮑改摯爲鷙。吳氏正曰。摯

驚通。禮記早摯摯歎。不烈案史記亦作贄 探前趹後 鮑改趹爲蹶。吳氏有正。 蹄閒三尋者 今本脫者字。吳補。一本此有騰字。丕烈案史記作騰者。 桑林之菀 吳氏正曰太平御覽作樂林。丕烈案史記作桑林。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亦見戰國策。當指徐注栗字言之。今國策作桑。當是後人用史記文所改。御覽作樂。亦譌字也。 不事秦則危矣 事鮑本作成。丕烈案史記作事。 逆秦而順楚 鮑改楚爲趙。丕烈案史記作楚。下文自可見。鮑改誤。 爲敝邑秦王必喜 鮑衍爲字。吳補。一本無。丕烈案史記無爲敝邑三字。策文不同。當以此三字別爲句。爲讀去聲。鮑云衍者非。一本亦誤。 宣王謂摎留曰 吳氏補曰摎居尤反。漢有摎氏。通鑑大事記作繆。丕烈案韓子兩見此事。皆作韓宣王謂摎留。摎繆同字也。摎 簡公用田成監止 吳氏補曰監即闞。魏策作闞。史作監。田完世家亦作監止。丕烈案韓子作監闞止。見左氏傳。 以擅其主 吳氏補曰韓子作驕。丕烈案韓子作以驕主。無其字。 張儀謂齊王曰 今本齊誤秦。鮑張上補謂字。儀下補臣字。吳氏補曰章首有缺文。 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 今本馳割誤割地。 穪爲王弗取也 弗鮑本作不。 魏順謂市巳君曰 鮑改市爲沛。下同。吳氏有正。丕烈案此策文。吳氏以爲見孔叢子。其實孔叢依此以作僞耳。 君資臣 君鮑本作若。鮑改若爲君。 五國重王 鮑五作當四。吳氏有正。 鄭彊 今本彊誤彊。下同。鮑本作彊。吳補。一本並作彊。丕烈案彊當是鮑作彊。故吳校如此。 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 鮑本作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吳補。一本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 泠向 今本泠作冷。鮑本作冷。吳氏補曰泠向即冷向。 以幾瑟之存焉 吳氏補曰幾瑟史作蟣虱。後並同。 故言先楚也 今本先作伐。乃誤涉鮑也。鮑改先爲伐。 彼 巳覺 覺鮑本作覺 故謂大宰曰 今本謂誤爲 故因而請秦王曰 而鮑本作西。 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 鮑衍秦王字。丕烈案此當是涉下而衍秦字耳。鮑說非也。 塲達 此章鮑本兩載。一作達。一作𨔶。吳氏補曰𨔶即達字譌。 是以九鼎印甘茂也 印鮑本兩載。一作印。鮑改印爲抑。一作市。 公何不與趙藺離石祁 今本藺誤蘭。吳氏補曰恐與趙下有缺文。 收韓趙之兵 兵鮑本作地。吳補。一本地作兵。 樓鼻必敗矣 鮑改鼻爲庳。吳氏補曰說見魏策。 韓爲一 鮑韓下補趙字。 甘茂必敗矣 吳補。一本茂作戊。後章多同。不復出。 楚必敗之須秦必敗 鮑改之作矣。 杜赫爲公仲 赫鮑本作聊。 謂秦王曰明也 鮑改明爲朋。吳氏補曰當作明。 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吳氏補曰疑聊字誤。 公仲明謂韓王曰 鮑改明作朋。吳氏補曰當作朋。丕烈案史記無明字。索隱曰韓相國名侈。考韓子十過有此文。正作明。

朋。吳說是矣。楚國必伐矣鮑本無矣字。吳補一本作矣。丕烈案。史記有。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鮑本無也縱二字。吳補一本救己也縱韓。丕烈案。今史記有也縱二字。以索隱考之。其本亦無縱字。韓必德王也必。鮑本作之。吳補一本作必。丕烈案。史記作必。考索隱。其本是之字。是我困秦韓之兵困。鮑本作因。丕烈案。史記作因。多其車重其幣鮑本作多車幣。吳補一本。復作多其車。重其幣。丕烈案。史記有其字。及重其二字。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吳補一本。矣作也。丕烈案。史記作也。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因。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巳有伐形。因發兵。此當有誤。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以。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已。公仲必以率爲陽也吳補一本。陽作傷。仲嗇於財仲上鮑本有公字。韓公仲謂向壽曰韓。鮑本作爲。吳氏補曰。一本章首韓公仲。據史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此章首及仲字下。或有缺文。當云蘇代爲。或云使蘇代。丕烈案。吳說未是。此不誤。實使蘇代。而策文但云韓公仲謂者。省也。今公與楚解中吳氏補曰。史與楚解口地。今按策文中字。恐是口字誤。封小令尹以桂吳氏補曰。桂。史作杜。不如公孫郝郝。鮑本作赫。改爲郝。吳補一本作郝。史作奭。而甘戊黨於魏今本戊作茂。鮑本作茂。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今本誤作甘茂公孫郝。今公言善韓以備楚備。鮑本作待。吳補一本公今善韓以備楚。丕烈案。史記作備。有言字。今公徒令收之令。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而公過楚以攻韓吳氏補曰。姚本收韓。史同。丕烈案。此當是。鮑本作收。收而誤互。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鮑衍以字。之字。丕烈案。史記有以字。無之字。勸齊兵以勸止魏二勸字。鮑本作歡。吳補一本勸。秦王以公孫郝郝。鮑本作赫。改爲郝。下同。不求割地而合於魏今本不作亦。乃誤涉也。鮑改不爲亦。吳氏補曰。疑衍。或求本亦字。丕烈案。吳說亦未是。此不誤。言齊不求魏割地也。蒙上句爲文。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鮑衍齊字。吳氏補曰。疑衍。久離兵史今本久作必。史作交。乃誤涉鮑也。鮑改久爲必。史爲交。吳氏補曰。字誤。未詳。魏以鄰齊鄰齊。鮑本作韓秦。臣以爲令韓以中立以勁齊鮑改勁作攻。吳氏補曰。恐當作攻。從上文。韓公仲相鮑衍韓公仲相四字。吳氏補曰。此四字必錯簡。秦秦魏遇下秦字。鮑本作與。而絕齊乎楚王使景鯉之秦鮑王上補楚字。魏之絕齊於楚明矣上鮑本有信字。齊楚信之必輕王鮑衍楚字。吳氏補曰。疑衍。王曰向也子曰鮑衍王曰向也止執便也。吳氏正曰。乃楚策虞卿謂春申之文。脫簡誤衍。丕烈案。下文觀鞅謂春申

日云云吳氏補曰今詳其文當屬楚其說是也當是自此策文王日向也以下連或謂魏王云云皆本在楚策尾誤錯入韓策中也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擊鮑本作繫王胥臣反乃行胥鮑本作异吳補一本作胥秦王謂魏王曰今本下王字誤主觀鞅謂春申曰觀鮑本作魏吳補一本觀鞅史作觀津人朱英丕烈案觀觀津也鞅即英字作魏者譌鮑從之誤甚而君用之弱弱下鮑本有也字丕烈案史記無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鮑改澠作鄳吳氏補曰澠即鄳丕烈案史記作黽不使吳氏補曰史作便是不便向絕與下不可對文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吳氏補曰按史云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予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以此參較則策文有缺誤丕烈案策文與史記當皆有誤去百六十里鮑去上補相字楚秦關之日也已鮑改也為近吳氏正曰史作秦楚之日闕也此策闕字殺次在之日上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諸侯鮑本不重鮑補下二字吳補一本復有蘇代為楚王曰鮑本為下有謂字明之反也明鮑本作朋常仗趙鮑改仗為杖下同吳氏補曰字與杖通而畔楚今本楚下衍楚字

韓二　妾事先王也也鮑本作日妾困不疲也疲鮑本作支秦重國知王也知鮑本作智吳補一本智作知丕烈案凡知音智者鮑本多即作智此非有異本韓之急緩莫不知急緩鮑本作緩急公仲柄得秦師吳氏補曰史記方有得秦按字書枋與柄同此恐字譌不識坐而待伐今本伐誤我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吳氏補曰按史止作殆不合矣無軍於南鄭四字竊謂史為是丕烈案索隱曰殆不合於南鄭依策文為說也詳史記與策文不同此當讀殆不合為一句軍於南鄭矣為一句言待楚韓之勝也韓固其與國也國鮑本無吳補一本國也丕烈案史記有其將揚言救韓揚鮑本作陽丕烈案史記將揚作狀陽公恃秦而勁恃鮑本作待丕烈案史記作待公戰不勝楚塞三川楚下鮑本復有楚字丕烈案史記有然者衍字此謂秦塞三川也鮑本當是誤依史記添入耳司馬康吳氏補曰康史作庚丕烈案徐廣曰一作唐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鮑以上補臣字丕烈案史記無以字公無辭以後反後鮑本作復魏地易於下地鮑本無吳補一本魏地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知下鮑本有之字鮑衍之字吳補一本無夫楚欲置公子高鮑改高為告吳氏補曰告與皐通此為高音同也丕烈案此未必即韓公子咎也吳說亦

是。於是以太子扁（鮑衍以字。改扁爲與。吳氏補曰。此高字譌。丕烈案。吳說亦未是。上文高稱公子。此稱太子。必別一人。）昭揚梁王（鮑改揚爲陽。吳氏補曰。即陽音同而譌。）焉君廣王（吳氏補曰。廣字未詳。疑有誤。）而害於韓矣（吳氏補曰。害疑善字。）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吳氏補曰。揚疑傷字譌。）以恨秦（鮑改恨爲限。吳氏補曰。疑限。）毋秦患（鮑改毋爲無。吳氏補曰。毋無通。）而得楚（鮑改得爲德。吳氏補曰。得當作德。）而交楚也（今本交下有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事字。吳氏補曰。恐交字丅有缺字。）今公自以辯於薛公（以下鮑本有爲字。）令我使鄭立韓擾（令鮑本作今。吳補一本。令我從上文。）必周君而深怨我矣（今本必下有絕字。鮑本有絕字。）臣之强之也（臣上鮑本有使字。吳補一本上無使字。是。）合世子（合鮑本作命。）走而不死（鮑改走爲幸。）戰之於國中必分（中下鮑本有國字。）必保於公（必下鮑本有陰字。）韓挾齊魏以盻楚（今本盻作盼。乃因鮑注而誤其字也。吳氏正曰。恨視也。五禮反。丕烈案。依吳當作盻。）公何不試奉公子咎（鮑改上公字爲王。吳氏正曰。此勸公仲之辭。丕烈案。此當公字下有缺文。吳說亦未是。）韓楚之縣邑（鮑改邑爲巳。丕烈案。吳氏補曰。策文如此句者每作巳。是也。又曰。然邑字自通。非。）冷向謂韓咎曰（吳氏補曰。史冷向作蘇代。愚謂告即太子告。豈有內幾瑟之理。當是謂公仲之辭。此大事記所謂不可考者。）奉幾瑟而內之鄭（鄭鮑本無。丕烈案。鄭即韓也。無者必不知而誤刪之。）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以鮑本作立。無重字。）因也以爲戒（也鮑本無。）請問楚人謂此鳥何（此鳥二字鮑本作之。）韓傀相韓（吳氏補曰。史作韓相俠累。索隱引高誘云。韓傀俠累也。又曰。韓非子傀作廆。藝文類聚引作韓傫。丕烈案。傀廆同字。累傫同字。考索隱。在韓世家。單刻本俠下有侯字。疑俠侯是其爵號。傀累爲聲之轉也。）聶政問曰（問下鮑本有之字。吳補。一本問曰。）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觴上鮑本有自字。吳補一本具酒觴。丕烈案。史記作自暢。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曰。作觴近爲得也。）固謝嚴仲子（固鮑本作因。吳補。一本固謝。史同。丕烈案。今鮑本誤爲固。即與吳校矛盾也。）特以爲夫人麤糲之費（夫鮑本作丈。吳補。一本夫人。史同。韋昭云。古者尊大嫗爲夫人。又或作大人。丕烈案。丈字當是顏氏家訓有說。）以交足下之驩（交鮑本作反。吳補。一本交。史同。反字必誤。）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鮑本作居市井居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吳補。一本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史同。丕烈案。史記而作以。）至淺鮮矣（鮮鮑本無。吳補。一本至淺鮮矣。史同。）我雖不受（雖鮑本義。吳補。一本我雖不受。史同。）今親不幸（幸下鮑本有而

死二字。吳補。一本無。丕烈案。史記作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爲誰二字鮑本無。有請得從事爲五字。吳補。一本仇者爲誰史同。一本無此五字。史有。臣之仇韓相傀傀上鮑本有韓字。吳補。一本韓相傀。丕烈案。史記韓相俠累。宗族盛兵衛設鮑本作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吳補。一本無多居處甚四字。史有。韓與衛中間不遠衛下鮑本有相去二字。吳補。一本無。史有。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吳氏補曰。索隱云。策作無生情言所將多人或生異情。故語泄。今本無此文。丕烈案。考索隱云。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擒而語泄。亦兩俱通也。是史記本作生得。策文本作生情。今本皆誤。持兵戟而衛者衛下鮑本有侍字。吳補。一本無。史同。丕烈案。今史記有。刺韓傀刺下鮑本有殺字。丕烈案。史記刺殺俠累。索隱引戰國策刺韓傀無殺字。鮑本當是誤用史記添入耳。韓傀走而抱哀侯鮑改哀爲列。下同。丕烈案。此卽世家之列侯。策文謂之哀侯。一人耳。世本又作武侯。引見索隱。非世家所謂韓嚴弑其君哀侯者也。吳氏補以爲二事。是矣。其必謂之列侯。未審於史記策文本不同也。所殺者數十人所下鮑本有擊字。吳補。一本無。史有。丕烈案。劉向列女傳無。因自皮面抉眼皮面。鮑本作面皮。吳氏補曰。列女傳作披。史作決。丕烈案。皮披同字。抉決同字。作面皮者誤。列女傳是自披其面也。自屠出腸自字出字。鮑本無。吳補。一本自屠出腸。史同。丕烈案。列女傳作自屠剔。韓取聶政屍於市屍下鮑本有暴字。丕烈案。史記有。列女傳韓暴其尸於市。久之莫知誰子子。鮑本無。吳補。一本誰子。史同。丕烈案。列女傳莫知爲誰。政姊聞之曰姊下鮑本有嫈字。吳補。一本無。史作榮。丕烈案。索隱云。戰國策無榮字。有者當是誤用史記添入耳。列女傳亦無。弟至賢弟上鮑本有吾字。丕烈案。列女傳無。而高成荊矣而。鮑本無。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政上鮑本有聶字。無亦字。吳補。一本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列烈通。丕烈案。史記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列女傳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

韓三

利害之相似者利上鮑本有夫字。吳補。一本利害。無夫字。得以其道爲之以。鮑本無。而非公適束之今本適下有兩字。鮑本有。則韓輕矣矣。鮑本無。吳補。一本韓輕矣。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欲。鮑本無。而公適束之今本適下有兩字。鮑本有。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主。鮑本作王。齊怒於不得魏吳氏補曰。齊怒。詳文意。當作秦怒。天下合而離秦天上鮑有今字。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無下鮑本有先字。丕烈案。策文無多作无而誤。

復衍也。韓人攻宋吳氏補曰。蓋韓珉爲齊伐宋也。首句不云韓攻宋。而云韓人。疑人卽珉之譌。丕烈案。鮑氏引史記齊世家。此下韓字皆作齊。考此策文。必本亦作齊。史記索隱引此策文。異同不及
齊字可證。因韓珉而在韓策。後人乃誤改之耳。蘇秦爲韓說秦王吳氏補曰。當作代。天下固令韓可知也也。鮑本作矣。韓故已攻宋矣故。鮑本作固。
其西面事秦面。鮑本無。故欲病之以固交也病。鮑本作痏。吳補。一本固欲病之。是我免於一人之下鮑改免爲俛。吳氏補曰。此書免俛通。昔者穆
公一勝於韓原鮑。穆上補秦字。大勝以千數千。鮑本作十。丕烈案。十字是也。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名。鮑本作王。亦請男爲臣
請。鮑本作謂。東孟之會此以下鮑本連上文。吳氏補曰。姚及一本自爲一章。恐非。丕烈案。吳說是也。此謂韓王者。引前事。聶政陽堅吳氏正曰。說見前。丕烈案。此在東周策。許
異蹙哀侯而殪之蹙。鮑本作蹵。吳補。一本作蹴。字通。鮑改哀爲列。下同。吳氏補曰。哀列一字譌舛不明。且從本文讀之而已。丕烈案。鮑改非也。吳補亦未是。說在前。今日鄭君
吳補。一本曰作日。雖爲桓公吾弗爲鮑。吾上補然而二字。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他下鮑本有也字。則可以辟其兵辟。鮑本作避。吳補。一本避
作辟。當音闢。丕烈案。凡辟音闢者。鮑本多作避。此非異本。亦不當音闢。吳說皆未是。然而見親秦然。鮑本無。吳補。一本然。計之非金無以也今本計上有韓字。乃誤涉鮑也。鮑補
韓字。吳氏正曰。然而止以也句。計之。恐當作之計。丕烈案。依文自通。鮑補吳正皆非。韓亡美人與金亡。鮑本作之。其疏秦乃始益明始下鮑本有於字。鮑衍於字。吳補。一本無
今公疾攻魏之運鮑改運爲鄆。下同。吳氏正曰。運未詳。則蓋觀公仲之攻也蓋。鮑本作盍。或謂韓相國曰或。鮑本無。求武隧隧。鮑本作遂。丕烈案。
隧遂同字。勢必不善楚鮑衍不字。吳氏補曰。疑衍。士唐客於諸公鮑改士爲仕。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今本無珉字。乃誤涉鮑也。鮑衍珉字。下同。吳氏
補曰。公仲珉策屢各見。此兩言公仲珉。不可曉。公仲卽公仲侈。此云公仲死後。韓侈云云。則韓侈別是一人。宜歟。入又奚爲挾之鮑本無入字。吳補。一本復有入字。何意寡人如
是之權也令安伏吳氏補曰。權未詳。字疑有誤。丕烈案。令當作今。上文云且伏於山中。故此問其今者方安所伏也。鮑以爲秦人。吳云無考。皆誤甚。秦之強鮑秦上補以字。至首
垣坦。鮑本作垣。所以不及魏者及。鮑本作反。吳補。一本不及魏。似義長。以燕亡於齊鮑衍以字。此皆絕地形吳氏補曰。絕地形以下當有缺文。不得議

公孫郝（郝鮑本作赫改為郝）不得議甘戊（今本戊作茂鮑本作茂）公孫郝嘗疾齊韓（吳氏補曰疾字恐有誤）陳四辟去（吳氏補曰四疑當作而）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反鮑本作攻其講鮑本作且構丕烈案此有誤字鮑作強為之說吳亦然皆未是也）臣故願公仲之國以侍於王（今本侍誤）待（鮑改國以作以國吳氏補曰當作以國）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也鮑本無鮑改大為又）或謂山陽君曰（或鮑本無）上及不交齊（及鮑本無）是何

以為公之王使乎（王鮑本作主丕烈案史記作主）以強秦而有晉楚（鮑衍晉字）周成恢（周下鮑本有使字）張登請費緤曰（請鮑本作謂）請令

公子年謂韓王曰（今本年作牟鮑本作牟吳補一本牟作年）輸人為之謂安令曰（鮑安下補邑字）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乎鮑本無其法鮑本作之吳補一本有次乎吾難敗其法）魏王為九里之盟（里鮑本作重吳補一本九里正曰大事記按韓非子魏惠王為臼里之盟將復立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云云丕烈案九臼彭房皆聲之轉也鄭君韓王同此魏王依彼知為惠王）為謂建信侯曰（鮑改侯為君）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吳補一本之交之善）

燕一　地方二千餘里（餘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粟支十年（十鮑本作二丕烈案史記作數索隱引戰國策十年二字誤）北有棗粟之利（今本栗作粟鮑本作栗丕烈案栗字是也）發興號令（興號鮑本作號出丕烈案史記作號出）西迫強秦南近齊趙（南鮑本作促吳補一本南近齊魏丕烈案史記云迫強趙南近齊此策文當有誤）

齊趙強國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奉陽君李兌（鮑衍李兌二字吳氏有正）甚不取於蘇秦（吳氏正曰蘇秦當作蘇代）李兌因為蘇秦曰（吳氏正曰此李兌二字誤羨也）善蘇秦則取（取下鮑有之字）此霸王之業矣（鮑衍矣字）而以事足下不可乎（不鮑本無）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鮑衍蘇秦曰三字）不取素飡（飡鮑本作飧）焉辭孤竹之君（焉鮑本無丕烈案焉於也屬下讀鮑無者非）何肯楊燕秦之威於齊（今本楊作揚鮑本作揭吳氏補曰燕秦秦字疑衍丕烈案上文有其事吳說誤也）足下不踰楚境（鮑衍楚字吳氏正曰此正以燕楚相遠言之）妾知其藥酒也（其下鮑本有為字）故妾一僵而棄酒（鮑本作妾之棄酒吳補一本故妾一僵而棄酒丕烈案史記作故妾一僵而覆酒）使之說齊者（鮑衍之字）昔趙王（鮑改王為主丕烈案史記作襄子）因反斗而擊之

代王腦塗地之。鮑本無。王下有殺之王三字。吳補一本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丕烈案。史記作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今趙王已入朝今。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大王不事秦大上鮑本有今字。丕烈案。史記有。乃北見燕王噲曰吳氏正曰。大事記云。皆說昭王之辭也。按史記誤同。丕烈案。此策文本如此。今未可專輒。奉陽甚不取於蘇秦。亦然。身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今本無曰有大數矣五字。鮑本無。今本乃誤依鮑本刪去也。吳補一本與下文同。丕烈案。兩日字皆讀人質切。而欲報之二年矣吳氏正曰。二年字必誤。子能以燕敵齊敵。鮑本作報。丕烈案。史記作伐。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鮑本作西。丕烈案。史記無。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子。鮑本無。鮑補子字。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有。而齊宣王復用蘇代鮑改宣為閔。下同。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亦是宣字。齊宣王何如鮑衍宣字。丕烈案。此追稱。群書多矣。史記無。然不必衍。鹿毛壽吳氏補曰。徐廣曰。一作厝毛。甘陵縣本名厝。索隱曰。春秋後語亦作厝毛。韓子作潘壽。而以啓為吏啓下鮑本有人字。丕烈案。有者當是。韓子史記正有人字。索隱曰。人猶臣也。下文而吏無非太子人者可證。啓與支黨支。鮑本作友。丕烈案。韓子作友。史記作交。是禹名傳天下於益益下鮑本有也字。吳補一本無也字。丕烈案。韓子史記無。燕人恫怨怨。鮑本作恐。鮑改恐為怨。丕烈案。史記作恐。二年燕人立公子平年下鮑本有而字。鮑改公為太。吳氏補曰。當作太。史有。丕烈案。史記有而字。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鮑改持為侍。吳氏補曰。史作侍。丕烈案。世家索隱引此策文正作侍。齊王其伯也乎也。鮑本無。於是出蘇伐之宋今本伐作代。鮑本作代。下補代字。吳氏補曰。史復有。欲將以報讎以。鮑本無。吳補一本有。力少不足以報少。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人趙已趙已趙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人趙已趙是。秦齊助之伐宋鮑改秦為奉。吳氏補曰。史作奉萬乘助齊。使使盟於周室下使字。鮑本作之。吳補一本使使明於。丕烈案。史記作使使盟於。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破之。鮑本作客。吳氏正曰。史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史文為是。按魏策有此文法。賓即擯。二客字因賓字誤衍。今涇陽君今。鮑本作令。丕烈案。令字是也。史記作令。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歸上鮑本有而字。丕烈案。史記無。則不過養其親其下其字。鮑本作耳。丕烈案。耳字是也。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吳氏正曰。此句未詳。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官。鮑本作宦。丕烈案。宦字是也。與殺吾父鮑父上補主字。吳氏補曰。此上宜有主字。為其兩譽也今本為。誤謂。

燕二 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於鮑本無天下正作正告天下丕烈案史記作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或鮑本依之改耳乘夏水而下漢而鮑本無吳補一本而下丕烈案史記有我下枳道南陽封冀我鮑本無道下復有道字鮑改枳爲軹吳氏補曰枳軹字通丕烈案史記作我下軹道南陽索隱以爲言道者衍字今詳其文乃下枳句絕道字下屬復有者誤銛戈在後戈鮑本作戟丕烈案史記作鉄戈魏無濟陽吳氏補曰史作外黃濟陽恐齊救之救鮑本作據丕烈案史記作救以寫寡人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作爲譌也丕烈案史記作寫寫字是齊王四與寡人約王鮑本作人吳補一本人作王丕烈案史記作王致藺石鮑石上補離字吳氏補曰藺離石見前據文恐有離字丕烈案史記作致藺石塞鄗隘鄗鮑本作黽丕烈案史記作鄗下同趙得講於魏趙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趙至公子延鮑改至爲質吳氏補曰索隱云當作質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屬行而三字鮑本無吳補一本首下有屬行而三字史同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吳氏補曰史離石作譙石馬陵作陽馬贏則兼欺舅與母贏鮑本作嬴丕烈案史記作嬴以鄗塞隘隘鮑本作阨丕烈案史記作阨此必令其言如循環此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用兵如刺蜚繡今本脫繡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刺繡丕烈案史記作刺蜚此必策文作繡史記作蜚遂兩存也今本删去繡字者誤母不能制制鮑本作知吳補一本知作制丕烈案史記作制或從或不今本不作否鮑本作否丕烈案史記作不封陸之戰陸鮑本作陵丕烈案史記作陵而燕趙之秦者吳氏補曰之下恐有缺字丕烈案史記文正同吳氏說未是

蘇代爲奉陽君鮑改爲爲謂今齊王召蜀子今鮑本作令使不伐宋鮑宋下補者字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道鮑本作遁令齊趙絕令鮑本作今持臣非張孟談也吳氏補曰持字疑特齊王使公王曰王鮑本作玉吳氏正曰一本公王疑始加玉以別王字新序有公玉丹史公玉帶則公玉姓也此疑有缺誤丕烈案曰誤字此字是其名命說曰吳氏補曰說即兑之譌令不合燕令今本誤今鮑改令爲必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鮑改知爲如丕烈案此當有譌如齊王王之不信趙鮑衍王字吳氏補曰疑衍臣以爲不若逃而去之爲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爲字深結趙以勁之勁鮑本作勸如是則近於相攻攻下鮑本有也字臣雖爲之累燕鮑累上補不字弗予相又不予卿也上予字鮑本作子吳補一本不予相又不予卿也伊尹再

逃湯而之桀再逃湯而之桀六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果與伯舉之戰鮑改伯爲柏。吳氏正曰。古字通。古今人表柏虎柏益柏樂之類。陽虎之難今本虎誤貨。望諸

攻關而出逃逃。鮑本無。薛公釋戴戴。鮑本作載。三晉稱以爲士鮑士上補好字。吳氏補曰。士上恐有缺字。丕烈案。此無缺字。吳說非。臣請獻一朝之賈

鮑改賈爲費。吳氏補曰。疑費字。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臣下鮑本有之字。鮑衍之字。吳補。一本無。臣聞離齊趙鮑改聞作閒。吳氏補曰。當作閒。欲以復振古塋

也古。鮑本作故。蘇子收其餘兵收。鮑本作以。將與齊兼鄭臣鮑改鄭爲貿。吳氏補曰。字增邑譌。臣之所重處重卯也卯。鮑本作卯。鮑改卯爲留。吳氏

正曰。一本卯作卯。據此則重當平聲。上文恐多重字。猶划刈者也劉刈者三字。鮑本作列眉。吳氏補曰。列眉未詳。一本猶劉刈者也。期於成事而已期。鮑本作其。鮑改其爲期。吳氏

補曰。當作期。字通借。燕王不與齊謀趙不。鮑本無。鮑衍王字。吳補。一本不與。疑王即不字之譌。使齊犬馬駿而不言燕駿。鮑本無。吳氏補曰。一本犬馬駿。字書無駿字。

恐即賊。王苟欲用之鮑本作王苟欲用善王苟欲用之。吳補。一本無五字。文義爲勝。王欲醳臣剸任所善鮑改剸爲專。吳氏補曰。專字譌。丕烈案。剸專同字。猶醳釋同字也。

亦則已矣亦則。鮑本作則亦。賴先得王今本王誤生。不宜臞臞下鮑本有者字。且以爲公子功而封之也而封之三字。鮑本無。吳補。一本而封之也。

太后弗聽太上鮑本有而字。寡人有時復合和也和也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復合和也。皆從事於除患之道道。鮑本作遺。下有者字。吳補。一本遺作道。

下無者字。而先使除患無至者鮑改先爲無。吳氏補曰。上疑有缺文。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予。鮑本作與。吳補。一本作予。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

西鮑改承爲乘。吳氏正曰。此書乘承通。齊田單欺詐騎刧欺。鮑本無。丕烈案。無者當是。承燕之弊鮑改承爲乘。吳氏正曰。說見上。丕烈案。史記作乘。代將軍者者。鮑

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以與寡人有郄鮑改郄爲隙。丕烈案。史記作隙。霸國之餘教也也。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此皆無也字。莫徑於結趙矣徑。鮑本作勁。鮑改勁

爲徑。吳補。一本作徑。丕烈案。新序云。莫若徑結趙。史記云。莫若於結趙。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魏。鮑本作趙。吳補。一本約楚魏宋盡力。史云。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其文爲明。丕烈

案。史記與策文不同。考新序較此但無宋字。此當衍宋也。故鼎反於歷室於。鮑本作乎。吳氏正曰。歷史作磨。周禮遂師抱磨。音歷。又史表磨侯。漢表作歷。古字通用。丕烈案。新序作歷。索隱引此同。

植於汶皇（皇。鮑本作篁。吳補。一本汶皇。丕烈案。史記。新序作篁。）先王以為慊其志（慊。鮑本作順。下有于字。吳補。一本以為慊于志。丕烈案。史記作慊于志。新序快其志。）昔者五子胥（今本五作伍。鮑本作伍。丕烈案。五伍同字。史記。新序作伍。）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悟。鮑本作悞。丕烈案。史記作寤。新序作計。）故沉子胥而不悔（不。鮑本作弗。丕烈案。史記。新序作不。）故入江而不改（吳氏補曰。史不化。丕烈案。新序亦作化。）臣雖不佞（佞下鮑本有乎字。吳補。一本無。蓋衍。丕烈案。史記。新序。此無乎字。）王而不能自恃王（上。鮑本復有燕字。吳補。一本無此燕字。）萬世之善計（鮑計下補也字。）故古之人稱之（上之字。鮑本無。）然而山東不知相索（索下鮑本有者字。）山東之主遂不悟（之。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之主者不卑名（鮑。不下補惡字。丕烈案。此所補誤甚。之主者不卑名為一句。下文之國者可長存為一句。二者對文。皆山東相合之效也。之。此也。此山東相合主也國也。吳氏讀亦非。見下。）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吳氏補曰。疑當以三者字句。丕烈案。此非也。見上。又曰。不然。卒者下有缺文。是矣。）主必大憂（主。鮑本作王。）

必北攻燕（北。鮑本無。吳補。一本必北攻。）秦久伐韓（久。鮑本作之。）今久伐楚（久。鮑本作秦之二字。）奉蘇子車五十乘（五十。鮑本作十五。）臣聞當世之舉王（吳氏補曰。舉字。恐因下誤字。）蚌合而拑其啄（喙。今本誤啄。拑。鮑本作箝。吳補。一本箝作拑。字通。）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故字。之字。鮑本無。）蘇子謂燕相曰（子。鮑本作代。）燕因合於魏得趙（鮑。得上補魏字。改趙為燕。吳氏有正。）

三燕已殖表（今本殖作植。鮑本作植。）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鮑本無見字。丕烈案。吳氏引姚本車作軍。通作見。出別本。）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吳氏補曰。史作卿秦。一本標後語作慶秦。）不虞君之明罪之也（罪。鮑本作棄。丕烈案。棄字當是。異於上句也。新序上句作棄。此句作罪。互易。）以故掩人之邪者（以。鮑本無。吳氏補曰。此當有也字。姚本作以謂。丕烈案。吳說非也。考新序無也字。亦無以字。以故即故耳。）非君心所望之（心。鮑本作恐。無所字。鮑改恐為孰。吳氏補曰。字有譌。丕烈案。考新序作惡字是也。心即惡之壞。）且世有薄於故厚施（於。鮑本作而。丕烈案。此及下句新序文全異。）猶家之有垣牆（猶。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猶字。丕烈案。新序有。）未盡厚也（未下鮑本有為字。丕烈案。新序有。）然則不內蓋寡人（蓋下鮑本有蓋一作盡四小字。丕烈案。新序作盡。）論不脩心議不累物（吳氏補曰。脩字必有誤。丕烈案。新序無此二句。）

備。或衍字。譌也。棄大功者輟也棄上鮑本有簡字。丕烈案。新序作簡功棄大者仇也。全異。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乘上鮑本無樂字。吳氏補曰。新序以此爲燕惠王遺樂毅書。又曰。據策史所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閒事。而新序之說爲是云。丕烈案。策文與史記樂毅傳事同。新序當係別記。吳氏所說未是。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鮑改茲作燕。吳氏補曰。恐燕字譌。是秦趙有郄郄。鮑本作隙。吳補。一本並作郤。必不復受於秦矣鮑受下補命字。臣切爲王患之今本切作竊。鮑本作竊。兵以臨易水今本水誤未。下則易水以北水誤人。以鮑本作已。謂其太傅鞫武曰鞫。鮑本作鞠。吳補。一本鞠作鞫。下同。丕烈案。史記作鞠。欲排其逆鱗哉排。鮑本作批。吳補。一本批作排。丕烈案。史記作批。太子容之容。鮑本作客。丕烈案。史記作舍。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鮑改以作謂。吳氏補曰。史作謂。然以義亦通。不能爲謀鮑本作不能爲之謀也。丕烈案。史記有之字也字。其智深其勇沉其勇。鮑本作而慮。吳補。一本其勇作沈。史同。見田光道太子曰鮑衍曰字。丕烈案。史記無。得願交於荊軻可乎於。鮑本無。鮑衍願字。丕烈案。史記作結交於。卽起趨出卽。鮑本作則。吳補。一本卽趨出。丕烈案。史記作卽起。太子送之至門曰曰上鮑本有戒字。丕烈案。史記有。光聞長者之行之。鮑本作爲。吳補。一本之。丕烈案。史記作爲。明不言也鮑本作致光之言。吳補。一本此四字作明不言也。史同今本。以死明不泄言今本以誤已。不棄其孤也不上鮑本有而字。丕烈案。史記有。今秦有貪饕之心饕。鮑本作利。丕烈案。史記作利。臣海內之王者吳氏補曰。荀子注引策作牢天下之王。王翦將數十萬之衆將。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趙不能支秦能。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能字。丕烈案。史記有。莫敢合從今本莫誤不。彼大將擅兵於外今本彼誤使。其償破秦必矣破。鮑本無。吳補。一本有此破字。丕烈案。史記有破無償。此當是策文作償。史記作破。因兩存也。而不知所以委命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此國之大事事下鮑本有也字。丕烈案。史記有。太子日日造問鮑本作太子日造門下。丕烈案。史記作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異物異上鮑本有具字。丕烈案。史記有。虜趙王王下鮑本有還字。丕烈案。史記無。上韓王安不還名。此有者誤。夫今樊將軍鮑衍夫字。丕烈案。史記無。曰爲之柰何爲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爲之柰何。丕烈案。史記有。而右手揕抗其胷而。鮑本無。抗。鮑本無。吳氏補曰。揕一作抗。故他本連有二字。下文同。丕烈案。史記云。右手揕其胷。徐廣曰。揕。音張鴆反。一作抗。索隱曰。抗。苦浪反。言抗推也。其義非。考小司馬讀誤也。史

記字作湛戰國策字作扰故徐廣曰一作枕扰湛同字亦丁鴆反作抗是形近之譌吳依小司馬讀並誤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臣下鮑本有之字拊作腐吳補一本拊心丕烈案史記作附有之字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收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年十二今本二字一鮑本作三丕烈案史記作三人不敢與忤視與鮑本無忤鮑本作悟吳氏正曰悟忤通丕烈案史記作忤無與字疑其有改悔有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日以盡矣今本以作已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已太子及賓客及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吳氏補曰按劉子云荊軻如秦宋意擊筑文選高漸離擊筑荊軻歌宋如意和之丕烈案文選所云出燕丹子與史記及此策文不同復爲抗慨羽聲鮑本作復爲羽聲忼慷吳補一本慷慨羽聲丕烈案史記羽聲忼慨風俗通載此作亦羽聲忼慨忼卽慷字連有者非中庶子蒙嘉吳氏補曰新序鄒陽書作蒙恬蓋誤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畏慕二字鮑本作怖丕烈案史記作怖以拒大王鮑本作以逆軍吏吳補一本以拒大王丕烈案史記作逆軍吏至陛下下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使畢使於前使下鮑本有得字丕烈案史記有秦王謂軻曰起曰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無起字奉之發圖之下鮑本有秦王二字丕烈案史有揕抗之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見上絕袖絕袖鮑本倒丕烈案史記作袖絕時怨急怨鮑本作惶丕烈案史記作惶秦王還柱而走還鮑本作環下同丕烈案史記作環環還同字不得持尺兵尺下鮑本有寸之二字丕烈案史記有皆陳殿下陳下鮑本有於字丕烈案史記有提軻提下鮑本有荊字丕烈案史記作提荊軻也秦王之方還柱走之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乃引其匕首提秦王提上鮑本有以字下有擿字吳氏補曰史無提字二字卽上揕抗並存之擿索隱云擿與擲古字同持益反亦提義烈丕案當是史記作擿策文作提論從作擿出史記秦王復擊軻被八創軻下鮑本復有軻字丕烈案史記有箕踞以罵曰今本踞誤倨而論功賞羣臣而上鮑本有已字丕烈案史記有乃以藥囊提軻也提下鮑本有荊字丕烈案史記有

宋衛

齊王果攻拔宋五城攻鮑本無吾欲藉子殺王吳氏正曰一本三殺王並作殺臣云人𤯔並而鄰反集韻云唐武后字作𤯔如臣字作𢘑𤯔卽人也丕烈案下文吾義固不殺王墨子公輸篇正作人此句云北方有侮臣請藉子殺之可證𤯔字是也鄰有短褐短鮑本作裋梗柟豫樟柟鮑本作楠樟鮑本作章吳補一本楠作柟章作樟楠卽柟

惡以王吏之攻宋今本惡作臣乃誤涉鮑也鮑改惡爲臣吳氏補曰疑字誤丕烈案此忠字耳夫宋之不足如梁也足鮑本無吳補一本不足如梁趙王亦說曰說鮑本無吳補一本趙王亦說曰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賣鮑本作資鮑改資爲賣吳補一本作賣不如遂行遂行今本脫遂行二字宋康王之時鮑衍康字下同吳氏正曰索隱云戰國策呂氏春秋皆以偃諡康王丕烈案新序亦作康也有雀生䳺於城之陬吳氏正曰新序作鸇所載比策文爲詳今通鑑作䳺丕烈案新序云鸇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爲鸇明甚此必本作鶉䳺鶉爲同字也作鷻者幵近之譌欲霸之亟成亟鮑本作速丕烈案鮑本誤高注其證也新序亦作亟罵國老諫曰今本曰作臣乃誤涉鮑也鮑改曰爲臣吳氏補曰疑字誤丕烈案新序作罵國老之諫者曰即者壞字耳遂得而死吳氏補曰新序得下有病字丕烈案新序誤衍也得獲也即世家殺王偃事野馬四百白璧一白鮑本無吳補一本白璧丕烈案此當以野馬四爲句白璧一爲句百即白字誤衍下文野馬四百璧一誤同考其注云四百乘也百是一字誤說苑有此事作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與此可相證明吳氏補云說苑吳赤市使智氏及趙衛子以乘璧遺衛事相類而不引此非也此小國之禮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今蒲入於魏吳氏補曰一本蒲入於秦司馬貞引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魏丕烈案索隱曰相反也今吳校末魏字作秦乃誤刊而弗能復取者復鮑本無吳補一本有害秦以善魏善鮑本作害鮑改害爲善吳補一本作善因效金三百鎰焉鎰鮑本作溢改爲鎰吳氏補曰鎰通乃見梧下先生吳氏補曰藝文類聚作梧上臣聞秦出兵出鮑本作入鮑改入爲出吳氏正曰一本作人兵下有出字願王博事秦鮑改博爲專吳氏補曰字當作專丕烈案以此博爲專因譌爲博也臣以是知王緩也今本以是誤是以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鮑公下補子字皆逐也逐下鮑本有之字敎送母母下鮑本有曰字皆要言也要鮑本作至

中山

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鮑改襄爲桓丕烈案吳校失此葉當有正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亡鮑本作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鮑改五爲四云下同吳補一本下三遂作四疑此或有誤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鮑改之作並中山千乘之國也千鮑本作百吳補一本作千藍諸君患之吳氏補曰索隱云戰國策望諸作藍諸愚按燕策望諸相中山恐即此人與樂毅同號者索隱指爲毅則誤矣燕趙好位而貪地位鮑本作倍王苟舉趾鮑趾上補玉字

燕趙聞之怒絕之（怒上鮑本有必字）何在其所存之矣（今本所下有以字鮑本有）司馬憙（憙鮑本作喜後同丕烈案憙喜同字吳氏補引徐廣注史記及鄒陽書作喜字也）君曰何也臣抵罪（鮑臣上補曰字吳氏補曰恐缺曰字）果令趙請（今本請下有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之字）事成則有土子民（子鮑本作得吳補一本子作民）

司馬憙即奏書中山王曰（王鮑本無鮑補王字）周流無所不通（通鮑本作至）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今本力作人乃誤涉鮑也鮑改力爲人吳氏正曰盡力言之丕烈案神字句絕楚策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可證）司馬喜曰趙強國也（今本喜作憙鮑本作喜）所傾蓋與車（車下鮑本有者字吳補一本無）君下壺飡餌之（餌之鮑本作臣父丕烈案吳校失此葉）樂羊食之古今稱之（羊鮑本無鮑稱之下補曰字）蓄積糧食（食人本作實）秦軍大尅（鮑改尅爲克吳氏正曰克尅字通是也）乃使五校大夫王陵（鮑衍五字丕烈案此誤甚也當衍校字秦本紀云五大夫陵攻趙邯鄲白起傳云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其證矣五大夫秦爵下亡五校注云云今誤截其半入此句下）君所將之（鮑之下補卒字吳氏補曰當有卒字）而與戰之於伊闕（吳氏補曰當是之戰）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至今二字鮑本無）數倍於趙國之衆（倍鮑本作君鮑改君爲倍）諂諛用事（諂諛鮑本作諛諂）以掠於郊野（今本以作心鮑衍以字丕烈案吳氏補曰大事記去此作心字今本乃因吳說而誤改也）以待韓陣（今本待作持乃誤涉鮑也鮑改持爲待）至於平原君之屬（君鮑本無）以合伐之（今本合作今鮑本作今）今果何如（如何鮑本作如何丕烈案史記作今如何矣）以諸侯之變（吳氏補曰以字下當有缺）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今本在首鮑本在列向序錄下吳氏識此序後云國策劉向校定本高誘注曾鞏重校凡浙建括蒼本皆據曾氏定剡川姚宏續校注最後出予見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錄劉序而置曾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劉序次之蓋先劉氏者元本也先曾氏者重校本也丕烈案當在此與下李文叔諸跋連者爲是今本在首影抄梁溪安氏本如此據吳氏云知爲姚氏一本然亦非鮑本尤誤）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率鮑本作卒）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也鮑本無）法不同而考之無疵（法上鮑本有爲字）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今本不泯二字不重鮑本不重）李文叔書戰國策後（以下鮑本無）而載是說者（者吳引無）

蓋自堯舜夏商堯舜吳引無意天之于至寶之上吳引有下字丕烈案有者誤衍也雖雜見於史記他書雖吳引無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今本閣誤閣下同吳引不誤共五伯五十鐵今本伯作百吳引作百集賢本最脫漏今本漏誤誤吳引不誤孫元忠記劉原父語今本原誤元吳引不誤後再扣之今本扣誤叩吳引不誤無甚增損今本損誤採吳引不誤太史公用字今本字誤事吳引不誤每篇間有異者今本脫異字吳引不誤先秦古書吳引無先字丕烈案無者誤脫也剡川姚宏伯聲父題今本此後有跋云戰國策經鮑彪殽亂非復高誘原本而剡川姚宏較正本博采春秋後語諸書吳正傳駁正鮑注最後得此本歎其絕佳且謂於時蓄之者鮮矣此本乃伯聲較本又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天啓中以二十千購之梁溪安氏不啻獲一珍珠船也無何又得善本於梁溪高氏楮墨精好此本遂次而居乙每一摩抄不免以積薪自哂要之此兩本實爲雙璧闕一固不可也崇禎庚午七月曝書於榮木樓〇翁謹識又有跋云戰國策世傳鮑彪注者求吳師道駁正本已爲希有況古本哉錢遵王假余此本係姚宏較刻高誘注蓋得之於〇翁宗伯者不特開卷便有東西周之異全本篇次前後章句煩簡亦與今本迥不相侔眞奇書也因命友印錄此册原本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宜并存之一時未違也〇翁云天啓中得此於梁溪安氏無何又得善本于梁溪高氏今此本具在已出尋常百倍不知高氏本又復何如耳戊戌孟春六日錄校并記虞山陸貽典庚寅冬〇翁絳雲樓災其所藏書俱盡於一咸陽之炬不謂高氏本尙在人間林宗葉君印錄一本假余較此頗多是正而事寓譌字猝未深辨并一一校入尙擬借原本更一訂定也戊戌季冬六日校畢記己亥春從錢氏借高氏原本校前⺊九号孟冬暇日過毛氏目耕樓借印錄高氏本校畢此書始爲全壁云敕先丕烈案此獮雨堂本之原委也覽之而與宋槧不同之故憭然矣

附錄

一　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註。讀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註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慭。丕烈案此誤當云族子也朴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稡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註于下。因高誘註。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

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爲無補。蓋皆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丕烈案。吳仍引春秋後語數條見前。此所云。未詳。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耶。攷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註出丁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註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今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爲删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令則。皆顯于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校鮑誤。因序其說于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二年癸酉七月。吳師道識。丕烈案。吳氏此跋。可作姚本發明。今附錄於後。

附錄二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止二十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錄。已闕二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尚存。今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嘗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小字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丕烈案。紹興四年十月。耿延禧百顧刻吳本附其序。今不列。鹵莽尤甚。宣和間。得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蘇頌、集賢院共七本。丕烈案。此有五異。今不可考。晚得晁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埊恖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解。竇苹作唐書釋武后用埊字云。古字。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恖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丕烈案。以下所列事數。今數之。多不

合者未詳。姚憲何云也。韓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三事。越絕書記李園一事。甚異。如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隱五事。自注云。豫讓擊襄子之衣。衣盡血。呂不章言周凡三十七王。自圭爲中山將。亡六城。遷拔中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云。王病愈。作應字。廣韻七事。自注云。晉有大夫芬質。音攄文切。芊千者。著書顯名。安陵丑。壅門周。中大夫藍諸。晉有亥唐。趙有大夫犀賈。音犨。訓門也。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番。玉篇一事。自注云。驪仰而瞋。鼓鼻也。太平御覽二事。自注云。涸若耶以取銅。破惡山而出錫。廊廟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生之法。非一士之智。元和姓纂一事。自注云。引風俗通云。晉大夫芸賢。春秋後語二事。自注云。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瑟。平原君。躄者。注云。躄。擧跛之名。後漢地理志一事。自注云。東城九門。注云。碣石山在縣界。後漢第八贊一事。自注云。廉頗爲人勇鷙而好士。藝文類聚一事。自注云。蘇秦爲楚合從。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北堂書鈔一事。自注云。楚人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徐廣注史記一事。自注云。韓兵入西周。令成君辯說秦求救。張守節正義一事。自注云。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舊戰國策一事。自注云。羅尙見秦王曰。秦四塞之險。利於守。不利於戰。李善注文選一事。自注云。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證。第嘆息而已。某以所聞見。以爲集注。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于姚註本者。文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註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吳師道識。丕烈案。兩序大同小異。此即伯聲所撰。恐令威嘗書之耳。當是有人見其本而寫附也。未詳。兩藁孰爲先後。要非令威撰。末題姚寬書。而吳氏達云。題姚寬撰。是其誤。又云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云云。亦不然。假使令威自有注。不容此序中不及伯聲校一字也。所錄逸文雖加詳。然不及今刻本之謹嚴。往往有非策文而溷他書之誤者。亦有在今策文中而失檢者。或其初藁與。今仍全錄。并吳氏跋語而辨之。庶有考焉。

黃君蕘圃。刻姚伯聲本戰國策及所撰札記既成。屬廣圻爲之序。爰序其後曰。戰國策傳於世者。莫古於此本矣。然就中舛誤不可讀者。往往有焉。考劉向敍錄云。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是向書。初非不可讀者也。高誘即以向所定著爲之注。下迄唐世。其書具存。故李善司馬貞等。徵引依據。絕無不可讀之云。逮曾南豐氏編校。始云。疑其不可知者。而同時題記。類稱爲舛誤。蓋自誘注。僅存十篇。而宋時遂無善本矣。伯聲續校。捴四百八十餘條。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所萃諸本。既皆祖南豐。又旁採他書。復每簡略。未爲定本。尚不能無劉原父之遺恨耳。厥後吳師道駁正鮑注。用功甚深。發疑正讀。殊有出於伯聲外者矣。今蕘圃之札記。雖主於據姚本。訂今本之失。而取吳校以益姚校之未備。所下已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未備也。凡於不可讀者。已稍稍通之矣。後世欲讀戰國策。舍此本其何由哉。廣圻於是書。尋繹累年。最後於敍錄所云。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複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戰國策實向一家之學。與韓非大史公諸家牴牾。職此之由。無足異也。因欲放杜征南於左氏春秋之意。撰爲戰國策釋例五篇。一曰。疑年譜。二曰。土地名。三曰。名號歸一圖。四曰。詁訓徵。五曰。大目錄。私心竊願爲劉氏擁篲清道者也。高注殘闕。艱於證明。粗屬草藁。牽率未竟。他年倘能遍稽載籍。博訪通人。勒爲一編。俾相輔而行。未始非讀此本之助也。諗諸蕘圃。其以爲何如。嘉慶癸亥十一月。元和顧廣圻。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一二五五一)

國學基本叢書 戰國策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注釋者 高誘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毛鵬基)

一八一八上自

